「八姑娘」何婉鴻女士
向讀者親述所經歷的靈異事蹟

八姑娘靈異歷程

何婉鴻 口述
張小城 撰文

張小城女士

在香港土生土長。當年香港拔萃女書院高材生。與婉鴻女士的女兒馮紹漣，自小便既是同學，又是摯友。後負笈英國，考獲商業管理碩士。學成回港後在商界發展。紹漣去世後，她鼓勵婉鴻女士將她過往所經歷的靈異事蹟，記錄下來，用意是希望她藉此寄託精神，以免沉溺於亡女之痛。後來婉鴻女士決定出版一本書來記錄這些事蹟，由她本人口述，並請小城把內容撰寫成這本書。

何婉鴻女士

出生於香港一大家庭。因她在家中十三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眾人尊稱她「八姑娘」。婉鴻女士為當年拔萃女書院高材生，獲頒獎學金就讀香港大學。戰後她再在香港大學及蘇格蘭Moray House修讀「英文教學文憑」。她在香港教育界任職廿餘年，退休前曾任香港柏立基教育學院院長。生平不少靈異事蹟發生在她身上。獨生女兒馮紹漣為一名聞世界各地的肖像畫家及雕塑家。女兒遽然去世後，她便在二零零五年為女兒在澳門觀光塔設立一展館，將所能搜集到的紹漣藝術遺產，作永久展出。接着婉鴻女士便與紹漣的摯友張小城聯手將她過往所經歷的靈異事蹟，編寫成書，與讀者分享。

八姑娘靈異歷程

何婉鴻 口述
張小城 撰文

天馬文化

書　　名　八姑娘靈異歷程
口　　述　何婉鴻
撰　　文　張小城
編　　輯　黎雅思
美術編輯　三原色
出　　版　天馬文化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5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印　　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　　行　藝文圖書有限公司
觀塘偉業街99號連順大廈5字樓
電話：2795 9595　傳真：2795 8818
出版日期　2009年10月／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FLYING HORSE PUBLISHING CO. 2009
ISBN 978-988-211-258-2

我的父母及兄弟姊妹

父 何世光

母 冼慶雲

(1) 兄 鴻恩 (Bertie)

(2) 姊 婉和 (Mary)

(3) 兄 鴻展 (Ernest)

(4) 兄 鴻威 (Johnnie)

(5) 姊 婉璋 (Priscilla)

(6) 姊 婉文 (Patricia)

(7) 兄 鴻韜 (Tony)

(8) 己 婉鴻 (Nanet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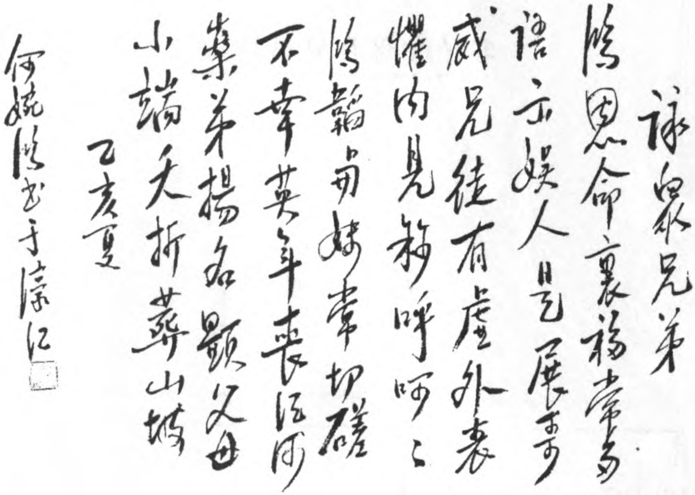
(9) 弟 鴻燊 (Stanley)

(10) 妹 婉琪 (Winnie)

(11) 妹 婉婉 (Susie)

(12) 弟 鴻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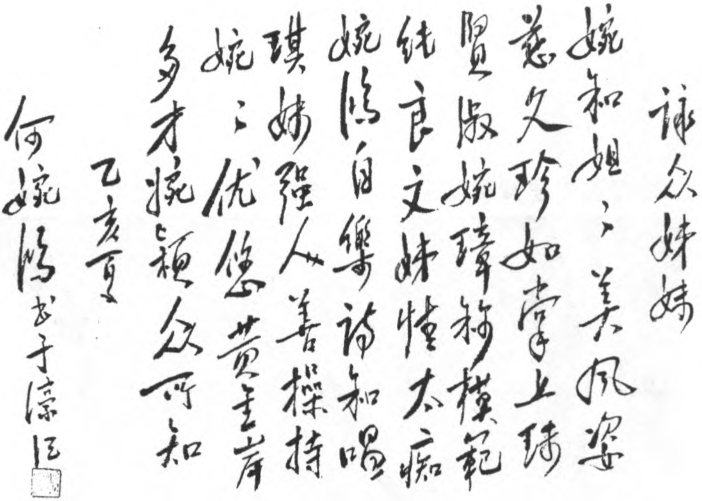
(13) 妹 婉穎 (Louise)



詠眾兄弟

鴻恩命裏福常多
語出娛人是展哥
威兄徒有虛外表
懼內見稱呼呵呵
鴻韜與妹常切磋
不幸英年喪江河
燊弟揚名顯父母
小端夭折葬山坡

乙亥夏
何婉鴻書於濠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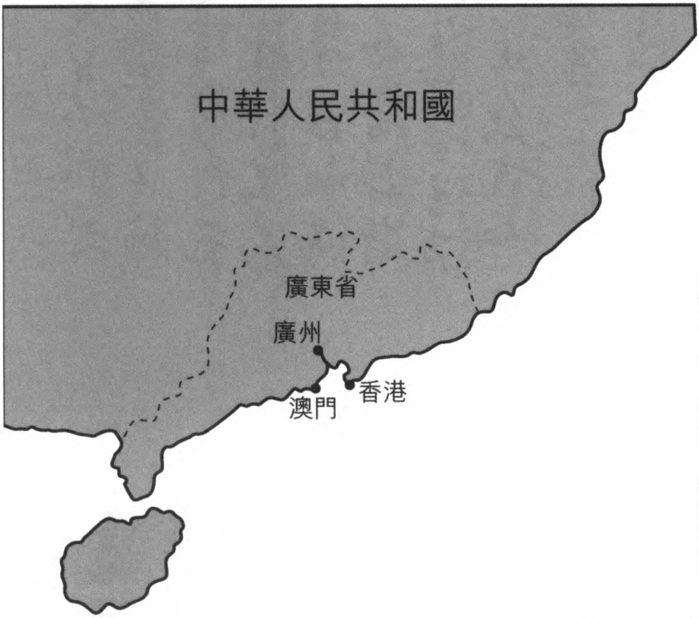


詠眾姊妹

婉和姐姐美風姿
慈父珍如掌上珠
賢淑婉瑋稱模範
純良文姊情太癡
婉鴻自樂詩和唱
琪妹強人善操持
婉婉優悠黃金岸
多才婉穎眾所知

乙亥夏
何婉鴻書於濠江

本書的主要背景城市香港、澳門及廣州的地理位置圖



目錄

序　程祥徽　12
前言　何婉鴻　17
緣起　張小城　22
第一次的接觸　26
順風耳　29
水晶球　31
古宅　38

扶乩 41
呂祖壇 47
淺緣 51
三隻指環 65
對不起！ 70
靈驗籤文 75
來自炎先生的信 80
照水碗 88
天梯 96
碟仙 114
「悍婦」 118

7086 130
奇怪的貓咪 138
出竅 140
醉酒鬼 157
粉紅色的雲 161
賭神 168
小象與我 185
魚不可貌相 189
問米 192
紫綠蝴蝶 214
後話　張小城 216

序

程祥徽

五十多年前，一位教「文學理論」的教授上課時講，人是有情感的動物，一旦有了愛慕之心，就會產生衝動，文學就是人類情感衝動的產物。因此「愛」成了文學永恒的主題，產生了抒發情感的文學藝術，又有了思考人生的哲學宗教，人最終具有了完整的「人」的概念。《八姑娘靈異歷程》便是一部寫愛的作品，書中寫了作者對親女之愛、親人之愛、親朋之愛。它是一曲愛的讚歌。

但是這首讚歌是在通往「靈異」的旅途中完成的。在「靈異」的旅途上，讀者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發生在另一個世界的故事，看到陰陽兩界靈魂的溝通。《八姑娘靈異歷程》如同一部短篇小説集，它的每一則故事、每一個事跡，都是作者

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甚至親身經歷的，作者就是故事中當然的人物，把它發表出來完全沒有嘩衆取寵的動機，也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只是為了把她的感受講出來與讀者分享。《八姑娘靈異歷程》行文平白如話，力求簡潔，富有可讀性，可以視其為一部文學作品，同時又是一部宗教哲學著作。

因此，讀者諸君不妨先把它當作文學作品或社會學作品來讀，舉其中一篇為例，《問米》就是一篇精彩的文學作品。文章從母女二人在三藩市購買文柏克的《與上天通話》說起，接着寫紹漣有意無意將其留下。紹漣走後，母親從書中得到啓發，相信了靈媒的特殊能力，希望他能幫助活着的人尋找故去的親人，最後得知紹漣在「另外的一個世界」很是快樂，慈母又開始飲泣起來。文中作者寫了「三驚」，一驚佛教的「心經」夾在兩張照片之間，二驚靈媒説出睡房內有毛公仔，三驚紹漣戴着色彩繽紛的項鏈離去。如此娓娓道來，引人入勝。那簡直就是一篇精美的敍事之作，情節跌宕，人物生動，作者的感情流貫其中。

據我的觀察，八姑姐當初對陰間世界的事也是將信將疑的。她似乎抱持着如孔子所説的「祭神如神在」的態度。所謂「祭神如神在」是説「祭神的時候就好

像神真的存在」，那麼，不祭的時候有沒有神呢？孔子不說，只說「吾不與祭，如不祭」，意思是說「我如果不能親自參加祭祀，就不會請人代替」。我以為，孔子既信鬼神又不全信，當出席宗教儀式時一定虔誠地相信，一定要親自出席，因為只有自己的參預才能感受到神的存在，才能達到與神溝通的目的，這時神也是人，或曰人也是神，人神是相通的。唐人小說，宋人話本，《聊齋誌異》雖寫鬼神，其實寫的不都是人間故事？當讀者從《八姑娘靈異歷程》的描述中看到美國地方警察局經常找靈媒幫助破案，一定會聯想到包公陰間審判的情節。按中國人的道德標準，陽間做了壞事的人會打入十八層地獄，因此告誡人們積陰德的重要。社會是需要這種道德倫理的，這是教人為善、維護社會公義的傳統手段。八姑姐最親的人是女兒紹漣，母親為女兒傾盡心血，把她培養成造詣極高的畫家、雕塑家。一九九五年澳門曾經舉辦何氏母女書畫聯展，一時傳為文壇佳話。我有詩讚曰：「驚鴻照影正秋涼，水氾漪漣接遠洋。泥塑木雕存血性，素描彩繪散芬芳。多才慈母傳詩教，善藝嬌兒繼墨香。骨肉情深斯作證，文壇佳話又新章。」二零零五年母親為女兒創設了一個博物館。館藏也有一些母親的墨跡。我有小詩

記其事：「又見當年作畫坊，鐫刀炭筆散幽香。蒼天不解別離恨，慈母詩畫堪斷腸。」

我常想，按照物質不滅定律，人走了之後總該有個去向，陰陽之間沒有決然的界限。這一點八姑姐也是同意的，她曾說：「我向來不大相信問米，因為我所知道的中國式問米個案中，靈媒要不是胡說八道，就是說些模棱兩可的話。」但我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或者夜有所夢，卻是符合實際的。其實夢境即是另一世界。世間萬物，唯一不能與人分享的是夢，是個人的經歷。八姑姐如實地寫下人生許多個夢境，許多十分個人的經歷。我知道，為了紹漣的離去，八姑姐痛不欲生，每次與她相聚，她都會淚流滿面，陷於深深的苦痛之中，我們也同她一起分擔苦痛。她隔海與當今首屈一指的著名靈媒通話，實際上是一種排解苦痛的做法。

八姑姐出身名門，但具有「富而無驕」、「富而好禮」的品德，不像時下一些望族子女那樣矜持、自傲。年青時她讀書力爭頭等，即使身染疾病也絕不請假休學，成績不僅名列前茅，而且年年都要奪冠。她具有很深的學養，琴棋詩畫樣

樣皆精，亦曾追隨嶺南大畫家趙少昂弟子黃磊生學習國畫書法，還畫得一手清淡潔淨的水彩；粵曲也是她的至愛。直到年近九旬，她還堅持到班上學習普通話，絕不無故曠課，那種執着認真的態度令人敬仰。八姑姐的芳名可能透露一些她的性格特點，她的名字中既有何家女性排輩的「婉」字，又有兄弟排輩的「鴻」字，彷彿命中注定要「婉鴻」擔當男女雙重使命！八姑姐果如其名，一肩擔起家庭的「內政」與「外交」。她有一首起興之作，可以充分表達她獨立蒼茫的情懷，我將其續貂完成，即前兩句是她的，後兩句是我續上的，曰：「群山空佇立，不見鳥飛急。飲罷黃河水，千思百感集。」她生活得十分自信，十分瀟灑，十分豐富，我衷心祝願她健康長壽，天天生活在無憂無愁的藝術天地之中。

程祥徽　敬序於澳門　二零零九年夏月

（程祥徽，教授，詩人，語言學家。曾任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現任澳門《九鼎月刊》總編輯）

前言

何婉鴻

我出版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和有緣的讀者分享我以往所經歷過的靈異事蹟。對於未有這種經驗的讀者來說，可能覺得書中有部份內容似乎很離奇怪誕，難以置信。因此我必須強調，在書裏面所敘述的，都確有其事，而不是穿鑿附會或是幻想出來的。當然，書中所提及的一些人物或地點，為了避免他們有可能受到不必要的滋擾或不良影響，我將他們的名字隱去。

我想讓未曾接觸過靈界的讀者知道，除了我們身處的物質世界之外，有一個靈的世界。我必須澄清，我不是導人迷信，也不是嘩眾取寵，更不是為了賺錢。我只是把我在這方面的親身經歷，原原本本、忠忠實實的寫出來。而我很慶幸有

如此的經歷，尤其是出竅的發生。

小時候，我家篤信神、佛。拜的是中國傳統的神，如天官、地主、以及灶君等。雖然家裏沒有供奉佛像，但是每逢過年或是佛誕，家母會帶我們到佛寺去拜佛、拜菩薩。記得我們小時，家中傭人教我們眾兄弟姊妹唸「佛船」，以保佑父母平安。首先是燒香，然後唸佛號，每唸一次佛號便在一張印有很多小圓圈及佛號的紙張上，用燃着的香點一下紙上的小圓圈，直至紙張上的小圓圈全部被燒穿為止。家中拜神時，供品之一是鯉魚。我曾經問家人為甚麼要把小塊紅紙貼在鯉魚的眼睛上。他們告訴我，因為鯉魚是活的，用紅紙貼牠們的眼，可使牠們寧靜下來而不至於在盛牠們的碟上跳躍。拜完神之後，鯉魚便被放生。

在中學時代，我因為入讀香港拔萃女書院而接觸到基督教，因為它是一間屬於聖公會的基督教學校。「聖經」是我們必修的科目之一，所以我曾熟讀聖經，明白其中的教義。在這科目上，我經常因為成績優異而獲校方頒獎。

我婚後不久便因為香港淪陷而遷居澳門。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與道教的呂祖先師結緣，並成為祂的弟子。其中的過程在本書「扶乩」那一章有詳細敘述。

自從一九八零年開始，我參加了一個名為Rosicrucian Order的組織，成為它的會員。這個會有總部在澳洲及美國等地。它並不是一個宗教團體，而是一個非牟利教育慈善機構。它的目標是導人向善以及教導會員怎樣將自己的靈魂提升。另外，我的女兒紹漣在生之時，她從居留地——美國的紐約市——帶來很多與靈性有關的書籍給我閱讀，使我在這方面得到啟發。

我既沒有一個專一的宗教信仰，又不是個無神論者。我相信有一位至高無上的神，而我亦接受我所接觸到的各種宗教的教義。根據我在這方面的經歷以及我從書本上所得到的知識，我接受各種宗教的共存，而所有導人向善的宗教我都尊重，因為我相信萬法歸宗。

我這一生經歷了很多苦難。當初不禁經常問自己為甚麼這些事情總是發生在我身上，使我痛苦莫名。現在經過多年來在Rosicrucian Order的薰陶之下，加上從靈性有關的書本上所吸收的知識，使我認為，我今生的經歷，是我在前生轉世投胎之時，在另外一個意識中選擇要走的道路，目的是在靈性方面上重要的課程。肉體會腐爛，而靈體是永恆不滅的。但是，我們必須借助肉身去吸取一些經驗，

從而在靈性的道路上前進。這好比我們在世上選擇學校一樣，如果選了一所高水準的學府，務求取得輝煌的成績，它的課程必定是比較繁重及難度高的。我相信自己是一個所謂Old Soul（即老靈魂），即是它已多次轉世投胎，而我希望這是最後的一次，因為做人畢竟是一件苦事。無論你在塵世有多大的福報，都必須經過生、老、病、死，以及七情六慾所帶來的苦惱。

基於上述的信念，我認為既然命運是自己在轉世前所選擇的，便應該接受。縱使生活上遇上困難也必須積極面對，努力試圖改變目前的逆境。以我的見解，困難的環境，乃靈性上的一種考驗，而命運的基本軌跡是難於改變的，就算有也只有輕微改變的可能。但是，最低限度有兩件事是我們可以做，藉此試圖去改變命運的。第一，便是要做到「諸惡不作，諸善奉行」。做善事不一定要出錢，只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樣有可能增福添壽，或者甚至減輕在這一生所必須承受的苦難。第二，年輕的朋友，在遇上逆境時，應該去修讀一些合適的課程，以求自我增值。為他日時來運轉的來臨，作好準備。任何年齡的朋友，當遇上困境，都應該努力尋求踏實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要心存僥倖，或

者是抱着消極態度。同時亦應該多閱讀書籍，以增加自己在各方面的知識，尤其是與靈性有關的書籍，因為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啟發智慧。所謂「開卷有益」是也。

我希望這本書能成為讀者的消閒小品之餘，又能啟發他們的思考，認真地去想想做人的目的究竟是為甚麼。我更希望能夠藉着這本書，在讀者的心中種下種子，於日後發芽，使他們在為生活奔波之餘，無論他們的宗教信仰是甚麼，都能夠開始在靈修路上邁進。我所說的，並不是甚麼創見而是拾人牙慧。我只不過是借這裏的篇幅，重複前人的卓見，給讀者參考。

我打算將出版這本書所得的收入，在扣除了有關的所有開支以後，全部撥作慈善用途。倘若我藉着這本書能夠使讀者在某程度上得益，而又能夠同時做點善事，對我來說，這將是一件蠻有意思的事情。

最後，在這裏，我衷心祝各位智慧增長，靈性進步！

緣起

張小城

當婉鴻女士（我暱稱她Auntie Nanette）告訴我她決定出版一本書，而這本書是記錄發生在她身上的靈異事蹟，我非常贊同。

她的獨生女兒紹漣（英文名字Selene）與我在香港拔萃女書院唸小學時認識。因為志趣相投，很快便成為莫逆之交。直到她不幸於一九九九年逝世為止，我們相交達四十餘年。她早年負笈美國，大學畢業後在那裏定居。而我，除了在英國進修碩士學位的那段日子，一直在香港居住及工作。我們的居留地一東一西，相隔數千里，但時間與距離，並沒有沖淡我們的感情。我們情如姊妹，是難得的知己。每次她回港澳探望她的母親，都會盡早致電給我以便約定見面的時

間。每次我到加拿大探親，也都必定順道到紐約去探望她，並順理成章的在她家中小住。每次的相敘，都鞏固了我們之間的感情。我們都相信有前生，很渴望知道我們之間的前世塵緣，可惜未能如願。

Auntie Nanette目睹紹漣與我一起成長。從小時候開始，我最喜歡聽她講述她的不尋常經歷。她説得娓娓動聽，又不忘所有細節，常常聽得我如癡如醉。紹漣去世後，Auntie Nanette傷心欲絕，被這巨大的打擊折磨得情緒極之低落，容顏憔悴不堪，令她的親友和我都極為擔心。我知道很多人都沒有機會聽過她的神奇經歷，而她年事已高，如果這種經歷悄悄地隨她而去，未免有點可惜。因此建議她把事情發生的過程，記錄下來。這樣一來可以把內容與別人分享，二來希望她藉此精神有所寄託，免致沉溺在哀傷之中。

幸好她後來化悲痛為力量，決定首先把所有精力集中於處理紹漣的藝術遺產上，包括收集及整理所有可獲得的鉛筆畫、油畫、銅像以及照片、有關文獻等等，然後安排在澳門的觀光塔作永久的展出。這是她的最大心願。結果紹漣的展館已於二零零五年八月開幕，可謂「功德圓滿」。到澳門觀光的人們現在都有機

會欣賞這位天才橫溢藝術家的作品，以及參閱她的創作歷程。

大願已了，Auntie Nanette便考慮向另一個目標進發。徵詢過各友好的意見後，她決定把她所經歷的靈異事蹟，用書本的形式記錄下來。但使我受寵若驚的，便是她請我代筆，從她口述的資料，用中文撰寫成這本書。

Auntie Nanette從小就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才女。早年考取到免費學位就讀香港大學，成績斐然。中英文的造詣都很高超。她又醉心繪畫，無論水彩或國畫，都佳作如雲。不但寫得一手好毛筆字，她作的即興詩，更是一絕。說到音樂方面，她經常彈電子琴自娛。唱歌更是她的拿手好戲。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加上後天的努力，無論是唱中、英文的流行曲或是粵曲，都達到繞樑三日的水平。

我小時最初在香港聖瑪利女書院的中文部就讀小學。後來，家母有感在香港這當時的英國殖民地要謀求較好的出路，就必須要能書寫流利的英文及操流利的英語才行。因此安排我投考拔萃女書院，有幸被取錄。

拔萃是一間以英文為主的學校，雖然中文是我們必修的科目，不過在拔萃就讀的年代，我的中文成績都只是中規中矩。最大的驚喜發生在中三或中四。有一

次我的中文作文，是自選題，居然意外地被老師選中，放入當年的校刊中。

身為地道的「番書女」，我多年來無論是私人書信或是業務上所需的信件、電郵、以及傳真，都習慣用英文書寫。對我來說，這次用中文寫作是一項新的挑戰。希望我能夠寫出Auntie Nanette的原意，以達成任務。

第一次的接觸

小時候，我家住在香港半山干德道。在那裏，我第一次接觸到靈界，但卻不是個愉快的經歷。當時我是大約十一、二歲，與數姊妹共用一個房間。我們晚上睡覺時，經常都會發生夢魘（廣東人俗稱「被鬼壓」）的情形。有人說，這是當事人睡覺時自己的手壓在胸口所致。但我卻不認同。

因為我們姊妹經常遇到這種事情，所以比較了解事發時的實際情況。憑我的見解，稱它為「夢魘」並不貼切。因為這絕對不是做夢。當事情發生時，神志是清醒的。首先心中突然有一恐慌的感覺，或是打一寒噤，繼而身體被壓得動彈不得，不止眼睛睜不開，張口叫也叫不出聲音來。歷時大約一、兩分鐘。雖然時間不會太長，但都會令當

事人感覺到相當辛苦。我們有時是單獨一個人被壓，有時是多人同一時間被壓。如果用「手壓胸口」作解釋，怎麼有時會同一時間發生在多人身上那麼巧？況且，事發時我們是清楚聽到那些幽靈對我們說話。

有一次，我被壓了很久，很久。感覺到辛苦得很，差點兒透不過氣來。因此想知道究竟。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能把眼睛睜開。看到的情形，卻把我嚇得半死。原來是一隻骷髏骨的手，五指張開而中指曲起，近距離叉向我的雙眼。經過這一次，我以後都不敢在事發時嘗試睜眼。

我在讀大學時，認識了男校友馮啟德，我們間中都有約會。有一晚，十三妹婉穎與我同時被壓。事後我倆談論此事，知道壓十三妹的鬼魂對她很友善，並沒有嚇她，還對她說：「小妹妹，我帶妳去吃雲吞麵，我帶妳去某某地方玩。」而壓我的厲鬼，則對我非常兇惡。牠說：「要弄死妳！妳死了都無人可憐。不、不、或有人可憐妳，就是馮啟德。哈！哈！哈！」當時我約十九歲，而十三妹約十一歲。

家母有個半夜巡房的習慣，為的是要確保我們各人都蓋好被。每當我們被壓時遇上母親巡房，那情形便會立刻消失。因為家母是在十靈日十靈時出生的，而中國人相信在

這特別時辰出生的人，鬼物都要忌他（或她）幾分。

除了在干德道的住宅，我在其他地方都經歷過這現象。容後會有敘述。

順風耳

我在少女年代，在香港拔萃女書院讀中學。當時我家族中的女孩子，大多數都是在這著名女校就讀。

有一天，我正在課室閱讀課本的時候，突然聽到耳邊有一聲音說：「Eva死了。」只有聲音，而看不見甚麼異像。Eva是一個很普通的女性英文名字，但很奇怪，我當時心中很清晰的明白聲音所指的是誰。因為這件事情發生得很突然，而信息的內容令我很驚愕，所以我只是半信半疑。這個Eva，有個姊妹名叫Anna。她倆是我三哥鴻展的朋友，外貌都長得相當標緻。我和她們有數面之緣。

當天黃昏我回到家裏時，真的驚聞Eva的死訊。原來她當日與一友人「遊車河」

（即乘車外出兜風），汽車駛到港島薄扶林道時突然失控，連人帶車一起翻下山坡，Eva當場傷重身亡，而她的朋友則受了傷。

那是我第一次的「順風耳」經歷。後來，在睡夢中聽到陌生聲音向我作預告，也發生過好幾次，容後會有敘述。

順便一提，在拔萃唸書時，知道有一位比我高兩級的「師姐」，是六姊婉文（即Patricia）的同班同學。她也經常聽到不尋常的聲音，所以她能夠預知班中學生誰人將會被某老師責罵。

水晶球

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第一次接觸水晶球。

當時我正在香港大學修讀文科第二年。十一妹婉婉（即Susie）有一天告訴我，曾有一外國人用水晶球替她算命，靈驗得很。被好奇心驅使，我約了那位懂得看水晶球的Mr. Federick Hardy（以下簡稱H先生），給我看看前程。

當天我的男朋友馮啟德驅車送我到H先生的住所。他並沒有陪我進去，只是在樓下等待。

那時候，我家曾在香港大潭有一度假屋，而H先生的住所，恰巧在附近。當年在這區，只疏疏落落的有數棟矮房子而已，不像現在的高樓林立。

平時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用水晶球算命的場面，一般都是由一位頭上包了彩色頭巾，耳上穿了大耳環的吉卜賽女人，在一幽暗的房間內進行這神秘的玩意。我的經歷卻與電影中所見大大的不同。

當時我被男管家帶領到一個很細小的房間內，這裏光線充足，一點神秘的氣氛都沒有。H先生進來後，招呼我坐在一小桌旁。桌上放了一枚耀眼的水晶球。

我悄悄打量一下H先生。他年紀應該有六十來歲，原來的棕色頭髮已半白，棕色眼珠，炯炯有神，身材健碩，膚色紅潤，身穿長袖襯衣、西褲，完全沒有半點兒吉卜賽色彩，不像一般銀幕上的形象。

這時H先生坐在我的對面。他叮囑我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他的膝部與我的膝部必須接觸。我依照他的說話去做，把雙膝盡量緊貼他的雙膝，然後屏息以待。他開始注視水晶球。這球的直徑約四、五吋，它晶瑩光亮。我也不禁把視線放在這球上。球中除看見房中物件的反影之外，甚麼都看不見。

H先生開始用英語說：「妳的英文名字，有多個N字母。」然後在紙上迅速地、從左到右寫出「NANETTE HO」。我感到很愕然，因為這正是我的英文名字。接着他

在第一個「N」字下面寫了一個「F」，隔了一行，寫一個「T」。然後慢慢地在「F」後面填上「UNG」，「K」後面填上「AI」，「T」後面填上「AK」。這三組字於是變成「FUNG」「KAI」「TAK」。他跟着說：「這就是妳男朋友的名字。」這使我非常詫異，不禁自忖：「他究竟怎知我有男朋友，又怎知我倆的英文名字？」

他繼續說：「妳最好不要與此人結婚。如你們結婚，他的家人不會善待妳，而妳將會非常不快樂。」雖然我當時與啟德並未發展到要談婚論嫁的地步，但聽了這番說話，我的心裏總不是味兒。

後來，我終於下嫁啟德，而我婚後的遭遇，竟被H先生不幸而言中。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我命中注定如此，沒法擺脫命運的安排。

這次與H先生的會晤，想不到後來發展成為一段深厚的友誼。H先生與我很投緣，他們夫婦倆待我很好。有空我便到他們家聊天、喝下午茶。我們一起度過不少愉快的時光。他倆是澳洲人，雖已年逾花甲，膝下猶虛。H先生從來都沒有提起他從哪裏學曉看水晶球。他曾經有意把這特別的本領傳授給我，但遺憾的是，我始終無緣承受他的

衣缽。

現在我想說說另外一件有關看水晶球的事情。

當年在香港有一位粵劇名伶，擅演文武生。他的藝名叫做靚少鳳。相信上了年紀的香港人都記得他。家母是他的戲迷，平時與他以及他的夫人都有來往。有一天，這名伶的太太帶同兩女兒到訪家母，其間她對家母訴說她的憂慮。她的丈夫打算與她離婚，她自覺前路茫茫，因此悶悶不樂。後來我帶她到H先生處，請他指點迷津。（作者註：有關她的問題，事先我甚麼都沒有向H先生透露。）

坐定之後，H先生凝視水晶球片刻，然後說：「妳的先生在香港是一知名度甚高的人物，而他不久將會與妳離婚。」靚少鳳的太太聽後不禁用手帕掩面啜泣起來。H先生繼續看球，然後說：「不過妳不用擔心，因為水晶球出現了一個噴泉，這是個很吉利的預兆。看情形妳將來會比現在幸福。」接着他向我說：「Nanette，我現在盡量固定這影像，妳快些過來看看。」我依他的話往水晶球裏望，果然看見裏面出現了一個沒有底部的噴泉（即是一條在頂部散開的水柱。）我既驚訝又興奮，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水晶球中看見影像。

在我與H夫婦交往的那段日子，我偶然都會跟隨家父到馬場湊湊熱鬧。有一天，H先生知道我準備入馬場，便興致勃勃的要用水晶球替我找一匹冠軍馬。H先生叫我定眼看水晶球，我依他的話。最初看見很多數目字在水晶球內飛舞，後來出現了Quick Dispatch這兩個英文字。H先生說：「Nanette，你一定要投注這匹馬。」

賽馬日當天，因為我從來不知道Quick Dispatch（現直譯為「速遞」）這匹馬是甚麼模樣，所以我在牠參賽的那一場，到沙圈看看牠。一看之下，我的心沉了下來，因為牠身形瘦小，其貌不揚。而同場還有一匹呼聲甚高的Blue Diamond（現直譯為「藍鑽石」），高頭大馬，氣勢如虹。憑外觀，「速遞」怎可能是牠的對手？心中正在猶豫，忽然聽到牽着這兩匹馬的馬伕在低聲交談。「速遞」的馬伕說他侍候的這匹馬狀態很好，很有爭勝的機會。我聽了之後，快步跑去下注。結果真的是出人意表，果然我贏了，令我雀躍不已。「藍鑽石」竟真的輸了給「速遞」而屈居亞軍。因為投注額小，我贏的錢不多，但令我興奮的是那勝利感。H先生的預言，又一次靈驗。

又有一次，H先生在水晶球中看到我已是約四十歲的模樣，旁邊有一少女。我倆正在一艘輪船上忙着把一卷卷彩帶拋給在碼頭上送行的親友①。只聽到H先生說：「這是

若干年後，妳和妳的女兒乘船出國旅遊的情形。」我很驚訝，因為我當時只不過是大約二十歲而尚未結婚，但H先生居然能夠在水晶球中預睹一件多年後才發生的事情，真不可思議！現在回想起來，不禁問自己為甚麼當時不曉得問問H先生為何只見我母女倆而不見我丈夫同行呢？

有一年夏天，我探訪H夫婦。那時他們已收了我做乾女兒。因為有一位表親過世，我隨後要到殯儀館參加喪禮，所以只能在H家逗留片刻。臨走時H先生要給我五元，我婉拒，因當年的五元是等於他一個早上的收入。跟着他對我說：「為何妳的親戚偏偏要選擇今天出殯使妳不能久留？快些來親親妳的誼父，與他道別，因他將不久人世。七月三日將是他舉殯的日子。」我很驚愕，真懷疑自己的耳朵有毛病，一時間不知怎樣應對。只親了親他及誼母，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離去。

當天晚上，H太太差遣她的男管家致電給我，報上壞消息。原來H先生下午在家中與到訪的朋友嬉戲，而其間他的頭竟意外地撞在百葉簾上，引致腦溢血。經急救無效，返魂乏術。

這突如其來的噩耗，令我十分震驚。數小時前匆匆一晤，竟成永別。我不禁悲從中

來，失聲痛哭。他的去世，令我傷心了好一段日子。直到現在，我還很懷念他。

H先生舉殯的當日，如他所說，正是陽曆七月三日。事有湊巧，在多年後的同日，我誕下我唯一的女兒紹漣（Selene）。

註譯：

①當年流行的送行玩意。輪船公司預先提供給乘客一些紙造的彩帶卷。在啟程前，乘客站在甲板上把彩帶的一端拿着，然後把它拋出去，而在岸上的人必須把彩帶接着並拿緊末端。一時無數彩色繽紛的彩帶連繫着在船上的旅客以及岸上的送行者，蔚為奇觀。直至船開行後彩帶便會被一一拉斷。

古宅

啟德與我訂婚後，有一次我跟他及他的幾位親屬到澳門度假數天。他們租了一間古老大屋居住，地址是沙嘉都喇賈罷麗街，但門牌則沒法記得起。現時此屋很可能已不存在。

租這房子時，業主曾告誡我們不要進入其中一個沒有上鎖的房間。當時我們不以為意，只以為屋主有些私人物件在這房內，不想外人亂動。日間進入這古宅，都已有點陰森的感覺。但當時的古老建築物，有哪一間不是陰陰暗暗的？我們人多膽壯，連傭人在內，一行十數人，氣氛挺熱鬧的。日間聯群結隊出外遊覽，晚間回到古宅休息，相當優閒寫意。我還有空餘時間教我未來的小姑啟順裁衣、做女紅。啟順的英文名字是Mary，

因她排行第四，所以眾人稱她「四小姐」。

眾人分別被安排在廳中，或是各房間中睡覺。我的未來家姑，眾人稱她「四太」，因她是啟德已故父親的第四妾侍。她與我被安置在屋中央的一間小房中，分別睡在一張帆布床上。有一天晚上，我剛睡在床上不久，便聽到四太被壓所發出的聲音。然後，我熟識的夢魘感覺隨之而來。我已意味到這古宅有幽靈在作祟。

跟着的第二晚，當我睡在床上，在長明燈影下，矇矓間看見一個身影推門進入我們的房間。我立即提起精神，集中注意力，去看清楚這不速之客的樣貌。只見他身材高大，面相威猛，身穿整套清代拖翎戴頂的朝服。他朝我而來，接着我便感覺被壓。後來，更聽到傭人在後面的房間談論他們被壓的情形。但當晚我是唯一看見這幽靈的人。

翌日，我把前兩晚的遭遇告訴同行的其他人，換來的都是些半嘲笑半責罵的說話，怪我「真多事」。當天晚上，突然聽到睡在廳中的人「嘩！」的叫起來，原來他們全都親眼目睹此鬼魂現形。這時眾人才知道我所言非虛，一時議論紛紛。

再翌日，我的好奇心已大大的超越了我對不明事物的恐懼感，壯着膽子走往宅中那間我們不應踏足的房間。門一推開，眼前的景象令我不期然「呵！」的一聲叫了出

來。原來牆上掛着的一幅相當大的彩色單人油畫像，赫然就是那位在這兩晚現形的「仁兄」。在畫中他所穿的朝服，所戴的官帽，胸前所掛的朝珠等等，與我之前所見的全都一模一樣。

看情形，他以前是此屋的主人，死後依戀這宅第，不肯離去。後人不忍心拆掉房子，但又不想把它空置，所以便把它短租出去，賺些租金作為保養費用。

此時，大夥兒趕快收拾行裝，離開古宅，「走為上着」。

扶乩

啟德和我，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於香港結婚，婚後與家姑（四太）及小姑（四小姐）一起居住。那時，因為香港已被日軍佔領而成為淪陷區，情況變得很差，所以不久我們便闔家搬到澳門去，暫時在那裏棲身。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我們的女兒紹漣在澳門的亞豐素亞布基街住所出生。因為順從我家姑四太的意見，我自己給女兒哺母乳，長達八個月之久。每三小時哺乳一次，晝夜不分，困身得很。那時我們租住樓上一單位，僱有兩名女傭，一個叫亞銀，另一個叫亞十。

有一天晚上，亞銀在走廊遇到「亞十」迎面從廚房中拿着面巾出來，隨便地問問她

是否剛洗完臉。她笑而不答，只顧用手把弄面巾。瞬間，亞銀入到廚房見到另外又有一個亞十正在洗臉，不禁嚇了一跳。後來發現這個才是真正的亞十，早前在走廊中遇見的必定是一隻鬼魂假借亞十的外貌現形。

在我哺乳期間，四太常常在夜半醒來時，都會到我房間來看看我哺乳的情形。有一次，約在淩晨三點我起來哺乳。從打開的房門望出去，我看見亞十在四太的房中照鏡，令我有點困惑。不久，四太來我的房間，我便好奇地問她為甚麼亞十會半夜三更在她的房間照鏡。四太聽了感到愕然。她告訴我她從房間走過來的時候，經過大廳，明明見到亞十在帆布床上熟睡。後來發現這是事實，而我所見到的必定是一幽靈假借亞十的樣貌再一次現形而已。原來這屋子鬧鬼，怪不得我們的傭人常有「被鬼壓」的感覺。這期間，我卻僥倖沒有這種感覺，可能因為我要哺乳而不來騷擾我。

經過這兩椿事，我決定找房子搬遷。可是找了數天，都找不到合適的。有一天晚上睡着後，我感覺到右耳灼熱而醒來。睜眼一看，只見在我床頭側站着一個矮矮的老頭子，他不停地在我耳邊講話，這便是我耳朵發熱的原因。再看清楚，只見這老者身高不及三呎，長了一把銀白色的鬍子，身穿中國古裝。他重複告訴我這房子是不適宜居住

的，促我盡快搬離此屋。我告訴他我們還未找到適合的地方。此時老頭子說：「不用擔心，明天一定找到。」說完了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心裏實在有點驚慌。

翌日早上，我把這件事告訴四太。她認為這必定是土地公公向我報信。於是我倆便立即外出去找房子。走到二嚨喉花園附近，看見有一間很漂亮的房子，前院開滿橙色的杜鵑花，我便滿心歡喜。後來竟然發覺此屋的外面掛着「招租」的牌子，使我喜出望外。恰巧房子的女主人在家，我們便要求進去看看。結果四太和我都很滿意，於是便與屋主商討租金的問題。很順利地，一說即合。付過訂金後，便回家安排搬家。

當日的下午，我在街上遇到我已故堂姊的家姑（我們稱她陸奶奶），便隨口問她到哪裏去。她說去拜呂祖先師（即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同時告訴我她事無大小，都會先去問問呂祖，徵詢意見。如果我有空，可隨她同去。我有點猶豫不決。陸奶奶便說：「這呂祖壇很靈驗的。」被好奇心驅使，又因為沒有急事待辦，我便隨她到昇平里八角亭附近的呂祖壇去。像大多數道壇一樣，它有扶乩的設施，而這兒的乩手是一名叫「六叔」的長者。我既然來到，便順便問問家宅事。原來問事先要取表格填上。那裏的人，因為憑我的外貌判斷，以為我不懂中文，想替我代筆。我婉拒，並獨自到外面的騎樓去

填表。雖然我很喜歡當天早上租下的新房子，還是在表格上填上它的地址，問問我家人在這間屋可會住得安好。正待眾人在擾攘的時候，我把填好的表格順手插入盤中那疊厚厚的問事表格當中。

不消一會兒，乩手宣告呂祖降壇。原來呂祖先解答問病的人的問題，及賜藥方。我覺得出奇又半信半疑，低聲問旁邊的人，知道問病的人可優先，然後輪到問事的人。過了很久，呂祖開始解答問事人的問題。

我排在數人之後。我的目光注視着那疊表格，以及乩盤中的沙，突然目瞪口呆的看見「何婉鴻」這三個字出現在沙上。是草書，字跡蒼勁。我向呂祖像一鞠躬，然後誠心禱告。過了一會兒，只見乩棒飛快的寫出以下乩文：「此屋來龍在於中，居住亦可保興隆，庭中丹桂極標嘉，信女何須問根芽。呂祖師示。」得此乩文，我便安心的準備搬家。同時，我決定追查扶乩這事，要試試呂祖施藥靈驗與否。

翌日，我再到呂祖壇入表問病。其實我沒患甚麼病，只是因哺乳而令我睡得不好，精神有點疲累而已。怎知希奇地得到以下乩文：「此乃脾虛之故，可服元肉，熟棗仁。」以我所知，此方可助人安睡。這時真令我不得不心悅誠服。一時間貪玩起來，要

求呂祖收我為弟子。後來聽到旁邊的人說，我必須每天到來拜呂祖，直至祂允許才可，我便後悔起來，因為哺乳的關係我不能每天都到來。正在懊惱，突然乩盤上又出了以下乩文：「人道不缺，仙道分清，人能九品①，磊落光明，賜名淑亮。」如此，我便成了呂祖的弟子。我自小追隨家人拜佛，但接觸過其他宗教之後，令我相信萬教歸宗。

多年後，我到北京旅遊，適逢有一廟宇於被關閉一百年後重新開放，便到那裏一遊。這廟位於一山頂上，環境非常優美。後來我意外地發現廟的側面寫着「呂祖祠」，便進去虔誠地叩拜恩師，並請祂賜我教言。

我正想點一支香去拜時，出奇地發現那裏的香不單很大支，而且是兩端都沒有露出竹籤的，變成沒有頭尾之分。我猶豫片刻，將香點着後持香拜了三拜，翻轉它又拜了三拜，突然心中明白，呂祖的教言便是「頭頭是道」。

另外我想一提，我丈夫啟德後來在海上失蹤後，家人曾向呂祖詢問有關他的生死。所得的答案是：此人已不在人間，而且要「忍、忍、忍」，意思是要忍耐一下，暫時不要讓我知道所得的結果。其實，不用他們告訴，我早已心知不妙。

註譯：

①「九品」亦稱「九美德」，即是：㈠忠——以盡職責；㈡孝——以奉尊親；㈢廉——以養儉德；㈣節——以保貞操；㈤義——以制事宜；㈥信——以立交道；㈦仁——以接人物；㈧惠——以待群眾；㈨禮——以示謙恭。

呂祖壇

現在我想說另外一樁與呂祖壇有關的事。是這樣的。

那時我家住在澳門二龍喉花園附近，一幢漂亮洋房的一個樓下單位。自搬進這住宅以來，一向都住得很好，沒有甚麼特別事情發生。

小姑啟順素來與我不咬弦。有一天，她與我因事發生齟齬。我的家姑四太便借故與啟德及啟順去廣州，遺下我在家中。這是她一貫的手法，目的是要懲罰我。當時，除了我之外，家裏還有數月大的女兒紹漣，另外一位家姑及傭人們。

這位家姑，其實是我大家姑（我家翁的正室）的親妹妹。她姊姊去世後，我的家翁娶她回來做填房。但她婚後並沒有生孩子。聽說她不甚得丈夫的歡心。我家翁去世後，

她跟我們一起住。按廣東人的習慣，我尊稱她為「奶奶」。她待我相當好。

發生事故的那一天，奶奶因為患病在家中休息。記得當時我請了澳門一位名醫梁心堯替她治病。相信一些上了年紀的澳門人都會記得這位醫師。

當時，我心中懊惱四太等人丟下我在家中，要我獨力照顧患病的奶奶。見到她在房中安睡，我便找些事情做，好打發時間。正當我專心在廳中用腳踏衣車替紹漣縫製衣服的時候，突然聽到一聲尖叫，來自奶奶的房間。我很驚慌，因為奶奶所患的病着實不輕，尖叫聲使我以為她的病情有所變化，便立即跑過去看看究竟。映入眼簾的現象嚇了我一跳。

傭人亞笑站在房中央，雙眼反白朝天，口中胡言亂語，嚇得奶奶跪在床上合掌向亞笑拜個不停。

我行近亞笑，向她大喝一聲，問她：「妳在做甚麼？神經病發作嗎？妳看看我是誰。」怎知她回答：「我識妳是老鼠！」她的無禮，令我有點憤怒。但看情形她似乎是「鬼上身」，即是有別的靈魂附在她身上，使她迷失了本性。

當年澳門的交通工具並不如現在那麼發達，汽車並不普遍，當然還沒有「的士」。

人力車及三輪車是一般人的日常交通工具。在我們住的房子外面，經常都有些人力車伕及三輪車伕駐足，要不是在吸俗稱「大碌竹」的水煙，便是在聊天。

當時，我立即到外面請了兩個車伕進入奶奶的房間，授意他們向「亞笑」大聲喊叫，希望可以嚇走附在她身上的鬼物。無奈「亞笑」竟然無動於衷。接着，只見照顧紹漣的傭人亞銀，急忙從廚房拿了一雙筷子進房，把「亞笑」的中指用力一夾。「亞笑」便開口說話，但卻是個男人的聲音：「我的名字叫『亞姆』，從東莞來，淹死在這裏。因為沒有盤川，不能回去。」我便說：「你真斗膽，竟然恐嚇我患病在床的奶奶！」

這時，我猛然記起呂祖壇有驅鬼治邪的能力，便立即僱了人力車先行一步，吩咐亞銀隨後押着「亞笑」乘坐一部三輪車，到呂祖壇去。

我抵埗後，立即燃香拜呂祖。剛剛拜完，亞銀及「亞笑」便到達。奇怪的是，「亞笑」一到，便立即自動走到壇前跪拜，叩了一個響頭，說：「大姑，我走啦。」我感到困惑，因為這裏明明是呂祖壇，何來會有「大姑」在此？於是便好奇的問問壇中的乩手。有人拿了先前寫下的記錄給我看，上面寫着：「是日何仙姑降壇。」這便解釋了「大姑」的來由。

看看亞笑，這時她變得失魂落魄的模樣，走過來坐在我的身旁。我問她：「我是誰？」她答：「妳是少奶。」明顯地，附在她身上的鬼魂已離去，所以她回復了本性。

我不敢立刻帶她回家，便安排她在壇中小住數天才回去。

淺緣

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時值香港光復前數月，紹漣年約一歲半，牙牙學語，活潑可愛。啟德有事要到廣州去，並且已經買了船票，準備乘坐兩日後啟航，俗稱「大眼雞」的船隻。他經常都是乘搭這類船來往廣州、番禺等地。

這一天，適逢是家母的壽辰。啟德與我，遵照當時的廣東習俗，一早便到我的娘家去，給我母親敬茶祝壽，然後留下來一起吃粥。

敬茶已畢，我們與家人就坐，準備進餐。我坐在啟德的旁邊。傭人端上一碗碗熱騰騰的粥。

這時，門鈴響起來。原來是啟德的球友李德奇，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到來找他。

德奇拿出一張紙，交給啟德。我靠近一看，原來是一塊剪報，上面刊登了一則尋人啟事：「訪友馮啟德，見字來國際酒店八零七號房一敘。黃」閱畢，啟德便立即站起來，與德奇一起匆匆離去。

端給啟德那碗粥，還在冒煙。我望着它出神。心想：究竟有甚麼事那麼重要，連粥都不吃便急急離去？猛然想起之前啟德的姪兒紹桓曾經暗示七叔（即啟德）有佳人同舟。當時我不以為意，後來才想起，莫非啟德有婚外情？

他出去了差不多一整天，直到晚上八時才回來與我一起到我的娘家吃晚飯。他這麼晚才回家，令我生氣。

翌日，我發覺他已改變初衷，準備放棄乘坐「大眼雞」而改搭日本船「國民丸」去廣州。有鑒於不久之前發生日本輪船「白銀丸」的事件，加上我七哥鴻韜近日得到的消息，我極力勸啟德不要乘坐日本船。

事緣「白銀丸」那次由香港駛往澳門，於途中被美國軍機擊沉，有不少香港名人遇難。七哥的好朋友亞張，也是死難者之一。事後他的家人為他設了一個靈位，供奉於澳門的觀音堂中。而七哥近日收到的風聲，就是美國軍機一旦遇到掛上日本旗的船隻，就

算乘客全是中國人，它們都會發動攻擊及轟炸。

可恨的是，啟德並沒有理會我的忠告而一意孤行。我本可撕掉他放在桌上的船票，令他不能成行，但我不屑這樣做，因為我認為這是潑婦的行為。

在啟德出發的當天，我有一種強烈的不祥預感，因此在吃午飯時，我在四太的面前，再極力挽留他。我告訴他「上得山多終遇虎」的道理。我說：「時勢仍是動盪，而你還東奔西跑。四太只得你一個兒子，我還年輕，女兒又小。如果你有甚麼不測，我們怎辦？」但他沒有理會。

當天晚上，啟德拿起行李便要出門。我追出去，再苦苦的央求他，但他頭也不回，大踏步地走了。

平時出門遠行，他都會在出門前燃香拜神，祈求旅途平安。但這次他並沒有這樣做，可能是他要盡快擺脫我的「糾纏」。因為四太目睹我挽留啟德的整個過程，所以到他出事後她都沒有怪我「尅夫」。

「國民丸」在半夜啟航。翌日早上我在睡夢中被隆隆的飛機聲驚醒，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糟糕！我今後要單獨和待我不好的馮家成員共度餘

生，怎辦？」彷彿我的第六靈感知道，我與啟德，已是人鬼殊途。

在我們吃午飯時，姪兒紹桓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來，說他得到消息，啟德出了事。「國民丸」號被美國軍機用機關槍掃射而弄得百孔千瘡，不過它並沒有沉沒。聽說啟德已跳海逃生，生死未卜。四太和我驚聞噩耗，不禁憂心忡忡，五內俱焚。

當天下午，我神不守舍的閱報，偶然看見相士吳思清的廣告，便決定去找他替我占卜一下啟德的吉凶。他是一位著名的勘輿師以及算命家，用一本如「鐵板神算」的古書，替人批命。他以前亦是在香港居住，我當時已認識他。我娘家有些親戚，常常找他看風水、算命、占卜以及擇日。

見到吳思清，我便請他為啟德卜卦。他照辦。起好卦後，他向我解釋，命理裏面有四柱，即是年、月、日、時，而一個時辰分為八刻。啟德出生的那一個刻，是八刻之中最差的。生於其他七刻的人士，都有機會遇上凶險，但都不及啟德所遇的那麼致命。配合卦象，啟德似乎很難在這次災難中逃出生天。聽到他這樣說，我淚如泉湧。

我哭着求他用古書替啟德批命，希望所得的結果不一樣，但他不答應。後來經我苦苦哀求，他同意去做，但要我先停止哭泣。以下便是啟德的批命書：「生於文明之地，

長於詩禮之家。和悅處眾，內外皆稱。夫妻同庚，姻緣前定，母乃側室偏房。若問同父兄弟，神仙難算；同母，只妹一人。命與伯道同；無子，豈非定數。其人不滿二十，不幸短命死矣。倘行功德，壽延五載。年逢五五，壽如斯而已。大數已盡，發福無窮。」

批命書中前部份所說的種種情況，都十分準確。根據它後面所說，啟德本來只得二十歲的壽命。而他平時真的做了很多善事，助人無數。他出事時還差數月才足二十五歲。很可能他真是因為行善而壽命得以延長。如此看來，倘若批命書是準確的，他的大限已至，而非人力所能挽回。

那時，我已哭得像個淚人。吳思清極力安慰我。因此，我要等情緒稍為平靜下來時，才可以回家去。

當天晚上，我臥在床上輾轉反側，很久才能入睡。淺睡片刻，便醒過來。突然看見啟德躺在我的左邊。他的樣子與他出門那天沒有甚麼分別。我記得他當日因為天氣寒冷而穿上多件禦寒衣服。裏面有我親手編織的棗紅色毛衣以及短棉襖。外面還有呢絨大衣。那件毛衣是我根據當時流行的McCall時裝雜誌裏面的款式，按圖編織而成。衣領是時髦的「一」字領。因為啟德不甚喜歡這款衣領，我還打算日後把它拆掉而改織成樽

領。

看見啟德，我便問他：「你行不行？」他回答：「當然不行，因為我不會游泳。」過了不久，他便消失。

啟德的出現，令我思潮起伏，久不成眠。

回想起我倆曾於數月前，有一次罕有的一起乘船從澳門往廣州。回程時因為購票比較遲，只買到一張臥鋪票及一張甲板票。本來是啟德讓我睡臥鋪，而他則坐甲板。登船後，湊巧碰上莫幹生（香港一位富商）的三姨太，知道她只買到甲板票。她的女兒以前是我的大學同學，所以三姨太是我的長輩。為尊重她我便讓了我的臥鋪給她，自己就和啟德一起在甲板上席地而坐，背靠船舷。

那天，啟德很沉默寡言。我曾經嘗試打開話匣子跟他聊聊，他只是支吾以對，似乎沒有交談的興致，所以我也由得他。輪船徐徐前進。不久，時屆黃昏，眼前的景色變得非常美麗。太陽在水平線上發出餘暉，染得天邊一片嫣紅。

突然，一直沉默的啟德，開口講話。他說：「妳看，那邊就是蓮花山。」我隨他指示的方向望過去。這座蓮花山，當時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地標。但奇怪的

是，這是他此次向我指出來的唯一景點。

現在，無獨有偶，它對開的海面，正正就是「國民丸」這次被襲擊的地點。蓮花山的水域，竟然就是啟德遇難的地方。他事先一早向我把它指出來，你說湊巧不湊巧？更巧的，就是倘若我們不是遇上莫三太，我倆根本不會一起坐到甲板上，而啟德便沒有機會向我指出蓮花山的所在。

這兩天，家人不是求神問卜，便是忙於到處打探啟德的下落，可惜得不到任何線索。但查出事發當日，啟德本來是約了一位黃姑娘在船上幽會。這個姓黃的，其實是一名有夫之婦。她當日竟然爽約，並沒有上船。想必是她的丈夫洞悉她的企圖而及時制止她的行動。她因此而逃過一劫，但啟德便不幸為了這個女人而送命。我決意要見見啟德這位情婦，想知道她是一個怎樣的人，使我丈夫深深的迷戀她。

小姑啟順（四小姐）轉轉折折的託朋友幫忙，結果與黃姑娘聯絡上。由四小姐出面，我們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及地點。記得當天我刻意捨棄平日所穿的旗袍而改穿一襲西式連衣裙，使我看起來像個土生的葡籍女人，因為我不能以馮啟德太太的身份亮相，而只好假裝是陪同四小姐出席的一個朋友。我們事先告訴四太我倆的行動，並請她不要參

與，恐防黃姑娘有所避忌而離去。

約會的地點是國際酒店的一個房間。我們剛剛到達時恰巧見到黃姑娘正想從後樓梯離去，不過給四小姐立即一手挽着她，並帶領她回到酒店房間的走廊上。

眼見這位黃姑娘，真教我有點兒失望。她並沒有花容月貌，但皮膚非常白皙。至於我，因為哺乳令我長時間睡眠不足，以致我形銷骨立，容顏憔悴。我猛然醒覺，導致這段婚外情的原因是四太把我和啟德分房八個月之久。她説哺乳的婦人不可接近丈夫，而我為了女兒，甘心順從家姑。再者，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淪陷，糧食短缺，餓殍縱橫，何來奶粉面市？而紹漣自出生以來便體弱多病。我作為一個母親，必須要哺育和悉心照料她成長。這是我應盡的責任。

四小姐本來約黃姑娘到我們家會面，但是因為黃姑娘不願意而把地點改在酒店裏。見面後，四小姐一開始便問黃姑娘為甚麼不肯到我們家裏去。她回答説因為恐怕有人會「打翻醋缽」（即妒忌的意思）。這「人」當然是指我。黃姑娘在四小姐跟前，大讚啟德，説他文質彬彬，英俊瀟灑，令人傾心。接着她對四小姐説：「妳的哥哥，很多時都會與我一起到市橋去。」我很想知道詳情，便留心細聽，希望黃姑娘多説一些有關她與

啟德的事情。怎知就在這時四太突然出現，打斷了四小姐與黃姑娘的談話。四小姐介紹黃姑娘給四太認識。她們二人寒暄了一會，黃姑娘便借故告辭，不過她應允翌日到我們家去取一張啟德的照片，因為如果當局打撈到啟德的遺體的話，她會代我們認領。據她說，因為她很多時都會路過蓮花山那一帶，所以對那裏比較熟識。在會面的過程中，我並沒有開口說話。

翌日，黃姑娘應約到我們家。我穿了一襲棕色鑲黃花邊的旗袍出來會見她。她大吃一驚，立即醒覺我便是她情夫的妻子。我很冷靜，沒有怪責她，並且把我在前一天晚上找出來的一張啟德的護照相片交給她。我禮貌地說我們感謝她的幫忙。她坐了不久便離去。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她，此後亦沒有收到她的任何信息。

依照一般做妻子的心態，我應該痛恨黃姑娘，怪她親近我的丈夫。但事實上，我的心態很平靜。說句真心話，我對她一點也沒有嬲怒之心。正如廣東俗語所說：「牛不飲水，怎按得牛頭低？」我只怪我的丈夫，變心之快，令人咋舌。

當時，啟德的情況是「Missing at sea, presumed dead」（在海上失蹤，被認為已經死亡）。到此，我和他的兩年半婚姻，便被劃上句號。

啟德遇難後數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我帶着紹漣，以及傭人亞銀，跟隨四太到廣州居住。過了數年，我們闔家陸續搬回香港定居。

當時，香港有一位相當出名的算命家，她的名字叫關九姑。她憑一部古本「三世相法」（俗稱「三世書」）替人算命，聽說相當靈驗。四太慕名欲找九姑，我便替她安排並陪她前往。因為早前董慕節以及吳思清等名家已替我算過命，所以我們那次到訪關九姑，只是請她用「三世書」替四太查看她的命運。

當時我對四太的過去，知道的並不多，當然亦不會去查問。我只知道她本身姓張，名桂珊，是我家翁的第四妾侍，育有一子（即啟德）和一女（即啟順）。後來從四太的好朋友劉太口中，才知道她的身世。原來桂珊出生於廣東鄉間的一戶窮等人家。她的姑母在廣州一個富商的家中當傭人。她姑母的僱主，便是劉太的父親。他和我家翁是朋友，所以他倆不時都有來往。

年輕的桂珊，因為她姑母的關係，從鄉下到廣州去，在她姑母受僱的富戶處當上婢女。當時她只有十四、五歲，相貌長得相當娟好，舉止又溫文。因為年紀相若兼且談得來，她和小姐（後來的劉太），成了好朋友，主人亦待她不薄。

我家翁有一次去探訪劉太的父親，桂珊奉命端茶給客人喝。我家翁看見桂珊之後，驚為天人，一見鍾情。因為我的家翁是個富商兼且風流成性，家中已有一妻二妾，所以到後來他迎娶桂珊時，她便成為他的第四妾侍，之後眾人尊稱她為「四太」。聞說她甚得我家翁的寵愛。這是一則「飛上枝頭變鳳凰」的真人真事。在香港淪陷時，劉太和我們同時避難於澳門。在這期間，啟德每次辛苦奔波得來的收入，四太都必定把一部份分給劉太。想必是四太飲水思源，因為她早年得到劉太父親的恩惠，而知恩圖報。

話說回來，那次我們去會晤關九姑時，見她拿出那本「三世相法」來，然後根據四太所提供的出生年、月、日、時，查看三世書，這本書是木刻印刷，圖文並茂。開始時，九姑說出四太是她丈夫的側室（即妾侍）。四太沒有答話。接着九姑翻到「查花根」的那一頁。只見圖中有一盆開了花的植物，上面有五、六朵花，每一朵花的中央有一個小孩的頭像。而在花盆中有一條巨大的蜈蚣，神氣活現。九姑對四太說：「你理應有五、六名子女，可是不幸得很，看情形他（她）們多數活不到三個月大。因為圖中有這條毒蟲蓄勢待發，要把花中的嬰兒噬去，所以恐怕他（她）們逃不過這蜈蚣煞，在最佳的情況下，妳只可以有一子一女能僥倖逃過這一關。」事後，四太告訴我九姑說得很

對。原來她前後一共生了四子兩女。前面的四個孩子，真的在襁褓時夭折。因為嬰兒們都生得活潑可愛，四太覺得很痛惜，同時又很傷心。據她說，她當時把他（她）們抱在懷中逗他（她）們笑，正當他（她）們開心地嬉笑，小小的蘋果臉居然會驟然變成紫藍色，後來經急救無效而去世。這種急症，廣東人俗稱為「急經」。前後經過四個嬰兒的夭折後，四太大受打擊而心灰意冷。因為大奶奶（我家翁的填房）沒有生養，四太把跟着出生的兒子啟德交給大奶奶照顧，幾經艱苦才把他帶大。

話又說回來。查完「花根」後，九姑繼續替四太翻三世書，在其中的一頁停下來。只見圖中的右方有一棵樹，樹上有一人，左邊是海洋。九姑說此人是四太的兒子，圖中顯示他給大風一吹，便掉到水中去而喪生。四太和我不禁面面相覷，驚訝不已。

順道一提，四太後來活到九十餘歲高齡在香港因病去世。臨終前吩咐四小姐和我要把她的遺體火化，然後把骨灰撒在海中。我猜想她的意思是要於死後陪伴她葬身於大海中的兒子——啟德。後來，我們尊重她的遺願去照辦。當時，我選擇了位於香港青山的海域，取其「青山綠水長依」的意思。

至於「鐵板神算」董慕節早前替我算命時所寫的「批命紙」，本應是相當詳盡的，

但現在我只記得以下一些片段：

父母雙全。姊妹七人姻緣各配。孝順父母，人盡皆知。讀書早悟。夫妻同庚，命中注定。其病在腹。

（中間略）

二十五歲夫為泉下客，我作未亡人。

上面所說的完全兌現。至於「其病在腹」的解釋是，我一向都很健康，可是我的腹部曾經做過大小手術共四次。

還有，「夫妻同庚，命中注定」以及「二十五歲夫為泉下客，我作未亡人。」意思明顯，同是應驗。

綜合董慕節和吳思清所說有關啟德與我的姻緣，以至他的死，都不謀而合。（請參閱本篇前部份吳思清替啟德批命時的說法。）他們分別說啟德和我的年齡相同，而且我倆的姻緣是命中注定。同時亦說出啟德的壽命，不會超過二十五歲。而關九姑則藉着

「三世書」裏的圖畫，説出啟德是墮海喪生的。

董慕節早前替我以及後來替紹漣批命，所説的非常準確。有些事情在算命當時還未曾發生的，到後來都一一應驗。吳思清替啟德算命時所説的，和事實亦相符。至於關九姑，她替四太算命時所説的，也吻合實際的情形。後來，有一位住在香港的西婦Mrs. Old（簡稱O夫人），她用紙牌替我算命，也非常靈驗。所以命運這回事，不由你不信。

三隻指環

現在我想說說與啟德有關的三隻指環。

指環（一）

當啟德追求我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在香港大學就讀。

有一天，他到來我家，手中拿着一隻緬甸翠玉造成，俗稱「算盤子」的指環，要送給我做禮物。這本來是一件屬於他母親的首飾。我看看那指環，它的顏色翠綠兼且玉質通透，想必是相當名貴的。鑒於當時我求學心切，不想談婚論嫁，再者我獲頒的獎學

金，得來不易。假如我接受了這份貴重的禮物，在某程度上是等於接受了他的愛意。基於這個理由，我便婉拒了他的好意。

當時我倆站在我家的門口。他堅持要送這件禮物，而我則堅持不能接受。在推來推去的過程中，指環突然墮地。因為地台是鋪上瓦磚的，翠玉指環立即斷開。我倆當然為了此意外而不開心了一段日子。對我來說，破碎的指環，是個不祥的預兆。

指環（二）

我雖然考取獎學金入大學，但是因為家境突然逆轉，我需要在課餘當補習老師。當時我有三份課餘的工作，就算有少許空檔都用來溫習功課，那有時間去談戀愛呢？啟德對我有好感，我雖不討厭他，但也談不上有愛意。時間配合的話，下課回家時我們一起從大學堂（香港大學別名）步行回家。啟德住堅道，我住干德道。所以我們一起走路回家時，必須先經過他的家。有一次，給啟德的五嫂從門口看見。之後，某日在他的家門口看見他的母親特意窺看我們。

過了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在睡夢中給我的母親弄醒。她質問我是否和一個姓馮的男同學「拍拖」（廣東俗語，指男女間經常有單獨的約會）。我當然否認，因為這不是事實。我告訴她馮啟德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交情的校友而已。我以為這件事已暫時劃上句號。但心中有個疑問，就是：母親究竟從哪裏知道馮啟德這個人？

後來查出原來啟德五嫂的哥哥和我三哥是好朋友，他的五嫂以為啟德和我在「拍拖」而產生誤會，這誤會更被三哥傳到母親的耳中。

過了數天，啟德突然來到我家，原來他是應我母親的邀請前來。不用說，必定是母親設法查出他的電話號碼。母親當着我的面，開門見山的問啟德是否很喜歡我。他當然說「是」。然後她表示想把我許配給他。啟德當然贊成。一方面，我在不久之前才婉拒了啟德想送給我的一隻名貴翠玉指環，以表示我不接受他的愛意，而另一方面我的母親，竟然當着我的面，說要把我許配給啟德，這真使我尷尬得無地自容。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一般人的思想還是相當封建。婚姻大事，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不需要徵求我的同意，反正不由我反對。但我堅決表示我必須完成大學的課程，到畢業後才結婚。母親只肯在這方面讓步。條件是：啟德與我先訂婚。後來知道，啟德的母

親在不久前與我在她的家門前有片面之緣後，也很喜歡我。她也想我早些和她的兒子「拉埋天窗」，不需要等到大學畢業。可是我堅持要把學業完成。所以說，我的婚姻是由我母親一手促成的。

當四太帶我到她熟識的首飾店選購訂婚指環的時候，那個售貨員極力游說四太購買一隻三卡重但有瑕疵的鑽戒給我，說是物超所值。鑽石的一角有一個小泡泡，憑肉眼都已能看見。工匠企圖用指環上的一隻爪去遮掩這瑕疵，但並不成功。我心裏着實不喜歡它。因為鑽石是代表永恆的，而這顆鑽石裏竟然有個小泡泡，象徵「如夢幻泡影」，當然不是個好兆頭。所以我告訴四太，我寧可要一隻細小但鑽石完美的指環。可是四太並沒有尊重我的意思，只聽信那個口甜舌滑的售貨員之推介。我唯有無可奈何地接受那隻我不喜歡的指環。後來，我因為需要一筆錢去接濟一位有燃眉之急的好朋友，把那指環抵押給我母親的摯友，以換取一筆借款，而我每個月都需要付利息。最後，當我拿錢去準備把鑽戒贖回時，她說已將指環賣掉了。結果它便不知落入誰人手中。

指環（三）

我的誼父，就是會看水晶球的H先生，曾經勸我不要嫁給啟德，可能他一早便預知啟德會遭逢不測。

當他知道我終於和啟德訂婚，便囑咐誼母，他日在他死後一定要把他手上一直戴着的指環，脱下來送給啟德，希望啟德可以藉着那隻指環而逢凶化吉。他説如果他死後手指發脹，便乾脆把手指切除，務必要把指環脱下來送給啟德佩戴。

它是一隻K黃金指環，上面鑲有一顆橢圓形但缺乏光澤的黑寶石。我沒法知道那寶石的名稱和功能。

到後來，誼母真的遵從誼父的遺願，在他死後辛辛苦苦的把指環脱下來交給我，由我轉交給啟德戴上。無奈啟德只戴了一段短暫的日子，便把它脱下，沒有再戴。那隻指環的下場，就是一次家裏失竊，給賊人連同其他首飾一起拿走。

從上面所説的三隻指環看來，似乎物件也有它們各自的命運。

對不起！

當我在香港大學讀第一年時，有兩個男校友對我很關懷，一個是吳某，另外一個便是馮啟德。吳某對我更有好感。他和我並不是同讀一個學系而只是一起上英文課。因為我為人比較低調，上課時選擇坐在課室的後面，而吳某則喜歡坐在我的旁邊，把身子扭側，癡癡的望着我。他認為我的眼睛美麗動人而深深吸引他。我真懷疑講師所授的課，他有多少句聽得入耳。我以為過了一陣子他便會對我失去興趣，怎知我估計錯誤。於是我在上課時坐到課室最前的一排，以為在講師的跟前，他會收斂一下。誰知他依樣葫蘆，仍然把他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有很多次迫使授課的教授向他說：「Mr. C. T. Wu!（C. T. 吳先生！）」目的是提醒他要專心聽書。他令我尷尬，但是我拿他沒辦法。

吳某的相貌一般，有一雙大眼睛，身材略矮。我覺得，如果我與他結婚的話，他一定會給我幸福。但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他會壽命不長，捨我而去。在校園內，他曾經屢次要求與我單獨相處，都被我一一婉拒。因為我對男女私情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我在課餘有三份補習英文的工作，在校園內的所有空檔時間，我都必須用來溫習功課。可是吳某不肯罷休，一於對我死纏。後來，為了使他心息，我終於要向他表白，我在求學期間是絕對不會跟男孩子談情說愛，所以我只能跟他做普通朋友。

因為校友們知道我能夠繪畫，校內有甚麼特別的活動時他們都找我替他們畫海報。如果時間容許的話，我也樂於幫忙。因為畫海報的關係，我認識了一個讀三年級姓李的男校友。

有一次，這男校友告訴我，他的一位親戚計劃在暑假期間到香港離島大嶼山的寶蓮寺去吃齋，並打算在寺內住數天，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恰巧有空，同時這種郊外活動對我來說是相當新鮮而充滿吸引力。我們要自付有關的費用，但因為費用相當低廉，所以我負擔得起。於是我向這位姓李的校友表示我有興趣參加這個活動。不知怎樣，啟德聽到這個消息，又說要參加。最後吳某也聞風而至，又嚷着要跟我們一起去。

於是，在約定的當天，我們大夥兒一起從港島乘船出發，到大嶼山去。上岸後，行了很久的山路才到達目的地——寶蓮寺。記得它坐落在一個高高的山頭上。寺院所供應的齋菜，全都是出家人悉心烹調出來的，非常美味可口。市區素食店所提供的菜式沒法及得上。當天晚上，我們與其他客人共用房間，男士的房間在一邊廂，而女士的在另一邊廂。我們睡的是有蚊帳的硬板床。因為晚飯後沒有甚麼節目，我們坐在一起閒談一會便返回被分配的房間休息，一宿無話。

因為晚上早睡的緣故，我們翌日一早便起床。梳洗妥當後，我們便走到外面的天井去。很驚奇的看見天井的地上滿佈雲霧，高可及腰。我們在天井裏走動，便覺得自己像騰雲駕霧，蔚為奇觀。吃過早餐之後，我們走出寺院在山上到處遊覽。聽說附近有一塊姻緣石，這塊石的奇特之處便是如果有姻緣的人用小石塊去敲打它，它會發出清脆的響聲。

被好奇心驅使，我們依指示去嘗試尋找這塊奇怪的石，終於被我們找到它。這塊巖石，大概有四呎多長，高度和闊度都是三呎左右。外觀沒有甚麼奇特之處，只是部份地方因為長期被遊客敲打而變得光滑。因為貪玩，我們每人都隨手在地上拾起一塊小石頭

去敲打姻緣石。我懷着姑且一試的心情去敲，不料它竟然發出清脆的音響。其他人（包括吳某）跟着去試，都沒有同樣的效果。但輪到啟德時，石頭居然也發出清脆的響聲。這個結果令我感到迷惘。我們在數天後便回家去。那次到離島郊遊之後不到一年，我母親便強行把我許配給啟德。姻緣石這回事，真令我費解。

後來，啟德和我訂婚的消息傳到吳某的耳中而使他非常氣憤。那時，他一反常態地極力躲避我。有一次在巴士上碰到他，只見他立即拿出墨鏡戴上，也不跟我打招呼。一九四一年冬季，日軍突襲香港之前，我驚聞他因患上霍亂不治而去世。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這個年度，是我在大學裏修讀的最後一個學年。在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登陸香港之前，大學已基本授完要授的課，只是還未有機會舉行大考，香港已淪陷。之後，大學被迫停辦。所以畢業生後來被頒發的叫做War Time Degree（即戰時學銜）。

我和啟德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結婚。倘若不是因為戰爭的關係，我那時尚未大學畢業。婚後不久的某一天晚上，吳某在我的夢中出現。他以質問的語氣對我說：「妳曾經說過妳在大學時期不會談婚論嫁，為甚麼妳現在竟然和馮啟德結婚？」我真是啞子吃黃

蓮，有苦自己知。我還未來得及回答，他便在我的夢中消失。之後，我非常內疚，怪責自己當初沒有好好的向他交代清楚我和啟德訂婚的箇中因由，以致他對我產生誤會，以為我是存心欺騙他而使他含恨而終，死後靈魂不息而來找我。我衷心的對他說句「對不起！」，而祈求他在天之靈能夠洞察我和啟德這段姻緣是上天注定的，然後明白到我並不是存心欺騙他。

靈驗籤文

其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家旅居澳門。當時我們手頭拮据，但因為日子過得實在太苦悶，有時聯同一些朋友，湊少許錢出去玩，好打發時間。這些朋友包括啟德的好友、足球名將李德祺以及他的胞弟李福祺。我的家姑四太及小姑四小姐，很多時都會一起湊湊熱鬧。但我丈夫啟德則甚少參與。當時澳門最大的賭場是在中央酒店內。九樓是舞廳，而樓下、二樓是賭場。特別記得二樓的騎樓是開「大小」的，因為我們經常在那裏流連。

我們因本錢少，投注時小心翼翼。開始時，由我們當中一人選擇三個中文字，接着由我用「諸葛神算」求出籤文，然後根據籤文推測結果。幸運地，我們旗開得勝。自此以後，眾人都信任我用這方式去投注，而很多時都有所收穫。所求的籤不少，但記得籤文內容的，卻只有以下兩宗：

第一宗

籤文：滴漏聲催雞唱，轉行人續隊放，晚度關津前途無量，轉眼黑雲收湧出扶桑日。

我的解釋如下：

- 滴漏聲催雞唱——當時主持「大小」檔的荷官均是女性，她們催賭客下注的叫聲有如雞叫。
- 轉行人續隊放——流動的乘客一隊一隊的從升降機中被放出來的情形。
- 晚度關津前途無量——這是寓意我們晚上去會贏很多錢。

● 轉眼黑雲收湧出扶桑日——突然出現雙五六或雙六五之骰。這兩個最大點數的骰，所有的點都是黑色的。黑雲就是比喻它們的出現。隨之而來的是扶桑（即日本）三島，寓意全黑骰出現後便會出三顆紅色一點的「圍骰」。這就是扶桑日的意思。

得到這啟示之後，我們大夥兒到「中央」玩「大小」，真的順利得很，贏了不少錢。

第二宗

籤文：細雨濛濛不用慌，自有駐足鄉，鐘鳴鼓響，三寶見門牆。

我的解釋如下：

● 細雨濛濛不用慌——最初會輸少少但不用驚慌。
● 自有駐足鄉——沒有座位，只好站着，到後來才有座位。
● 鐘鳴鼓響——比喻荷官打鐘表示停止投注以及搖骰時所發出的聲響。
● 三寶見門牆——買中圍骰之後，便要立即離開。

我們依照籤文的提示投注，結果亦真的滿載而歸。

其二

一九四五年初，啟德於海上失蹤之後，我因為聽人們說澳門哪吒廟求的籤很靈驗，便特地去尋求啟示。要問的當然是啟德是生或死。我上香誠心禱告後，雙手拿着籤筒上下搖動，直至其中一支竹籤跌出來。只記得籤文的主旨是伯牙與子期。上面的那一句已記不起來了，但是下句是「無復人間見子期」。

古文中伯牙與子期都是音樂愛好者，而伯牙彈琴，最為子期所欣賞，因為他是知音人。後來子期去世，伯牙便因為知音者已不存在，因而打碎了琴。

這籤文一出現，我便心中有數，知道啟德凶多吉少。而事實上他一直音訊全無。根據香港的法例，一個人失蹤七年後，家屬可以要求列為已去世以便處理身後事。後來我便是循這途徑而為。

其三

我的六叔何世傳（即我父親的親弟弟），生前在香港執業西醫。他最疼愛我。那一年，他因為中風而陷入昏迷狀態，被送到醫院去救治。我非常擔心他的病情，因此用諸葛神數來卜卦。

誠心禱告後，我選了三個字，然後根據諸葛神數的專有方程式算出數組數目字，再查看每組數字所代表的籤文。只記得其中一句是：「事幹做完駕鶴歸西去。」意思很明顯。求到這籤文後，我不禁大哭起來。數日後，六叔的病況急轉直下，真的撒手塵寰，令我傷心不已。

來自炎先生的信

我和七哥鴻韜，從小已很合得來，感情最要好。小時候，我們的三伯父（即香港著名西醫何鴻超的父親）一家人住在我們的隔壁。七哥和我常常在我們住宅下面的小庭園玩耍。因為庭園是出入住所的必經之路，所以我們有時會在這裏碰見三伯父。

有一次，三伯父到我們家裏來坐，與家母閒談間見到七哥，便指着他對家母說：「這孩子的額上有水印，這是會遇溺的記號。」不用說，後果就是母親下令不許我們學游泳。那時我們年紀小不懂事，管他甚麼水印不水印，背着母親偷偷地去進行這個我們喜愛的水上活動。因為三伯父的一番說話，令我們不能堂堂正正地去學游泳，七哥當時心懷怨恨。

成年後，七哥已是個身高逾六呎，外表相當英俊的男子漢，很得女士們的青睞。聽說曾有一富商的小妾對他有意，但他不為所動。早年他曾替九弟鴻燊工作，後來自立門戶，在廣東江門發展他的事業。因為業務的關係，他經常要到澳門、廣州、上海等地辦事。

聞說有一次，他在上海隨朋友去算命。那算命先生看了七哥的出生時辰八字，便砌辭推搪，請七哥過了二十八歲的生辰後才再去找他。

一九四五年初，我丈夫啟德遇難後，我跟隨家姑四太，帶着未滿兩歲的女兒紹漣，從澳門遷到廣州居住，因為夫家的主要物業都在那裏。

那年初秋的某一天，七哥因為有公事到廣州辦理，順道來探望我們。七哥到訪時我恰巧有事外出未返，他便在我家耐心等待。我很晚才回來，見到七哥，真是喜出望外。一來是我倆小別重逢，二來是我有事求他而他來得正好。當時我們一家人搬到廣州不久，手上的現金不多，但又急需一筆錢來修葺一間被戰火摧毀的店舖。剛好七哥到訪，我便向他借所需的修葺費用，約二千二百餘元。在當時，這筆錢不算是小數目。七哥對四太說：「倘若是別人問我借錢，我必定一口拒絕。但這次，因為是我最疼愛的八妹問

我，在我能力範圍之內，她想借多少都行。」但他告訴我必須盡快把這筆錢償還給他，因為他遲些需要應用。我當然答應。七哥回到江門後寫了一封信給我，直到現在我還好好的保存着。

跟着數月後的一個晚上，我睡覺時得到一個夢，在夢中有一侏儒交給我一個白色的鞋盒蓋。只見盒蓋的右上角給撕去了一層面紙，露出下面黃色的底紙來，仔細一看，在白色的那部份，上面寫着：「特來告汝知，汝兄鴻韜經已往港逝世。此生無見面之期。他此次遇事，皆因他倔強成性，不然不須早赴閻羅宴。炎先生①上。」我在夢中大慟，哭醒過來。想想夢境，又繼續哭個不停，整個枕頭濕淋淋地沾滿我的淚水。

翌日早上，我將夢境告訴四太及家中的傭人。她們都極力安慰我，說：「這只是夢境，七舅爺吉人天相，不會有事的。」我沒有理會她們，因為我心知肚明這是閻王給我報信，卻又但願這不是真的。情緒稍為平靜下來後，我立即修書寄到江門給七哥，告訴他店舖快將修葺妥當，而我亦準備好償還給他的那筆錢，請他有空便到廣州來一趟。

大約是一星期後，我收到一封從我香港娘家寄來的信，告訴我七哥不幸遇難，還附上一段剪報，上面報道有關的情形。原來七哥在出事當日赴黎姓姻親的約，準備從澳門

乘船到香港。直至船啟動時還未見黎姓姻親的蹤影。於最後一刻七哥大步一跨，及時踏上那艘已經開始離岸的船。當船航行到水流很急的九洲附近時，預先混在乘客中的賊匪突然發難，用槍指嚇眾乘客要逐個搜身搶掠。七哥因為身懷九弟託他帶到香港的一張面額一萬元的巨額票據，不願就範，突然衝到船邊「噗通」一聲連同隨身衣物一起跳入海中。當時有一強盜想開槍射殺他，但強盜首領加以制止，說：「我等只是求財，不想害命。海水那麼冷，看情形這傻小子都是活不了的。」當日是農曆十二月廿一日，天氣嚴寒。九弟曾於事後情商軍艦協助搜索，但遍尋不獲。

看了這封家書後，我哭得死去活來，不能接受從此失去七哥這事實。憶起七哥早前曾對我提及家母屢次向他吩咐，說他平日喜好玩樂，囑他不要因此而負累九弟，而他則回應他不會這樣做。言猶在耳，而七哥已離開人世。我在猜想，假如七哥不是那麼性急而留下來等姻親，寧願錯過那班船，又或者他明白「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而肯乖乖地就範，寧願放棄身上的貴重財物，他的命運會不會改變？後來我又想起兩句話，就是：「閻王要你三更死，未許留人到五更。」不禁長歎一聲「奈何」，繼而淚如雨下。

在我生命中佔重要地位的兩個親人——一個是我的丈夫啟德，而另外一個是我的

哥哥鴻韜——他們湊巧地在家中同是排行第七，又湊巧地都是在海上遭逢不測而英年早逝。這是我的雙重不幸。啟德享年未滿廿五歲而七哥遇難時還差數月才足廿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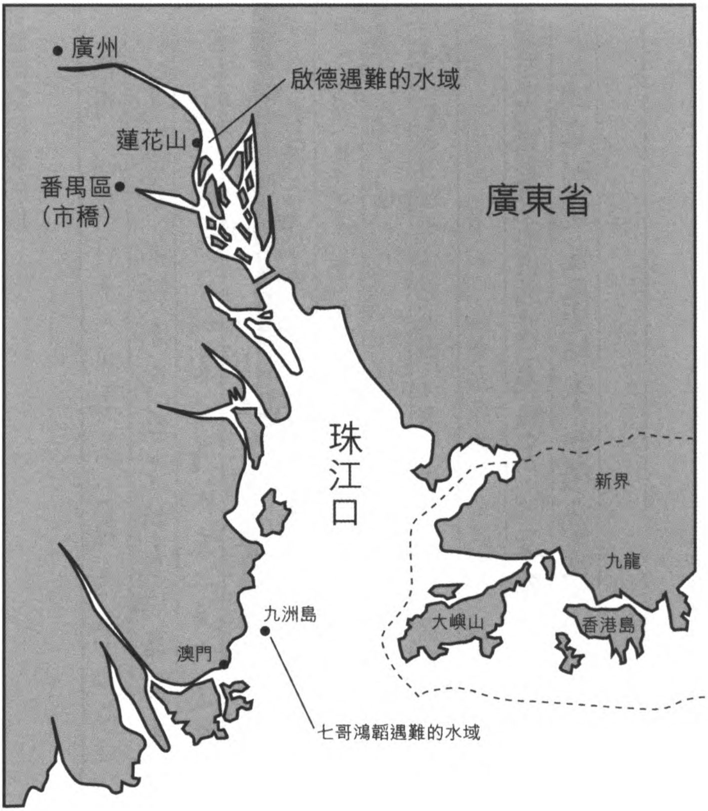
後來，我覺得七哥走時年紀那麼輕，沒甚麼機會孝順父母，便將我準備償還給他的那筆錢，悉數交給家母，當為七哥孝敬父母親的禮物。

七哥啊七哥，你現在身在何方？知不知道你的八妹直到現在還是在心坎裏惦念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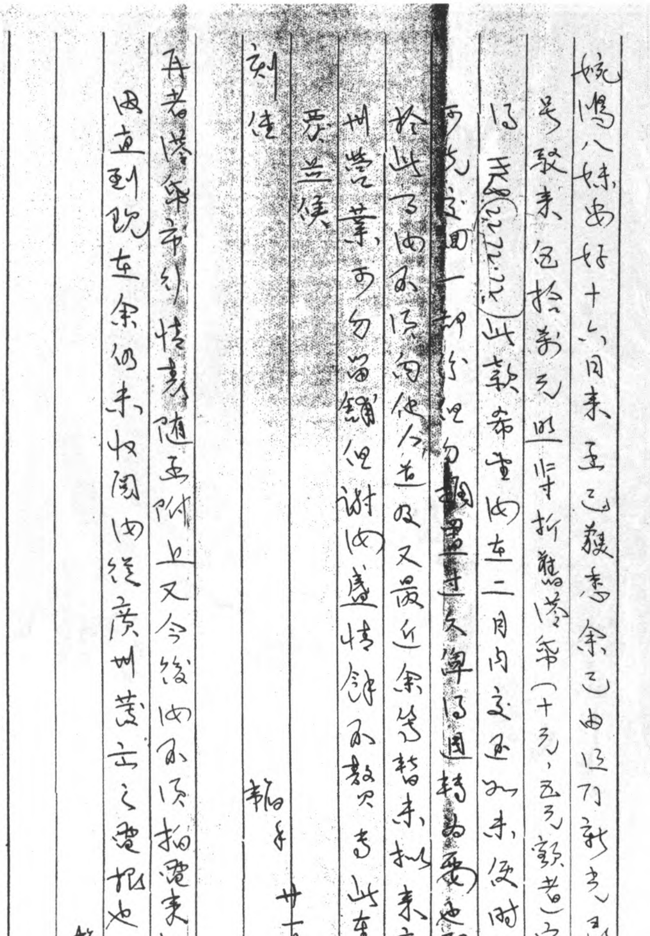
註譯：

① 「炎」字本應是「閻」，但在夢中所見卻是「炎」。

珠江三角洲簡略地圖



七哥當時寫給我的信



婉鴻八妹如好：十六日來函已獲悉。余已由[illegible]新先生以
另發來，包括拾萬元的時折離港幣（十元、五元額者）實，
還[illegible]此款希由本年二月內交還，如未便時亦
可先送回一部分，但勿觸犯海關，因精為要也。閱
於此可由不須向他人者道及。又最近余等皆未擬來廣
州營業，可勿留鋪，但謝如盛情，餘不一一。此布
並候
刻佳
韜手 廿一日

再者，港幣市價情形隨函附上。又今後如不須指點來此，
因直到現在余仍未收到如從廣州寄去之電報也
韜又識

婉鴻八妹安好十六日來函已獲悉余已由江門新光銀號駁來伍拾萬元照恃

折舊港幣（十元，五元額者）實得HK$（2,272.72）此款希望汝在二月內交

還如未便時亦可先交回一部份但勿擱置過久俾得週轉為要也關於此事汝不須

向他人道及又最近余等暫未擬來廣州營業可勿留舖但謝汝盛情餘不贅尊此奉

覆並候

刻佳

韜手廿一日

再者港幣市行情表隨函附上又今後汝不須拍電來此因直到現在余仍未收

閱汝從廣州發出之電報也

韜又識

照水碗

啟德與我，在香港淪陷後結婚，婚後在香港和他的家人一起居住。不久，我們闔家移居澳門。啟德遇難後數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因為馮家的大部份產業都是在廣州，我便帶着紹漣，跟隨四太搬到那裏去，住進馮家在西關地區的一所大宅。

自此之後，四太娘家的親戚，便經常從鄉間到來探望她，並且在大宅小住。四太的弟弟，即我的舅老爺，便是常客之一。我們居住在香港時，四太養有一隻八哥，最擅於模仿人家說話。奇怪的是，每當舅老爺到訪，牠都會對他說：「你來做甚麼？你來做甚麼？」

事件發生時，紹漣大概是四、五歲，已經讀幼稚園。她雖然年紀小小，但聰明活

潑，口齒伶俐。

當時，四太的姪女從鄉下來探望她，已經在大宅住了數天。我的這位表姑娘，那時已經腹大便便，將近臨盆。所以我奇怪她為甚麼甘冒在途中產子的風險，而偏偏要在這個時刻，來到廣州探望四太。加上她神色有點鬼祟，行動又閃縮，所以我對她存有戒心，懷疑她有不軌的企圖。

這位表姑娘，在我們家住了數天，臨走時告訴四太，她丟了一隻價值達八、九百元的足金指環。在當時來說，這不算是個小數目。表姑娘為了這件事而哭哭啼啼，所以四太打算賠償給她。

我雖然對她有所懷疑，可是苦於缺乏證據，不能對她有所指控。經考慮後，我為了息事寧人，自告奮勇，說由我賠償。並且問明表姑娘她所失去的指環的重量，準備到金舖去買一隻重量相等的指環賠給她，而她亦已同意。

怎知傭人亞銀對我說：「少奶，妳不能這樣做。雖然妳肯，但亞笑與我不肯。我們不同意妳的做法。」

我問：「妳們為甚麼不肯，又不用妳們付錢。」

亞銀答：「如果妳賠，便會影響我們的聲譽。」

我問：「怎會影響妳們的聲譽？」

亞銀答：「因為這隻指環是在我們家失去的，如果妳賠，不就是等於默認是我們偷的？所以不能賠！」

我問：「那我該怎辦？」

亞笑說：「一於拉她去照水碗！」

我問：「甚麼是照水碗？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回事。」

亞笑說：「照水碗，就是用水碗照出真相。我知道那裏有得照。」

當時，我心想這可能是一件無稽的事。但是因為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只好姑且一試，所以便同意照辦。但亞笑告訴我因為小孩子才可以參與其事，所以我必須帶我的女兒同往。

那天，剛巧紹漣的幼稚園同學黃咪咪到我們家來玩。這小女孩跟紹漣很要好，她倆經常一起玩耍。所以紹漣嚷着要帶黃咪咪一起去。

結果，我們一行七人（四太、表姑娘、亞銀、亞笑、黃咪咪、紹漣，以及我自己）

便起程，乘坐公共汽車，到廣州市郊的一個鄉村去。車程約數十分鐘，便到達目的地。

由亞笑帶路，進入鄉村。只覺得這裏空氣非常清新，不時還見到牛隻在村內走動。

我們來到一間茅舍面前，亞笑帶我們進去。只見有一老者在內，坐在椅子上。

他問：「你們來做甚麼？」

亞笑回答：「我們來照水碗。」

商議好收費後，老翁問：「為了甚麼事？」

我回答：「失物。」

我表示想參與其事，可是老翁說：「因為妳是成年人，只可旁觀，不能參與，但妳的女兒則可以。」

那時，老翁拿了一隻陶瓷做的特大號湯碗出來，裏面注滿了清水，放在桌上。他坐下來，向紹漣招手，說：「妳過來。」她照做。其餘的人在旁邊觀看。

只見老翁左手握拳，豎起大拇指，向外扭轉手腕，橫放在水碗上方，使拇指的反面向上呈露。手背距離水面大約一吋左右。他示意紹漣集中精神望着他的拇指。

他問：「妳看見甚麼？」

她答：「很像是一個大銀幕。」

因為我曾經帶她去看電影，所以她知道甚麼是大銀幕。但當我聽見她說在老翁的大拇指上看見一個大銀幕，我便很驚訝。

「妳繼續。現在看見甚麼？」

「我看見我們住的那間大屋。」

「現在呢？」

「看見我們所住大屋的屋頂。」

停了一會，老者說：「現在看見甚麼？」

紹漣答：「你叫我下去，我便下去。我現在是在嫲嫲（廣州話對祖母的稱謂）房間外面的那間房。」

「甚麼房？」

「平時嫲嫲在這裏洗澡。」

「裏面有甚麼？」

「嫲嫲洗澡用的大鐵盆。」

「還有甚麼？」

「有一個面盆。」

「還有呢？」

「現在看見一個大肚的女人。」

我瞟了表姑娘一眼，察覺她神色有點兒慌張。我仔細的看那老翁的拇指，居然見到一個孕婦的側影，因而嚇了一跳。

「大肚的女人？」

「是。這個大肚的女人現在剛剛洗澡完畢。」

「她有沒有穿衣服？」

「她現時正在穿上衣服，她的腳現在穿上木屐。」

「還有甚麼在房間裏面？」

「嫲嫲的缸。」

「甚麼缸？」

「深棕色的缸，上面有張紅紙，有個『福』字。」

紹漣因為已經上幼稚園，認得這個「福」字，但她不知道那是一個米缸。

「這個缸怎樣？」

「沒有甚麼。」

「現在怎樣？」

「先前的大肚女人，現在從那扇門進入嫲嫲的房間。」

表姑娘這時顯得很驚慌，臉色都變了。

「然後怎樣？」

「她蹲下來。」

「蹲下來做甚麼？」

「原來她從口袋裏掏出一隻指環，放入嫲嫲的五屜櫃下面。」

聽見紹漣這樣說，四太立即把表姑娘捉着。

這時，亞銀及亞笑異口同聲的說：「正如我們所料。」

因為她的欺騙行為敗露，表姑娘垂下頭來，不敢發言。

我們付過費用之後便回廣州。依我的記憶，這老者的收費很是低廉。

在路上四太顯得非常憤怒，因為姪女的卑鄙所為令她蒙羞。一回到家，她便立刻走進自己的房間，蹲在五屜櫃的前面，用手向櫃下的空間摸索。因為摸不着甚麼，便趴在地上往櫃下面張望。原來那隻所謂「失去」的金指環，果然在五屜櫃的下面。

即時，證據確鑿，拆穿了她姪女的「西洋鏡」。

想表姑娘必定是覺得不好意思，以及少不免被四太責罵一番，所以於事後立即離開，回鄉下去。

到目前為止，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接觸到「照水碗」。直到如今，我還是覺得它不可思議。因為我們不見老翁在照水碗之前舉行任何儀式，我相信他必定是一個懷有特異功能的奇人。至於為甚麼紹漣能夠像看彩色電影般目睹事發的過程，而我只能夠見到一個孕婦的側影，我猜這是因為孩童的心態比成年人純真，未被「大染缸」所污染。

事後我一直沒有聽到其他人提起這個奇異的玩意。很可能它已經失傳。否則，它的存在應該是一件好事。因為憑着它，無頭公案便可以輕而易舉被偵破。

當初我丈夫啟德與我相識時，我並沒有留意他家中的經濟情況，因為這不是我選友的條件。所以，後來他邀請我到他在香港的家去坐，我看見他家中的擺設，比較我家的差很多，我也不以為意。直到我們訂婚後我才知道他的父親原來非常富有，因為營商得法而致富，大部份的物業在廣州，以及有少許在香港。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家翁，因為在我認識啟德時，他已去世。當時，除了在香港堅道的祖屋之外，其他的物業早已分了家。

在嫁給啟德之後，我並沒有干預他的財政，也沒有問他拿零用錢。我剛巧承繼了祖母少許的遺產，所以當時不愁沒有錢使用。啟德在最後一次出門之前，才拿出他名下物業的地契交給我保管。在他遇難後，我帶着還未滿兩歲的紹漣，追隨家姑四太從澳門搬

回廣州居住，因為啟德所承繼的物業，大部份在那裏。

生活安頓下來後，我便着手看看有甚麼可以替馮家效勞的地方。四太讓我開始管理啟德名下的物業。有些耕地，本來是有人代理收租的，因為管理不善，所以收回由我自己管理。有些因為戰亂被摧毀的店舖，必須重建或修葺，我都一一處理妥當。每月所收到的租金，我都悉數交給四太，由她分配少許給我作為零用。

過了數年，我決定送紹漣到香港去唸書，而四太也寧願到香港居住。所以她倆，以及傭人亞銀，便搬回香港，住在港島堅道馮家的宅第。當時還有其他馮家的家族住在一起。至於我，則以廣州為家而時常往返廣州、香港之間。我曾經向四太建議，變賣啟德名下在廣州的物業，將所得的資金轉而投資在香港。這樣，我便可以專心在香港照顧紹漣。無奈四太堅決反對，說祖業不能變賣，必須要守。我不想和她爭執，所以只好放棄這個念頭。現在回想起來，倘若我當時堅持己見，她的一時不快會在日後換取到龐大的投資回報。

一九四九年，我離開廣州，到香港去會晤久違了的四哥鴻威。他當時本來住在越南的西貢市，這次回港探親，我便藉此機會去見見他。我在香港逗留期間，剛好新中國

成立了，廣州由共產黨政權領導。由於紹漣在香港讀書，我便決定留在香港定居。至於啟德名下在廣州的產業，以及一些我心愛的油畫，只好暫時留下。這時我們只能靠在香港九龍區的一幢物業所收到的租金過活。因為租金不多，僅可以應付我們日常生活的開支。為了日後能過一些比較充裕的生活，我進修「教外國學生英語的高等教育文憑」，使我後來有足夠的資格以教書為職業。

結果，我在三十四歲時執起教鞭，在金文泰中學教英文。這是我生平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如是者平平穩穩的過了七年。然後我轉到教育署的英文部擔任視學官。因為要供養四太，且要照顧四小姐一家大細的生活，加上自己及紹漣的開支，我的擔子可不輕，且沒有多少積蓄。

紹漣在拔萃女書院中學畢業後，繼續在本校修讀中六課程，但她有意到外國深造。無奈我當時的經濟情況，沒有足夠能力供她留學。

幸好當時我的九弟鴻燊有一個為家族而設的獎學金制度。凡是何家子弟，有學習能力而又有意到外國或在香港讀書的，都可得到全費資助。因此，紹漣便向她的九舅父提出要求，他一口便答允。但我心想，供書教學本是父母對兒女的責任。身為紹漣的母

親，在這方面我必須盡力而為。所以我只接受九弟一半的資助，餘款由我負責。學費方面解決了，紹漣便申請到被譽為「美國十大學府之一」的Cornell University（康奈爾大學）去進修，有幸被錄取。

在一九六二年的暑假過後，她便收拾行裝，準備出發。在那個年代，香港學生放洋留學，大多數是乘搭越洋輪船前往。因機票票價非常昂貴，只有少數學生乘飛機前往。恰巧紹漣有一位同班的同學亦為何家姻親麥桂玲，及紹漣的表妹謝昆華，也是在暑假後到美國留學，所以她們三人便決定結伴同行，乘坐美國總統輪船到美國西岸去。

我當然捨不得紹漣，但是為了她的前途，我必須忍受分離之苦。算算日子，她應該在中秋節前到達三藩市，稍作逗留然後轉乘內陸機到美國東岸去，向她準備就讀的大學報到。

送走了紹漣，我便收拾心情，專心投入我的教育工作。

在中秋節前大約十天左右，有一天晚上睡覺時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是接近黃昏的景象。太陽快將下山，但它發出餘暉，所以我還能夠清晰地看見身旁的景物。我一個人在一處沒有人煙的地方，發覺自己正在開始登上一條長而闊的大石階。從石階的最低一級

往上望，見不到盡頭。我大概上了兩、三級便停下來視察一下身邊的環境。石階的兩旁種滿松樹，高聳入雲。生平從未見過那麼大的松樹。我能夠清楚看見那些濃密而粗壯的松針，在微風中輕輕搖曳。還有那些松果，比人的拳頭還要大。對我來說，這些松樹像是站崗的哨兵，在保衛着這片我心目中的「聖地」。倘若這情形發生在現實生活中，我會覺得迷惘並且立即尋求協助。可是，在夢境裏，我整個人像是沐浴在一種使我溫暖又寧靜安詳的感覺之中。我有如置身仙境，而心醉神迷。我舉頭望天，只見有幾線強烈的光芒，在雲與雲之間照射出來，使我心中充滿希望與鼓舞，認定這條大石階必定是通到天上去的「天梯」。我繼續拾級而上，擺脱在塵世間的所有枷鎖，向我的目的地——天堂——前進。正在登「天梯」的途中，我突然醒來。想起夢境，覺得它必然是一個好徵兆而滿心歡喜。

在那個年代的香港，中秋節當天是公眾假期。所以在中秋節翌日，我要去上班。那天早上，我很早便突然醒來。雖然睡覺時沒有做夢，但醒來時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令我有點兒困擾，但我如常上班。

下班後，我本來是約了好友盧寶貞和她的丈夫鄺顯光去玩Tombola（粵語譯音泵波

拿，普通話譯做「擔保樂」）。這是一個用數目字來攪珠的有獎彩票遊戲。我們經常一起去玩。這天我下班後打電話回家看看有沒有特別事情。傭人亞銀告訴我早些時收到一封電報，我便告訴寶貞我必須回家看電報，不和他們去玩泵波拿了。寶貞說這一定是紹漣抵埠後報平安的電報，沒有必要回家去看。但是因為我早上曾經有不祥感覺，所以我決定回家看電報。

當拆開電報一看，嚇得我魂飛魄散。電報的內容是：「YOUR DAUGHTER HERE THIS HOSPITAL CRITICAL CONDITION」（妳的女兒在此醫院情況危殆）。發電報的是美國加州Oakland（音譯奧克蘭市）的Highland Hospital（直譯作高地醫院）。真是「晴天霹靂」！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的胃立即產生痙攣，腦海一片空白。唯一能夠想到的便是要馬上找五姊。但是腦袋失了憶，平時記得滾瓜爛熟的電話號碼，突然記不起來。雖然後來也找到五姊，她立刻趕來安慰我，又陪我到大東電報局去打長途電話給醫院了解情況。剛巧當天香港天文台曾掛風球，以致長途電話服務一度中斷。這時服務剛剛恢復，但要打電話的人，大排長龍。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唯有懇求排在最前的人讓我們優先使用電話。

聯絡上主診醫生後，他告訴我紹漣因為牽涉在一宗嚴重車禍中，右臂受重創，同時身體多處受傷，恐有性命之虞。我因為驚慌過度，很多細節都聽不清楚。最後，他說如果必須切除紹漣的右臂，他會打電報通知我。為了方便聯絡，我把我的工作地址及電話號碼給了他。當天晚上，我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

翌日早上，回到辦公室時已收到一封電報。我驚慌得整個人不能動彈，差點兒要暈過去。我沒有勇氣拆開那封電報，唯有請我的同事李漢榮代勞。原來電報的內容說雖然紹漣的右臂暫時仍然可保留，但她仍然有性命之虞。

驚魂稍定，我立即向上司請了六個星期無薪假期，安排去美國照顧紹漣。五姊恐怕我無法單獨去應付這個艱苦的旅程，所以與她丈夫商量後，便向她任教的學校請了一個半月無薪假期，陪伴我到美國去。於是我倆立即辦理到美國的緊急簽證，及購買機票。然後我向九弟借了一筆錢用來應付我和五姊這一個半月的開支。簽證辦妥後便立即出發。

至於我們在美國奧克蘭的居住問題，五姊在出發前已安排妥當。她認識在當地的一對年輕華人夫婦。五姊經長途電話聯絡上他們。這對夫婦當時有一個嬰兒，正需要找人照顧。他們同意讓五姊和我暫時在他們家裏寄居，條件是五姊要在這期間當嬰兒的保姆。

在飛機上我因為擔心紹漣的情況而極度焦慮和情緒低落，既沒有胃口吃東西，也睡不着。一心想着早些飛到紹漣身旁。五姊鼓勵我振作起來，又力勸我吃點東西，説否則我抵埠後沒有精力來照顧紹漣。我聽她的話勉強吃了些食物，但猶如嚼蠟。我努力祈求我的女兒能夠逃過鬼門關，又盤算見到她之後我要作出甚麼適當的反應。我告訴自己無論情況怎麼壞都一定要保持鎮靜以及勇敢去面對。同時在她面前盡量不要哭泣。因為她已在抵受着肉體上的痛楚，我不能讓她看見我流淚而令她心中更難受。

抵埗後，我們乘坐的士前往五姊的朋友家。放下行李，稍微梳洗一下，便立即到醫院去。因為朋友沒空駕車送我們，我們問清楚乘坐公共汽車的方向及路線便上路。原來乘公共汽車的路，跟駕車前往的路，並不一樣。我們依指示在醫院附近的車站下車，然後步行往醫院去。

甫踏入醫院的範圍，前面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整個人驚訝得不能自已。眼前所見的，竟然就是我數天前在香港的夢境！周圍的景象，那條大石階以及它兩旁的巨大松樹，都如夢境中一模一樣，而現實的時間，亦和夢境中的差不多。我把這件事告訴五姊，她也驚訝不已。我休息了片刻，才能與五姊一起拾級而上。原來在石階的一半路

上，右邊有一條小路直通高地醫院。前幾天使我滿心歡喜的「仙境」，以及「天梯」，原來是這個車禍「噩夢」的隱蔽先兆！想不到這條石階是我往後六個星期每天必經之路。我慶幸我的女兒能夠在這個祥和的地方，接受治療以及養傷。

在進入紹漣的病房之前，我深呼吸了一口氣，又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靜。推開病房的門後，我不禁問自己：「那個躺在病床上被繃帶包紮得像半個木乃伊的，就是我那可憐的女兒麼？」我們走近她的病床，見她除了半身包紮着繃帶之外，左臂還插上靜脈滴注器，咽喉開了一個孔，孔中插了一條窄窄的喉管。她的臉沒有半點血色。看見她這個樣子，我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我的心情，就是「肝腸寸斷」。我這時已熱淚盈眶，但還能勉強抑制自己。見到我們，她的臉綻出一個微弱的笑容。她說不出話，因為一張口便會牽動那咽喉的孔而產生痛楚。我叫她不要說話，並告訴她我現在和五姨母一起來探望及照顧她，將會逗留一個半月，讓她專心養傷，其他的事情不要想。然後，我把她母校（香港拔萃女書院）的校長Mrs. C. J. Symons（音譯西門氏夫人）託人交我帶來給紹漣的一封信，當面拆開，讀給她聽。可是只讀了數句，我已哽咽得不能繼續，只好把它交給五姊替我讀下去。當紹漣的視線轉移的時候，我便連忙用手帕偷偷擦眼淚。因為主診

醫生已下班，我唯有等翌日才能會晤他，以了解紹漣的情況。

五姊的朋友安排我倆住在他們家的一間小客房。房中只有一張單人床。我倆唯有擠在一起睡。雖然我因為旅途勞累而疲倦不堪，但我沒法入睡。思前想後，不禁問自己，為甚麼我的命那麼苦？為甚麼我女兒的命又那麼苦？她只有歲半便失去了她的父親，八歲時被四隻狗襲擊而受傷。而現在，她又不幸因車禍而受了重創。那次被狗咬重傷的，又是她的右臂。現在想起來，如果是借用佛家的術語，她的右臂，是「災劫臂」。因為我翌日還有很多事情要到醫院去辦理，所以我唯有吃安眠藥令自己入睡。

翌日清晨，我便到醫院去，而五姊則留在家中照顧嬰兒。我探望過紹漣後，便被安排去會晤主診醫生。見面後他把紹漣的傷勢告訴我：她的左邊頭皮給擦掉了一大塊，頭骨破裂，但慶幸腦袋沒有積血。六條肋骨折斷，插入肺部，右臂大部份的皮膚、肌肉、血管、以及腱都給削去。身體的其他地方，傷痕纍纍。有一小組專科醫生，正在努力搶救她的右臂。如果情況不能有所改善，便要把這條臂膀切除，否則她會有性命之虞。我聽了之後，呆若木雞，要主診醫生安慰一番才能離去。

隨後，我便每天都到醫院去陪伴及照顧紹漣，又不斷鼓勵她。而五姊繼續留在家中

照顧朋友的嬰兒。有空時我還要幫忙做些家務。有一天，因為五姊正在忙於照顧嬰兒，我便嘗試去煮午餐。當時我只會做蛋糕，其他烹飪，一竅不通。因為解凍不夠，我煎出來的牛扒很難入口。主人家夫婦吃了兩口便吃不下去，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後來，我還是讓五姊去煮飯，而我則幫忙做其他雜務，例如清潔及打掃。

有一天，當我去探望紹漣時，發現居然有蠅蛹在她右臂的腐肉上鑽動，嚇了我一跳。蠅蛹跌下來時嚇得紹漣呱呱叫。護士每天都用雙氧水替她清洗右臂的腐肉，以達到消毒的效果。雙氧水所釋放出來的氧氣，把紹漣的長髮漂成金黃色。

不久，紹漣的情況逐漸好轉，更度過了危險期。醫療小組決定替她做皮膚移植手術，從她的大腿割下皮膚，移植到右臂上去。當然，這樣會擴大傷口面積及增加痛楚，但這是最有效的醫療方法。為了減少她的傷口面積及痛楚，我提議從我的大腿割下皮膚移植到她的右臂上去，但不被接納。因為這樣做有可能產生排斥的現象而使情況更複雜。手術後，紹漣的一雙大腿及右臂給紮上繃帶。她躺在病床上稍微移動一下，繃帶便會出現沁血的情形。捱過了這段日子，她的右臂最後終於痊癒了，雖然手臂大部份只是皮包骨，以及疤痕纍纍。

後來聽說車禍的發生過程是這樣的。紹漣和她的同學桂玲以及表妹昆華一起乘輪船從香港出發，在到達三藩市之後，表妹昆華被親友接走，紹漣被一位住在當地的姓謝舊同學接到她家裏去。這同學住在鄰近的Berkeley（音譯卜其利市）。而桂玲則被接送到居住在鄰近的奧克蘭市的親戚家中。翌日適逢中秋，紹漣被邀請到桂玲的親戚家去共度佳節。當天下午，本來是由桂玲的哥哥駕車到卜其利市去接紹漣，但她哥哥的一個美國籍同學想借用她哥哥的汽車，所以她哥哥便請他同學先到卜其利接紹漣回奧克蘭親戚的家，然後他便可以把車子借去用。於是桂玲和她哥哥的同學一起從奧克蘭出發到卜其利接紹漣，回程時三個人一起坐在前排。在快要到達目的地時，車子經過一個十字路口，突然有一輛大貨車向他們衝過來。因為兩輛車子的車速都很快，他們知道是沒有可能閃避，所以紹漣和桂玲都拚命捉緊汽車前面的標板。而駕駛汽車的青年，在電光火石間一念之仁，急忙把軚盤扭轉，使他的那一邊車身承受大貨車的衝撞。之後便是「砰」的一聲巨響。因為撞擊力巨大，他們所乘汽車的門全部飛脫，三人被拋出車外。紹漣和桂玲都即時失去知覺，躺在地上。桂玲在救護車到達之前已甦醒過來。她坐起來後發覺她身體無大礙便爬起來視察現場環境。一眼看見那駕車的青年已肝腦塗地，知道他是活

不了。而紹漣則倒地不起，右臂血肉模糊。在救護人員到來時紹漣已甦醒。在被抬上救護車時，她對救護人員說：「Please tell my mom I am OK.」（請告訴我的母親我無礙）。在急症室中，桂玲聽到紹漣大聲叫痛，又說寧死不願把右臂切除。

當初桂玲和紹漣每人都從香港帶了一件短皮褸到美國。那時已是陽曆九月中，當地的天氣已轉涼。桂玲因為怕冷而在當天穿上皮衣，但紹漣只帶着皮衣而沒有穿上。所以當她被拋出車廂之時右臂被已沒有了門的門框削去大部份的皮肉。三人在幾秒鐘前活生生的並排坐在一起，但一刹那間已是陰陽相隔。三人分別有不同的命運：一死，一重傷，一輕傷。

在翌日的香港《南華早報》，都有登出這則新聞，以及一幅照片。照片中顯示躺在地上的紹漣，而桂玲站在她身旁陪伴。

事後發現，下列數點是有可能導致這宗致命交通意外的原因：

1、那駕車的青年，當天稍後將會與一女朋友有約會，可能因此而超速駕駛。

2、當地人都知道那個十字路口是個交通黑點。在附近某些地方經常有樹枝及樹葉遮擋駕駛人士的視線。本地人都會特別留神。但因為駕車的青年來自美國另外一個州，

他很可能不知道這點。

3、如當時的其他車輛一樣，車裏沒有安全帶設備。

4、駕駛汽車的青年，並不熟識那部汽車的性能。

下列數點，乃紹漣在不幸中之大幸：

1、當時三人所乘坐的是一部名為Osmobile的汽車，車身比較大型及堅固。倘若是一部普通的小型汽車，三人已一同上黃泉路。

2、駕車的青年，一念之仁，把軚盤扭轉，否則死的是桂玲及紹漣。

3、汽車在碰撞後，反彈撞上一輛警車的尾部，因而驚動車中的警員，及早召喚救護車到達現場。

綜合上述的資料，我知道我女兒的命是撿回來的。那死去的青年，據說是家中的獨子。我真替他的父母難過。桂玲在多年後講述這車禍時，猶有餘悸。她雖然在事發時只受輕傷，但心理上所承受之巨大衝擊，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話說回來，當紹漣離開香港之前，我曾叮囑她要購買保險，但她說到大學報到時才購買。這真是個不明智的決定。所以遇上這次車禍，她得不到保險賠償。為了解決龐大

的醫療費，我去會見醫院的一位高級行政人員。我告訴他我的職業，月薪，以及我的每月開支。這人很和氣，又説我夠坦白，最終他同意接受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支付。

在奧克蘭逗留六個星期後，五姊與我按原定計劃回香港，而紹漣則繼續在醫院的康復中心養傷，直至她完全康復後才回家。這時她的右臂不能用力，右手不能拿筷子，用筆寫字則勉強可以。

雖然我平時反對美容矯形，但因意外受到嚴重傷殘的情況，則作別論。這時因為紹漣右臂的外觀非常嚇人，我建議她接受整形手術，這樣對她自己，以至她周圍的人，都有心理上的好處。無奈她不肯接受，到夏天時非但不穿長袖衣服，反而穿上無袖的衫，把右臂像戰利品一樣展示。在街上走時，使途人側目。直至很久以後，她才改變初衷，在夏天都穿上長袖衣裳。

對一個只有十九歲，前程似錦的少女來説，這宗嚴重的車禍發生在她身上，畢竟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它所產生的衝擊，直接影響她的一生。在這裏我必須稱讚我的女兒。她拿出無比的勇氣去面對而不怨天尤人。在醫院時要抵受傷創以及手術所帶來種種的肉體上和心靈上的痛苦。康復後無論在學業、事業以及社交上，她都面對困難。她不

但克服了車禍所帶來的身體障礙，還克服了更重要的心理因素。在那個時代，心理輔導並沒有現在那麼成熟及普遍。一切都靠她自己堅強的意志。她不但不自暴自棄，而且是殘而不廢，積極面對人生。在接着的學年，到康奈爾大學就讀建築系，直至畢業為止。其間有些科目還取得優異成績。後來因為興趣的關係，她自學成為肖像畫家及雕塑家，成績斐然。我為她的成就感到自豪。

及後，她參加各類嚴格的體能訓練，藉此強身健體。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她氣力之大，平常人都不及。她走路的速度，很少人能趕得上。

我想在這裏提一提兩件與車禍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

（一）

在紹漣傷癒回港後，我曾陪她到「鐵板神算」董慕節先生處批命。批命有分大批、中批以及小批，這是代表不同程度的細節。很久以前，董先生曾經替紹漣做了小批。

而那次我們要求做中批。批命的過程是這樣的：我提供了紹漣的「八字」（即陰曆的出生年、月、日、時四柱）。董先生用算盤計數，每得一數我便把它寫下，然後翻查由他所提供的一套古書。書中有大量的數字，而數字下面列出相關的句語。這些抄下來的句語，連續起來便成為紹漣的批命紙。以下的三件主要事項，已當場證實準確。第一，它說紹漣的母親（即我）姓何。第二，它說紹漣在八歲時不幸被狗咬傷，也是命中注定。第三，它說紹漣在十九歲時經過舟車之險，思來寒心，以後光陰已是第二世人。

當時，紹漣與我面面相覷，對面前那張批命紙，驚訝不已。

（二）

在一九六二年，我本來已向我任職的教育署申請到英國去深造。因為紹漣的車禍，我被迫擱置申請。到翌年，我申請成功，準備到英國去。我當時有一想法，就是要求不乘搭飛機而改乘輪船。如果獲批准，我便可以和女兒一起乘船去英國，然後她稍後時間從英國乘飛機到美國入學。這樣一來，我倆可以作海上遊，藉此沖淡她因車禍所承受

的種種身心創痛。二來我倆可以單獨相處一段比較長的日子。自從車禍之後，我更加珍惜紹漣和我相處的一分一秒。當然，紹漣的旅費以及所有相關的額外費用，全部由我負責，所以教育署沒有半點損失。我向當時的教育署長陳情及申請，無奈不被接納。失望之餘，我到一位名叫Mrs. Old（簡稱作O夫人）的女士處去算命。她用紙牌占卜。奇怪的是，她告訴我紙牌顯示我一定會和女兒一起乘輪船到英國，而我亦一定會成功考取文憑。

後來，果然有貴人相助，使我的願望成真，能夠和女兒一起在海上旅遊，以及在英國相處一段日子，度過愉快的時光。我後來亦真的在英國順利考取到文憑。

令人更加驚奇的，是這次的海上旅程，我的誼父H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我還未結婚之時，他已在水晶球中看到一切。

在另外的一次算命，O夫人告訴我，我的女兒在她十九歲之後，便會與我聚少離多，這後來都應驗了。我女兒與我的緣份比較「薄」，而這似乎也是注定的。

碟仙

一九七零年中的某一天，我應邀到一位姓蔡男同事的家中吃下午茶，出席的還有數位同事及晚輩朋友。

吃過下午茶後，主人家拿出一張滿佈中文字的紙張來，提議一起來玩「碟仙」。英文版本的同樣遊戲我以前玩過，但我對它的靈驗性有所懷疑。因為只得二十六個英文字母，每當小碟子行到「Y」字時，人們不期然以為這是代表「YES」（「是」的意思），行到「N」字時，又以為是代表「NO」（即「否」的意思）。至於中文碟仙，我未曾參與過。

把這張滿佈中文字的紙張鋪好在圓桌上之後，主人家便把一個小小的瓷質醬油碟反

轉過來，在它的邊緣用油性箱頭筆畫上一個與碟邊成九十度直角的箭嘴，箭嘴的尖端剛好在碟邊。接着便把碟子底部朝天放在那張紙上。主人鄭重其事的告誡在座的人在玩這遊戲的時候，只管是當做與碟仙交談，而千萬不可以把碟子反轉，否則那藏在碟子下面的靈魂，便會因為無所遁形而出手害人。在座的女士們不禁嘩然。

主人家以及兩位女的晚輩準備玩這遊戲，而我只是坐在一旁觀看。他們請一位旁觀者在碟子每次停下來的時候，把它上面那個箭嘴所指示着的字抄寫下來。一切準備就緒，可以開始玩了。因為圓桌的桌面相當大，參與的三人要略為把上半身趴在桌上，才可以把自己的中指輕輕的放在反轉的小碟子凸出的邊緣上。我們靜靜的在等待，可是它絲毫不動。試了數次，結果都是一樣。後來，眾人提議由我代替其中一人試試。

於是我走到那個被讓出來的位置上，與其他兩人一起伸出右手的中指輕輕的放在碟子凸出的邊緣上，不料它立即走動。開始時稍微慢一點，到後來它不停的迅速轉動，走到桌子的邊緣，差點兒從桌子上掉下來。過了一會，它慢下來，在紙上不停地兜小圈，似乎在等待我們問問題。於是我們便嘗試問它香港的前景。碟子頓了一頓，然後開始有規律地移到一個字的旁邊，等碟子上的箭嘴指向那個字，便停下來。過了一會兒再繼續

移到第二個字的旁邊又停下來。如是者重複這個動作十八次，而我們事先請那位旁觀者把碟仙指示出來的字，完全抄寫下來。

那十八個字是：「探娘好奪妹亡喊威前顏色愉求善助只賊天」。眼看這組字，既沒有標點符號，亦不像是白話文，真使我們「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忽然，我覺得好像有人在我心中教我讀。於是我便很自然地讀出來：「探娘好，奪妹亡。喊威前，顏色愉。求善助，只賊天。」原來每三個字為一句。這時，就算有了標點，眾人都仍然不明白這六句字的意思。然後，我又覺得好像有人教我把這六句解釋出來：

探娘好──你們來探老娘（碟仙自稱），很好！

奪妹亡──如果是來奪我的命，你們便要死。

喊威前──假如遇到惡人，在他表露本來面目之前。

顏色愉──表面會擺出一副和顏悅色的樣子。

求善助──到惡人顯示本來面目而你要找人幫助之時。

只賊天──只是賊人（惡人）的天地。

前面兩句，似乎是回應主人最初告誡參與者只可當作與碟仙交談而不能把碟子反

轉。碟仙顯然是個女的。她的語氣相當俏皮，似有開玩笑的成份。後面四句似乎是寓意香港當時的局勢看來大致和平，直到後來會有動盪或治安不良的情況出現，都可算答對了題目。

得到碟仙的答案後，眾人（不包括我在內）都對這玩意產生恐懼，所以決定不再繼續玩下去。

那次碟仙的預測，都可算準確。因為香港後來發生很多事故，像銀行擠提，驚人械劫案，以及轟動一時的寶馬山姦殺案，等等。那個年代的公務員、警務人員嚴重貪污，黑幫橫行，社會比較動盪，而治安確實不太好。

「悍婦」

香港位於亞熱帶，是華南海岸的一個重要港口。在西北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經常有熱帶氣旋形成，而部份會移近華南海岸，所以香港的天氣備受這些熱帶氣旋所影響。熱帶氣旋是大自然中最具破壞性的力量之一，在香港一般在五月至十一月出現，九月尤為頻密。

香港是一個港口城市。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很多香港人的生計都與海洋有關，例如捕魚業和海上運輸業等。香港政府在一八八三年創立香港天文台，而在翌年設立熱帶氣旋警告系統。天文台每天都發出天氣報告及預測，目的是讓市民了解天氣的情況，從而預知對他們日常生活可能構成的影響。如果有熱帶氣旋在香港八百公里範

圍內集結，可能威脅本港，天文台會發出熱帶氣旋報告及警告，使市民能預先採取防風措施。

熱帶氣旋依它們的平均風力而被分為以下的類別：

（一）熱帶低氣壓（二）熱帶風暴（三）強烈熱帶風暴（四）颱風（五）強颱風及（六）超強颱風①。自一九一七年，天文台使用號數信號代表風暴情況，表示本港普遍的風力及風向。

香港政府設有避風塘給較小型的船艇避風，例如油麻地避風塘、銅鑼灣避風塘、香港仔避風塘以及葵涌避風塘。至於較大型的輪船，據說每遇颱風，多會駛往港島西面的馬灣或昂船洲海面避風。港府在陸上設有防風庇護站以及臨時收容中心，於颱風襲港時開放，收容那些必須離家避風的市民，並由專人負責照料。

在一九七一年，我住在香港，還未遷居到澳門。我和一個姓吳的朋友事先約好在八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去探望一對姓周的夫婦朋友。太太的英文名字是Rosie，丈夫的是Charles，他們家住港島區。當天下午天色晴朗，吳君和我依照原定計劃到周家去。

我們在周家稍後時間聽到香港天文台已於下午五時發出一號風球示警，因為名為

Rose（露絲）的一股颱風②已闖入香港的警戒圈內。一號風球是戒備信號，表示該颱風可能影響本港。天文台當時有一個命名制度，用一系列女性的英文名字，依次序來稱呼颱風。所以，港人都習慣叫颱風做風姐。

Rosie及Charles邀請吳君與我留下來在他們的家中吃晚飯，我們亦欣然接受。在閒談時，我們少不免談及風姐「露絲」。當晚的消息指，依據該颱風的位置，倘若她向西北偏西的移動途徑不變，香港可避免遭受嚴重威脅。不用說，我們都希望這位風姐及早遠離香港，因為翌日適逢週日，倘若「打風」，我們一早安排好的假日活動，少不免會受到天氣的影響，甚至被迫要臨時把活動取消。

當天晚上，我回家睡覺時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陌生的男性聲音告訴我：「這個還未威脅香港的颱風，將會改變路線，從正面吹襲香港，造成很大的破壞。你們來往澳門的船隻，也將會蒙受很大的損失，包括沉船及嚴重的人命傷亡。『澳門』號將會被吹至擱淺。」醒來後，我便很擔心在夢境中所聽到的會成為事實。

翌日（十五日）晚上，在另一場合，我再見到Rosie和Charles，我便把夢境告訴他們，可是他們不相信。Charles說：「沒可能吧，一號風球在今天繼續掛了差不多一整

天，而且最新的消息說風姐維持原來的途徑，並預測她將會於明天早上在香港西南方掠過，直趨廣東海岸。況且，天文台的資料顯示，平均每數十個颱風才有一個會正面吹襲香港。」我答：「我不是說笑的，我的夢素來都很靈驗的。」

翌日（十六日）早上醒來，聽到天文台已於早上五時零五分改掛三號強風信號。原來「露絲」的途徑，真的突然改變方向，由西北偏西轉為向北，箭頭直指香港。在上午九時五十分，天文台改懸七號風球。（編者按：其時香港天文台所用的風球為一號、三號、五號至十號）中午十二時二十五分，再改懸八號風球，一直維持九小時不變，直至晚上九時十分，又改懸九號，表示本港風力顯著增強。到晚上十時五十分，再改懸十號，是最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十號風球的發出，表示香港的風力已經達到或將會達到颶風程度（即持續風速每小時一百一十八公里或以上）。颶風的範圍，主要是圍繞着風眼附近的環形地帶，因此發出十號颶風信號，是需要一股颱風級數的熱帶氣旋，在香港近距離（大約一百公里內）掠過，也就是一般所謂「正面吹襲香港」。

考慮到香港在亞洲東部的漫長海岸線上，只是個極其渺小的目標，難怪縱使平均每年有十五股颱風在中國南海和太平洋西北部形成，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卻只受

到十三股颱風的正面吹襲，換句話說，每六十多個颱風，才有一個會引致香港發出十號颱風信號。

「露絲」於十七日凌晨時分，在香港範圍肆虐達四小時後，移向珠江口，在寶安縣登陸，繼續向北推進，並逐漸減弱為一股熱帶低氣壓，續移向內陸。香港天文台於十七日上午四時四十分改掛六號風球，在上午九時十五分改掛三號風球，繼而在當天中午十二時除下所有風球，完全解除警戒。

「露絲」以最高陣風達每小時二百七十公里的雷霆萬鈞威力，在香港境內大發雌威。在狂風暴雨過後，香港滿目瘡痍。「露絲」是自一九六二年颱風「溫黛」之後的最猛烈及最具破壞力的風姐。她使香港蒙受極慘重的人命傷亡以及財產損失：

1、三十餘艘大型船隻被吹斷錨鏈隨風漂流，導致互相碰撞或擱淺。擱淺者包括港澳線客輪「澳門」號。

2、大概有三百隻小艇，包括一百艘遊艇，受到毀壞或翻沉。

3、來往香港和澳門的十四艘水翼船，其中有三艘受到嚴重破壞。

4、共有六艘香港油麻地渡海輪在九龍灣避風時被吹至擱淺。

5、五艘水警輪被吹毀。

6、來往港澳的「佛山」輪翻沉，已退役的港澳客輪「利航」號亦被吹至沉沒。

7、死亡人數高達一百一十人，失蹤人數五人。大多數死者都是在翻沉了的「佛山」輪遇難。他們是輪上的工作人員，共九十二人，有四人獲救生還，七十三人證實死亡，其餘的人失蹤而被認為已經死亡。

8、受傷人數為二百八十六人，有九十人需要留醫。

9、來自一千零三十二戶總人數五千六百四十四名災民無家可歸。

10、六百五十三間木屋被摧毀。

11、在十二個不同地點，大概有二十四座建築物受到破壞。其中六間不是倒塌便是毀爛不堪。

12、有三萬部電話因為電纜失靈而受影響。

13、多處山泥傾瀉，導致一百一十處發生道路阻塞，而其中三十處情況嚴重。

14、在低窪地帶及沿海地區，因為暴雨的關係，有三十五處被水淹沒。

15、市內到處都是塌下的棚架，光管招牌，連根拔起的樹木以及折斷的樹枝。路上

垃圾堆積如小山。

16、數百隻豬，四萬多隻雞及其他家禽死亡。

17、大約一千三百五十六公頃的菜地及農作物被毀。

18、二萬株果樹被吹倒。

19、魚塘因為暴雨而告滿溢，大量淡水魚被沖走。

以上的受災數字，使人觸目驚心。

在那次的風災中，最使人震驚的便是「佛山」輪的沉沒。它是一艘為省港澳人士所熟悉的港澳線客輪，具有三十八年悠長歷史，於一九三三年建成行駛。早年航行香港至廣州線，自一九四九年始改航港澳線。綜合當時本地報章所報道，「佛山」輪遇禍的過程大概如下：

「佛山」號為航行港澳線定期班輪，原定每日下午一時自本港開往澳門。據四名怒海餘生的「佛山」輪船員透露，那次「佛山」號沉沒，冥冥中似屬命中注定。該輪於八月十六日晨早從澳來港，當時因為颱風「露絲」威脅本港而天文台掛起三號風球。那時另一艘港澳輪「澳門」號，因故不能啟航，因此改由「佛山」號代替「澳門」號的班

期。「澳門」號已售出客票的二百多名乘客，亦準備改乘計劃於上午十時啟航的「佛山」輪赴澳。當時船上已上了數十名乘客。由於部份船員提出意見，認為不應在當時情況下開航，於是臨時開會。在會議期間天文台改懸七號風球，於是船長決定停航及退票，已上船之乘客相繼離船。

「佛山」輪原為英籍人威廉氏任船長，後來因為他於不久之前返英，由另一英籍人派爾斯代任船長。以港澳輪船一向的經驗，每年遇上颱風襲港，習慣上駛往澳門避風，因澳門接近中國大陸且較水淺，總較在港避風安全。但如趕不及駛往澳門，則習慣上駛往香港大嶼山東北之海面避風。每當風球懸出之後，對於保護船隻的安全，船長有絕對決定權。因此，船長認為不願冒險開往澳門，船公司亦唯有照辦。

「佛山」輪的船長，隨後把船開往馬灣經常為大型船隻避風的海面下碇。怎料到了凌晨一時左右，風勢猛烈，波濤洶湧。四周一片漆黑。當時「佛山」輪上眾人都穿上救生衣，以防萬一。如非當班的船員，多在船艙內入睡或搓麻將牌作樂。

當時在該處碇舶避風之各種大型船隻有十多艘。可能是風力強勁，下碇未穩，又或者是錨鏈被吹斷，以致許多在該處避風之船隻隨風漂流。「佛山」輪忽然和另一艘不

明巨輪，在驚濤駭浪中及狂風暴雨下猛然互相碰撞。「佛山」輪旋即向右傾側，機房入水，繼而全船電力供應停頓，全部燈火迅速熄滅。因為事出突然，加上全船燈火熄滅，船身右傾，在艙內之船員，極難逃生。獲救的四人，都是在該輪相撞時在船面工作被拋下海中，或是跳海逃生者。他們在滔天巨浪之下拚命游往岸邊，等到天亮才獲救。他們事後說，如果「佛山」號依時啟航前往澳門，可能不會遭遇沉沒，而隨船工作人員也不致罹難。不過，恰巧在關鍵性的一刻，天文台改掛七號風球而使情況有所改變。因為種種變數，導致「佛山」輪不幸遇險，所以有說是它的命運使然。

「佛山」輪沉沒的地點，適為「露絲」襲港時所經過之路線，正值颶風風力中心範圍。「佛山」號因避風而變成「食正風口」成為沉沒的主因。後來證實在輪上的工作人員共有九十二人，大部份為澳門居民。有四人獲救，八十八人罹難，造成當年船隻失事傷亡的最大慘劇。

至於被風吹到擱淺在大嶼山陰澳（編者按：現稱「欣澳」）附近的「澳門」號，它只有七年歷史，設備為當時港澳客輪之冠。出事時，輪上有八十多名員工，全部獲救。「澳門」號擱淺後受嚴重損壞，後來船務公司決定放棄拯救。

那次的風災，使「佛山」號沉沒，「澳門」號在擱淺後被放棄，水翼船亦只有六艘可以航行。因為船隻突然不足，對當時短期的港澳航運大有影響。

至此，我夢境中那個男聲對我所說的話，不幸全部應驗。

當時的香港人，謔稱造成極大破壞的風姐為「惡婆」，即「悍婦」的意思。「露絲」是香港自開埠以來最具破壞力的風姐之一，所以謔稱她為「悍婦」，亦不算過份。

註譯：

① (五) 強颱風及 (六) 超強颱風為二零零九年新增類別。

② 在本章所提及有關香港天文台以及颱風「露絲」的資料，大部份取材自香港天文台網站，並已獲得天文台同意在此刊登。

颱風「露絲」在1971年改變原來方向正面襲港示意圖

← - - - - - - 香港天文台在1971年8月15日早上發出的
颱風「露絲」的預測途徑

1971年颱風「露絲」正面襲港時「佛山」輪沉沒地點示意圖

7086

我現在想敘述一件相當離奇的經歷。雖然事情發生在很多年前，可是直到今天，這件事的經過以及所有細節，都依然歷歷在目，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當年我還在香港柏立基師範學院任教，尚未移居澳門。在師範學院的年代，我有一位多年的同事彭行群。因為她的關係，我認識了她的家人，不時都有和她的雙親以及姊妹一起到處遊玩。她的妹妹行華和我最是投緣，所以後來我倆成了好朋友。

有一年的暑假，我和行華及她的男朋友亞盧結伴到澳門去玩兩三天。我們住在一間酒店。行華和我共住一間雙人房，而亞盧則獨自住在隔壁的一間。行華和我所住的房間，號碼是「７０８６」。這個房的設計，與一般酒店房間大同小異。進入房間，便是

一條短短的走廊，通到睡房去。走廊右邊是一個入牆衣櫃，左邊便是浴室的入口。在睡房的一邊有兩張單人床，一張靠近浴室的牆壁，另外一張靠近窗口。兩床之間有一個小小的床頭櫃，櫃上安放電話。在床尾對開，即窗口的前面有一小茶几以及兩張有扶手的椅子。在睡房的另外一邊，即是兩張床的對面，有一個五屜櫃，上面的牆掛着一面相當大的鏡。五屜櫃與衣櫃之間，便是一個給客人放行李用的矮地櫃。行華選擇了靠近浴室的那張床，而我便睡在近窗的那一張。我向來都是偏愛靠窗的床，所以這個安排，各得其所。

我們日間出外吃、喝、玩、樂，倦了便回到酒店休息。回房前我們先在酒店的樓下合夥買了金路獎券，才回到房中去。跟着向管房租借一副麻將牌，便開始在房內搓三人麻將。我們訂下規矩，誰贏了便由誰做東道請吃飯，倘若不夠錢，便由我補貼。

有一天晚上，我們玩完麻將已大概是十一時左右。行華先去洗澡，然後便上床睡覺。這時房間內還亮着燈，但窗簾已拉上。而行華已呼呼入睡，似乎她不曾被房間內的燈光影響。我拿了睡衣準備往浴室走去。當我行到房間的中央，突然見到一個異像，使我目瞪口呆，雙腳像給釘子牢牢釘在地上。

原來我目睹一條相當大而垂直的褲，凌空從房門口沿着走廊飄過來。除了褲子之外，甚麼都看不見。當時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這條褲的細節。它很奇特，在款式上它是一條「唐裝褲」，但在「卡其」底色的布料上居然印有現代海軍陸戰隊軍服上的啡色及綠色斑紋圖案。真是不倫不類，你說奇怪不奇怪？我一眼便認得那是一條男人用的「唐裝褲」。我們小時候穿的是「大襟衫」及「唐裝褲」，褲身比較闊大。在裁剪上男褲女褲都是一樣，只是穿上時有分別。穿時女裝是從左右各向前中央疊一個摺，然後縛上用布做的「褲頭帶」。男裝在穿上時只是從右向左或是左向右的在褲前方摺疊一次，然後同樣縛上褲帶。雖然我當時心中並不覺得驚慌，但是這條奇怪的褲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現，怎教我不覺得詫異？這條褲徐徐的飄到睡房中央，經過我所站立的地方，轉一個九十度的彎，然後在五屜櫃上面的鏡內幻滅。

這條褲消失後，我便進入浴室洗澡，但腦海中少不免還是想着剛才所見到的異象。心中起了個疑團：「這是意味着甚麼呢？」沐浴完畢我從浴室出來，不敢弄醒行華去告訴她我剛才見到的異象，以免她驚慌。我平時睡覺時總是喜歡把窗簾拉上，使房間變得黑暗好令我能夠入睡。我必須承認，那天晚上，當我躺在床上想起剛才的異象，的確感

到有些毛骨悚然。於是我爬起床來把窗簾拉開少許，使睡房中有些微弱的光線。然後，我躺回床上默默的禱告，心裏說：「剛才在房中出現的，究竟是不是已去世多年的鴻韜七哥？如果是的話，請給我一些啟示。」忽然我發覺我的左下腿被人捉着，向上推了三下，然後向左右橫拉三下。我即時說：「多謝七哥！」因為我已立刻意會到剛才是七哥的靈體，到來示意我買金路獎券，而不是其他的幽靈到來作祟。我的推測是這樣：腳是在人體的下方，左腳是代表金路券的左下角（面對着金路券而言），向上推三下代表從下而上的的三格，左右橫拉三下代表由左而右的三格。結論是，金路券左下角丁方的九個格，即是指格中的九個數目字，而這九個數字就是51、52、53、61、62、63、71、72和73。解了這個謎，我便安然入睡。

翌日早上，在早餐時我將昨晚的經歷告訴行華及亞盧，怎知他們都不相信，以為是我眼花。吃過早餐後，我們假定是七哥給我的啟示，決定用那九個數字合夥買金路獎券，把上述數字互串共買了很多條五個字及六個字的票，目的是盡量覆蓋那九個字。我們由早上開始買，每次連買十場，繼續買到晚上。雖然中不到大獎，但是間中也中了一些細獎，所以都並不是完全賠本。可是我不服氣，心想：「七哥顯靈，給我啟示，理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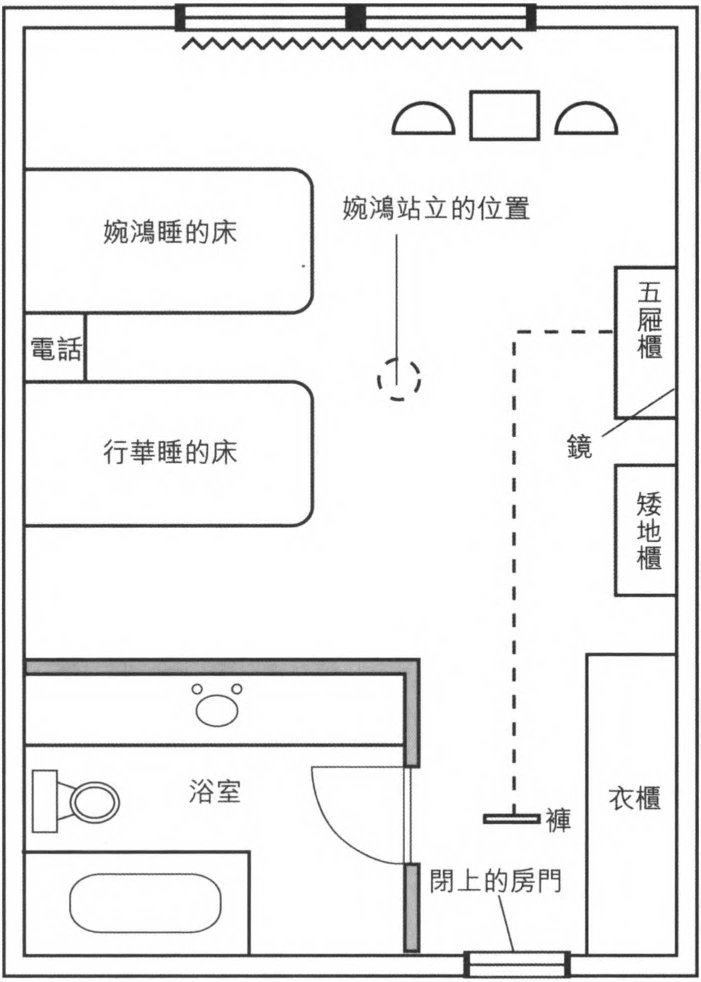
是會中大獎的。為甚麼不靈驗？」轉念一想：「昨天晚上十一時許七哥給我啟示，莫非要等到今天晚上相同的時間才應驗？」那時行華和我都覺得疲倦，便決定先回酒店房間休息片刻。臨行前叮囑亞盧繼續以同樣的方法去買金路獎券，如果有好消息，便打電話通知我們。

至晚上十一時，我小睡後突然醒來，心想：「咦！為甚麼還未聽到亞盧『報佳音』？」電話隨即響起來。我躺在床上拿起電話筒，聽到對方是亞盧，便急不及待的問他：「情況怎樣？為甚麼這麼久都聽不到你『報佳音』？」這時，只聽到亞盧帶着興奮的語氣，舌頭像是打了結的，說：「中……中……中……了……很……很……多……」我回應：「好了，好了，不用說了，我和行華現在立即下來。」結果，我們真的中了多個大獎，有五中五的，也有六中五的（即是買五個字中五個字，和買六個字中五個字）。領獎時，必須由負責金路獎券的賭場職員進行驗票，由他證實無訛才可以發放獎金。因為我們那次一次過中了那麼多個大獎，情況非常罕有，那個負責人居然要從辦事處跑出來看看中獎人究竟是「何方神聖」！那次我們獲得的獎金總數達港幣萬餘元，以當時的幣值來說，已是個不菲的數目，所以令我們三人笑逐顏開。

事後，我心中突然一動，覺得我們當時所住的酒店房間號數有一個相關的意思。「7086」在粵語的語音上偏差少許便可讀成「七靈八樂」，即是「七（哥）靈（驗），八（妹）（快）樂」也。七哥的到來，真的使我快樂極了。一來是他使我知道，經過了這麼多年，他一直都惦念着我。二來他是想逗我開心，給我啟示，使我和我的友好，「滿載而歸」。一想及此，我便真的樂不可支。

我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這件事情不可思議，所以用獨立的篇幅寫出來。我還有其他有關金路獎券的「奇遇」，會在另外一篇「賭神」敘述。

奇怪的褲的飄行示意圖



一般電腦白鴿票（金路獎券）
投注表格上的號數排列情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
這組數字便是
七哥給我的啟示

奇怪的貓咪

多年前，我和我的私人助理楊姑娘參加了旅行團到菲律賓。其間我們到一個島上去。已忘記了這個島的名字，只記得島上有個死火山。從我們下榻的酒店房間，可遙遙的望見海洋。酒店的前面有一條很大的石階，通到下面一個大平台。離開這平台不遠處，便是死火山。

在島上逗留的最後一天，旅行社沒有安排特別節目，因此團友可以自由活動，直至當日的黃昏，才集合離開這個充滿熱帶情調的小島。

我和楊姑娘想到死火山那一帶去看看，便沿着酒店前面那條石階往下走。忽然發現有一隻貓，跟在我們的後面，形影不離：我們去東，牠跟到東；我們去西，牠又跟到

西；我們停下來，牠也停下來；我們繼續漫步，牠仍是緊緊跟着。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後來有一段時間發覺不見了牠的蹤影，便以為牠已經跑掉了。誰知過了不久，竟然看見牠又再跟在後面，而且牠身旁還添了另外一隻貓咪。看情形是牠帶了同伴來跟着我們走。

這兩隻貓咪的外貌，並不特別好看，只是一般短毛花貓的樣子，但眼睛非常美麗。奇怪的是，我們整個步行的行程，牠倆都一直跟着我們走，我真不理解。我們既沒有攜帶任何食物，身上亦沒有特殊的氣味。據有些書本說，世上萬物絕大多數會發出不同的頻率，這是肉眼看不見的。而其他動物對頻率比較人類敏感。所以我只能揣測，可能是我們的靈體所發出的頻率，令貓咪覺得吸引，牠們才有如此表現。

出殯

一九七零年代中期，我從香港柏立基師範學院退休後，徇九弟鴻燊的邀請，開始在澳門娛樂公司工作，所以我從香港搬到澳門居住。我被安排住在位於松山的公司宿舍。

一九八一年五月初，我腹部的左邊突然疼痛起來，同時有發燒的情況出現。這時，女兒紹漣恰巧從美國回澳門探望我。我病了數天之後，聽到我們何家九嬸去世的消息。她生前待我不錯，而我亦非常尊敬她。一向居住在香港的九嬸，因為患了癌症而醫治了一段日子。最後病入膏肓而藥石不靈。她生病的後期，我都沒法抽時間從澳門到香港去探望她。現在她撒手塵寰，我應該去送她最後的一程。所以我對紹漣說：「如果我明天退了燒，一定要去送殯。」

翌日，我離奇地退了燒，所以便依照計劃由紹漣陪同我到香港去參加九嬸的喪禮。當天晚上，回到澳門後，我的左腹劇痛難當，立即叫人去請公司醫生吳正到來診治。吳正的太太亦是西醫，也是我的朋友。他們倆一起來到我的居所。

吳正告訴我，因為我只是左腹感到痛楚，而這邊腹腔裏除了輸卵管、卵巢及腸臟之外，並沒有其他重要器官。他們判斷以輸卵管出毛病的情形居多，建議我到醫院去做個婦科檢查。

於是我翌日到醫院去。主診醫師為一女醫生。她替我作一個頗詳細的婦科檢查後，斷定是我的左輸卵管生了一個相當大的腫瘤，必須要施手術把它切除。我問她需要輸血否。她說若果要連子宮一起切除便有此需要。我便問她在甚麼情形下才要把子宮也拿掉。她回答說如果子宮受到那個腫瘤的不良影響便有此需要。當時我的年紀並不太老，而我知道一個女性若然沒有了子宮，人便會衰老得很快。所以我懇求醫生最好不要把我的子宮一起切除。她說要等到做手術時看看情形才能決定，但最好有心理準備。

由於我對當時醫院所提供的血漿質素信心不足，我寧願自己找適當人選捐血。剛巧吳正醫生及我的私人助理楊姑娘的血型與我的一樣，而他倆也答應了如我需要時可給我

輸血。

後來我又得到香港一位醫生的意見，他說輸卵管腫瘤切除是一個頗為普通的手術。如果沒有複雜情況出現，手術一般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左右。

說起來，我是一個相當大膽的人。每次施手術前都不會驚慌，這次也不例外。當天，我臥在手術床上時有一護士過來在我的左臂打麻醉針，我都能記得她的相貌。之後我很快便失去知覺。

在手術進行中，我好像突然醒來，看見自己的肉體臥在手術床上，而自己的靈體卻蹲在手術床的前端，即是肉身的頭頂後面。當時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只顧在旁邊看着。我很好奇的四周觀望。只見手術室內燈火通明，身穿白袍的醫護人員都為我做手術而忙碌。忽然看見有些醫護人員的行動變得非常急忙，有些在走動，有些在迅速傳遞東西。後來看見那個替我施矇的護士，過來向躺在手術床上的我再打一針，然而當時我並沒有被刺痛的感覺。我只是旁觀着這個過程。原來他們是想延長我昏迷的時間。

這時，我見到醫生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在場的醫護人員，神情都顯得非常緊張。繃緊的氣氛，籠罩着整個手術室。

突然聽到醫生很大聲的說：「請吳正輸血。」我第一時間的反應便是：「嘿！要全部割掉？」我這時問了在場的人約二十多次，但完全得不到任何人的回應，心裏很是生氣。我繼續觀看。不知道過了多久，又聽見醫生說：「請楊少瓊輸血。」我急忙的問：「嘿！真的要全部切除嗎？」連續問了約二十聲，又是得不到任何回應。這時我細看自己的靈體，只見牠正在蹲着，被一個蛋形的氣體罩着。我當時並沒有覺得半點奇怪。事實上，我的肉體不能蹲下。這是因為我右膝的韌帶曾經拉斷，做過接駁手術後我不能蹲下。後來我從書本上知道，人的靈魂的確是可以被一個半透明的蛋形氣體所籠罩着的。

過了一段時間，當切除輸卵管腫瘤的手術完畢後，我在病房內甦醒過來，立即便問在房中的護士，是不是我的子宮已經連同腫瘤被一起切除。她想知道我為甚麼這樣問。我回答說因為在手術進行中我聽見要給我輸血，而我曾經問了數十聲，都得不到回答。她說：「請放心，並沒有把子宮切掉。」我問：「那為甚麼要輸血？」答覆是：「因為妳失血太多，要輸血搶救。」

後來才知道，手術進行時，竟然有意外發生。醫生把那個腫瘤切除後，正在把它拿開時，它竟意外地跌回我的腹腔中而且爆開了，不但使我的肉體受到驚嚇而發生靈魂

出竅的情形，更使我的肉身，出現急性腹膜炎的症狀。加上我失血太多而要立即接受輸血，原本只需一個半小時的手術，居然要延長到七個多小時。在手術室外等候的紹漣，當時焦慮的心情，可以想像得到。

那個給切除下來的「罪魁禍首」，差不多有飯碗那麼大，真是駭人。我的十妹婉琪，立即派人把它的切片送到香港去化驗。幸好結果顯示它是良性的。

這是我第一次靈魂出竅。之後，居住在公司宿舍「松山」的年代，我陸續有很多次這樣的經歷。

記得有一次，我剛剛睡醒，一張開眼睛便看見一個巨人以雙臂交叉在胸前的姿勢站在我的床前。因為視覺模糊，看不清楚他穿甚麼衣服。只見他的皮膚黝黑，頭像是光禿禿的。他開口用英語問我：「Do you dare come with me?（妳敢不敢跟我來？）」我回答：「Of course.（當然。）」跟着我的右手便開始像癲癇症發作般顫動起來。我了解這是出竅前的一個信號。所以我並不驚慌，心中說：「來了！來了！」不一會，我的靈體便像噴射機起飛時「嘩！」的一聲出來了。因為我住的房間細小，我的靈體一出來便穿過了房中的一扇窗，出到屋外面去。

在醫院裏發生的第一次出竅是被動的，靈體是處於靜止狀態，而這一次卻是主動的，靈體是有動態。記得這一次我一點驚慌的感覺都沒有，反而是非常、非常的開心。我身穿睡衣，飛到街燈下一棵樹的旁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樹葉。我伸手摘下一片葉，把它放進睡衣的口袋中，以為回到身體後可以做證明。能夠在空中優哉遊哉的飛翔，令我心花怒放，簡直不想回來。當時我想飛高一點，但力不從心。心想：「為甚麼不能飛高一些？」立刻聽到一個聲音回應，說：「Because you are too heavy, that's why.（原因就是妳身型太重。）」事實上，我那時相當豐滿，體重約一百三十磅。我回頭去尋找聲音的來源，突然看見自己的靈體被一條銀帶繫着。這條帶長而窄，直徑大約一厘米左右，像是從背後的中部伸展出來。說得正確點，它其實是一條帶狀的銀光。見到那個回應我的人，他有着亞洲人的膚色及相貌。我覺得他像個泰國人。我問他：「Who are you?（你是誰？）」他回答：「I am your spirit guide.（我是妳的靈界導師。）」

這一次出竅，歷時並不太長。與在醫院裏發生的那一次，時間相距大約一年的光景。自此之後便有多次這種經驗。以我所知，有些人在出竅時因為心裏驚慌，靈體在出來後很快便進回體內，而人便跟着醒過來。但不知為甚麼，每當有出竅的情況出現，我

不但一點都不驚慌，反而產生莫大的喜悅。所以我在睡覺前常常渴望有這種情況出現，同時又恐怕傭人會把我吵醒而令這情況中斷。有些書本，把出竅的情形叫做Dreaming Real（夢真）。在這情形發生時，當事人可以把所有細節都看得一清二楚。有好幾次的經歷，使我印象非常深刻，直到現在還歷歷在目。

有一次，出竅時見到的景象是在一個晚上。我從一個山頭飛到另外一個山頭，其間我非常快樂。我感覺得很自由，像鳥兒般無拘無束的到處漫遊。

另一次，雖然在現實世界是晚上，但出竅時所看見的是一個日間的景象。我在一個沙灘的上空，飛過一片碧綠色的海水。那裏像是一個珊瑚礁。這片淺水非常清澈美麗，我能夠清楚看見水中有很多大小不一、顏色豔麗的魚兒正在水中遊弋。在沙灘上有三五成群的白種小男孩在嬉戲。他們都沒有理會我而我亦沒有理會他們。那個地方，風景如畫，在它的上空暢遊，令我樂而忘返。

又另一次，是在晚上，我飛得很高、很高。見到滿天星斗閃動着銀光，真是美麗極了。那裏的氣氛，一片寧靜安祥。喜悅之情，油然而生。視覺上那些星星似乎是在近距離，約在十呎之內，我便伸手想去摘其中一顆。雖然摘不到，這次遨遊所帶給我的喜

悅，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世界上所有的金銀珠寶，都不能吸引我回到現實世界。隨後，我俯首下望，只見很遠的地方，有一棵樹散發出美麗的綠光。但樹的下方，卻是一個黑麻麻的洞。我本想下去查探一下那顆發光的樹，但當我見到那個無底的黑洞，心中感覺到那裏可能是地獄，於是便打消了這個念頭而繼續飛到別處去。

我想解釋一下，我所說的飛翔，並不是像電影中「超人」那種飛的方法，也不是伸展雙臂像雀鳥般展翅而飛。我的靈體是垂直的向前飄，而升降自如。

有一次，出竅時見到日間的景象。這一次我居然給人家看見。我飛過一座大廈，它的天台上有好幾個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們都舉頭望着我。我很迅速的飛離那個地方。但不知為何，我後來竟闖進了六少奶的房屋。六少奶的丈夫，是在公司裏管理酒店的，他夫婦倆跟我很熟稔。後來他們闔家移民到葡萄牙去定居。那時，我因為不想給六少奶的傭人看見，便趕快速速的離開。驚奇地發覺我竟然能夠輕而易舉的一次又一次穿越房間的牆壁，終於離開了他們的房屋。

有好幾次出竅時見到居住在香港的四太（我的家姑），當時她還健在。其中有兩三次我去到一間在沙灘盡頭的古舊房屋。背景有點兒像香港的海灘，那裏並不是我所認識

的。在進入屋裏後，每次都遇上四太，其中一次她正睡在床上。

還有一次在出竅時目睹四太在一堆人群當中，正想攀上一輛滿載人的貨車。我立刻勸她不要這樣做，因為貨車實在是太擠迫了。

另外一次，我的靈體到了一個幽暗的山洞，裏面泛着燭光。只見有一個老婦坐在中央，周圍坐了一些人。這老婦的皮膚是棕色的，樣貌似個古埃及人。穿着長袍的她，身型顯得相當臃腫。她似乎是在期待我的來臨，並示意我坐在她的身旁。我按她吩咐坐下。她伸手溫柔的摸摸我的頭，對我說：「My dear child, you have come at last.」（我親愛的孩子，妳終於來了。）而我的反應，亦跟她很熟稔的模樣。我事後猜度，我很可能有一前生跟她有密切關係。我不能肯定她是在說英語，而可能是一種我懂得的語言，但我在思想上把它譯作英語而已。

有一次的出竅比較特別。那次我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目擊一件發生在我前生的一個身份的事件。我看見一個年輕的白種女孩子，她頭上長着美麗而長的金髮。依稀有聲音告訴我這女孩子是我的前身。我那一世的父親，極力反對我和一個心儀的青年交往。我為了此事而與他發生爭吵。我的父親居然狠狠地出其不意把那個青年推下山崖。當時

我哭着準備跟隨他跳下崖去。正在危急關頭，我便因為驚慌而回到現實世界。

在一九八二至八七年間，我曾經用一本綠皮的小記事簿將我每次的靈體漫遊記錄在裏面。當時是用英文書寫的。現在我選出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用中文翻譯出來。

一、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錄

我從一個雜亂無章的夢醒來，然後，在我再睡着之前，有一陣強風由我的床尾吹來，把我所蓋的毛氈吹動。我知道這是我出竅前的一個先兆。所以當這股怪風一再湧上來的時候，我對自己說：「進入這風之中，開始藉它啟動！」我閉目用我的靈眼去瞪視我腦海中的銀幕。過了很久才「看」見畫面。當一個田園景象終於出現時，我便飛進去。最初，我恐怕我會醒過來。但不久發覺前面有兩條小徑：一條是用濕泥鋪成的，而另外一條則通往一個樹林。在下意識中，我所見的地帶，是印尼的某處。在我的四周，皮膚黝黑的土人操着一種陌生的語言。我飛了一會兒。後來遇見一位美女——她原來是和我同源的一個靈體。她被土人追趕着，但終於得到一些友善的人幫助她而得以逃脫。

後來，我問她喜不喜歡摘星星。她點點頭，同時說她很享受和我在一起的時光，因為她知道我倆是同源靈體。與她在一起的時間，我瞥見她優雅的輪廓。她的五官非常精緻，尤其是她的鼻子，十分完美。我注意到，在整個出竅的過程，背景是黃昏時分。

二、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錄

在睡夢中，我突然聽到一下槍聲，然後發覺自己的靈體向後彈出，去到外面晴朗的藍天之中。我往上升，然後飛至非常接近一棵美麗的樹。這棵樹的葉，正在給微風搧動着。我飄過很多熟識的風景，然後飛到一個池塘的上面。我撲身投入這池塘中。水裏擠滿很多白色和紅色的錦鯉。我感覺到牠們滑溜溜的身軀，與我擦身碰撞。其間有些成年人和小孩子在池塘四周，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正在觀看錦鯉。可是他們看不見我。後來我離開池塘往上飄，在空中到處漫遊一番才醒過來，回到現實世界。如以往的靈體漫遊一樣，在整個過程中我覺得無比興奮。

三、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錄

早上，我在拉上窗簾的黑暗房間中醒來。在我再打瞌睡之前，那些我所熟識的身體顫動突然發生。這感覺停了一會兒，然後又再發生，但這次的力度強得多。我用意志力驅使我的靈體啟動時，立即覺得有一股非常強大的拉力在牽引我的肩膀。接着，我的靈體便向後彈出。在整個過程中，我的意識很清醒，同時又恐怕會因為受到外來的打擾而使出竅中斷。但幸好沒有。可是出竅的過程中遇上一些困難。我在黑暗中飄動時，我的面孔朝天，不時覺得有一股力量在操縱我，使我螺旋式下降，進入越來越黑的區域。我開始神經緊張，擔心這個向下墜的趨勢會把我帶到鬼域去。經過一段似乎是很長的時間，我終於擺脱這個困境，而突然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晚上的天空，滿佈閃爍着的小星。在右面，有一群粉紅色的星星。它們所發出的光芒，比其他的星要燦爛得多。我似乎是在一個人們已熟睡的市鎮上空飛翔。它的樹木及建築物，在晚間天空的襯托下，露出清晰的輪廓。在整個過程中，我的意識非常清醒。

四、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錄

大概是中午時分，我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中，感覺到那熟識的拉動力。我不斷告訴自己千萬不要醒過來，因為在這些日子裏，出竅的情形比以前少了。我的靈體起動之後，如上次一樣，我發覺自己先向後飄了一會兒。然後，在向前飄時，看見自己將要經過一扇閉上的門。上面鑲有一個銅像。那是一個年輕男子的頭像，它有一個端正的「羅馬人」鼻子。我記得曾經用手輕輕撫摸這個人像的鼻，然後我被一股力量吸到屋裏面去。那是一個非常寬敞的房間，裏面很凌亂，堆放着很多東西。在房間的中央，有一個婦人臥在床上。雖然我不認識她，但我立即過去，俯身和她擁抱。她用一個名字叫我，但並不是我現在的名字。她顯得很高興見到我，並且告訴我她等我到來，已等了很久。那情形很像是一個垂死告別的情景。它會不會是我前生的一個片段呢？

五、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大概是上午的中段時分，我躺在床上睡覺。突然我的靈眼，在我合起來的眼瞼前面，看見一些圖案出現。那些影像看起來似是獅子及山羊。我立即知道我將會出竅。果然，我開始飛起來。下面是一些鄉村的道路。那裏似乎人煙稀少，因為我只看見三兩行人。後來發覺自己在飛過一個非常骯髒的地方，那兒有些破爛的機器，堆放在地上。空氣中的塵埃濃厚得很，似乎要塞滿我的肺部，使我有窒息感。我恐怕我不能離開那裏，但過了一會兒，我終於成功離去。景象急速地發生轉變。只見前面是一片汪洋，在陽光的反射下閃爍。海水綠得那麼清新，使人精神為之一振。我在水中游泳，又像小孩子般在水中嬉戲。當我玩得盡興時，察覺到前面的岸上有一條斜斜的路。它很窄而且是用嶙峋的巖石所築成，見不到盡頭。我正想去打探一下，怎知有一個小孩的聲音說：「不要上來，這裏已擠滿了人。」我往上凝視一會兒。不久，便放棄登山，因為踏足在那些嶙峋的石頭上，令我的腳底產生痛楚。

六、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錄

一些不明的原因，使我最近出竅的次數沒有以往那麼頻密。今天上午醒來後，我正要再睡一會時，我的四肢產生像癲癇發作的強勁顫動。同時，我的靈眼看見一些圖案。這也是出竅前的正常反應。因為已有一段日子沒有出竅發生，這些徵兆的出現反而令我覺得相當意外。當時，我心裏希望鄰居裝修房子所發出的噪音，不要把我吵醒。幸而這沒有發生。突然，我覺得一雙強而有力的手，托着我的腋窩，把我朝梳妝枱的方向拉出來。然後，我的靈體穿過梳妝枱的中間抽屜，飄到外面去，立即發覺自己正在飛過一片充滿泥濘的水。我飛下去，故意把我的手指插入泥土中，使不少污泥嵌在我指甲縫中。我提醒我自己，不要忘記在醒來後看看有沒有污泥遺留的痕跡，作為我曾經出竅的證據。我意外地闖進一間屋子裏，便立即從它的一個有綠色小窗的廁所離去。

後來，我發覺自己在一間四層高的樓房的陽台上。這個陽台很闊大。我從那裏往下面的街道凝視了片刻。跟着當我從那裏跳下去時，並沒有半點兒害怕的感覺，因為我十

分清楚，跳下去的只是我的靈體，而不是我的肉身。這是我能記憶的過程。

七、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一日錄

在鬧鐘還沒有響起來之前，我已醒來。我突然感覺那種熟識的拉動力又在我體內發生。這是出竅前的序幕。我瞄了一下在床頭櫃上的鬧鐘，時間是上午十時半。我把自己完全放鬆，因為恐防我的任何動作，會破壞我靈體的啟動。接着，我發覺自己坐在一輛汽車之中，聽到引擎像汽車啟動時所發出的嗡嗡聲，然後像飛機起飛時發出很大的隆隆聲。之後它便起行。那輛汽車竟然能夠穿越牆壁及關閉着的門，而沒有遇到任何阻力。我自己也輕而易舉的穿過混凝土做的牆壁。在戶外，天色很光但是下着微雨。我乘坐的是一部開篷的車輛，所以感覺到雨點弄濕我的頭髮及面孔。我把外衣的風帽拉起。那輛汽車用高速行駛，風馳電掣的上山、下山。當它經過海邊時，我竟然看見小艇上的一個婦人，正在津津有味的在吃粥。汽車在上山時，我看見一隻正在脫毛的松鼠，從山腳的一邊，跳到另外一邊去。當汽車經過牠時，我看見牠也望着我。牠的毛是灰黑的。

後來，這次靈體漫遊突然終止。我在床上醒過來。被好奇心驅使，我望望時鐘，時間是上午十時四十五分。這次出竅，原來歷時只不過十五分鐘。

除了上述的經歷，還有一次，我在睡夢中出竅。詳情請參閱下一篇「醉酒鬼」。

不知道為甚麼，已經有好幾年沒有靈體出竅的情形發生在我身上。我為此而非常懊惱。最近有人跟我說，這現象可能只是暫時處於休眠狀態。如果我能夠靜坐冥想一段日子，有機會會重來。我期待着有這樣的一天。

醉酒鬼

當我在一九七六年開始在澳門娛樂公司工作時，便從香港搬到澳門去居住。公司在松山設有宿舍，給高級職員提供住所。被簡稱為「松山」的宿舍。是一間兩層高，分為兩翼的歐陸式大宅，裏面共有十來個房間。我被安排入住其中一個在二樓的小套房。我的私人助理楊姑娘於日間到來工作。雖然套房的面積，給我們兩人在日間共用是擠迫了一點，但我住在這裏，都覺得相當安好。

緊貼我床的一面牆壁，後面便是綽號「鬼王」的葉漢先生的住宅。有一年，我們這位鄰居把房子大裝修。因為我的工作時間是從下午至深夜，所以我的睡眠時間是從清晨至中午。而鄰居的工程也是在白天進行，其發出的噪音，往往把我吵醒。

我的十一妹婉婉和她的夫婿葉德利，有一房間在大宅的另外一翼，但他們很多時候並不住在那裏，而這房間離裝修工程的地方很遠。剛巧這段時間他們沒有到那裏住。為了確保我的睡眠不受到干擾，我暫時借用十一妹的房間。它也是位於二樓。這層樓的中央是一條走廊。走廊的兩旁，每邊各有三個房間。在十一妹的房間對面，當時住着霍英東先生的弟弟及弟婦。在走廊的盡頭，是一對向街的窗。

有一天早上，在睡眠中我發覺自己在床上坐了起來，像是在夢境中，但又覺得很真實。忽然看見房中有一男一女，是白種人。從樣貌看來，大概是六十來七十歲。兩人的身材都非常健碩。在我意念中，他們是兩夫婦。細看二人的相貌，真是有點兒夫妻相。眼睛又圓又大，頭髮是淺褐色夾雜着白髮，髮型是一圈圈的，而且扁平貼服。兩人身上穿的，都是米色的西式套裝。

跟着他們居然在我的床前大打出手，使我嚇了一跳。我想制止他們，但又不知怎樣做才好。唯有用英語向他們說：「Please don't fight!」（請不要打架！）這時，只見那個女的，用酒樽狠狠的向男人的頭猛力打下去。那個男的，立即應聲倒坐在地上。我想勸架，但他們反而向我走過來，左右把我捉着，拖出走廊，從走廊盡頭那扇已打開

的窗，把我擲出窗外。我突然發現自己飄飄然在空中飛翔，感覺真是非常美妙。我在「松山」那一帶飛了很多個圈。後來我心想：「過了那麼久，他們的打架應該已完結了罷！」所以我便飛回大宅。奇怪得很，我自己居然會飛回到暫住的房間外。甫一開門，便看見自己的身體好好的睡在床上。這時，才知道自己是靈魂出了竅。剛才在房中打架的兩男女，已不見了蹤影。當我進回自己的肉體後，便真的醒過來。

過了數天，我與三哥鴻展及我們何家的姻親吳華利先生在葡京酒店吃午飯。席間三哥說起他最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接着他便細說這個夢的經過。不過現在我已記不起他的夢的內容。我說：「三哥，你的夢不算怪，我前幾天做的夢才真正離奇！」於是我便把我的「夢」，從頭到尾的說一遍。在場的華利，是個「老澳門」，他知道很多澳門典故。他一面聽我娓娓道來，一面微微地笑着。我便問他：「你在笑甚麼？」他回答：「請妳再細說在夢中的二人，樣貌是怎樣的。」我便仔細形容給他聽。聽罷，他說：「錯不了！我告訴妳，這兩人必定是『松山』大宅的原主人，他們是一對葡籍夫婦，他倆生前都是『酒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後便打架。」我問：「真有其事？」他答：「是真的。妳把這兩個人物形容得非常貼切，我敢肯定，妳所見的正是他們二人。」

我曾嘗試找一張他們生前的照片給妳看，以證明我所言不虛。」很可惜，因為事隔多年，他沒法找得到。

關於這件事，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為甚麼有些人死去多時，靈魂還繼續在他們生前的住所出沒？在本書中名為「古宅」的那一篇，也出現同樣的情形。古宅的原主人，那個形貌威猛的清朝高官，他死後亦是眷戀他生前的住宅，不肯離去。據說在英國也有很多古宅和古堡，經常都有遠古時代的鬼魂出沒在其中。有些幽靈不會現形，但會發出聲響，或使物件移動，令目擊者毛骨悚然。

粉紅色的雲

我的父母，一共有十三個孩子，六男七女。我排行第八，有四兄、兩弟、三姊及三妹。眾姊妹中，五姊婉璋（即Priscilla）與我的感情比較濃厚。她比我年長四歲。我倆都是在香港的拔萃女書院就讀。所以我倆既是姊妹，亦是校友。

在中學會考前兩天，我不幸患上甲型肝炎。病況相當嚴重，身體虛弱不堪，需要長時間臥床休息，根本沒有精力去溫習。可是我非常固執，堅持要帶病去應考，因為我不想等到下一屆才考，以致白白浪費了一年的光陰。

五姊明白我的心意。在考試期間，本來已在工作的她，因為關心我的健康特地請了假，每天陪伴我到考試的場地；到考試完畢，她又送我回家。這個做法，真是相當難

得。她既已獻出寶貴的時間陪我，當然不能車資也要她付，所以我拿了我的「私己」錢出來支付。

當時，在我就讀的拔萃女書院有一個奬學金制度。如果學生在第三班考第一名的話，可以獲得七十元的奬學金。在第二班考第一名，便可獲得八十元。這便是我「私己」的來源。不過，那時候的七、八十元，價值比起現在同等的幣值，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在考場，我要鼓起我全身的力量才能「應戰」。我必須要把左手的肘放在案上，用左掌支撐着頭，然後用右手書寫答案。當主考官知道我帶病參加考試，就主動地給我一杯清水放在我的桌上供我飲用。考數學的那一天，剛好遇上我們本校的數學老師做監考。他停留在我的旁邊看了一會兒，只見他臉上露出微笑及輕輕的點頭，我便知道我考得不錯。

會考放榜時，獲知另外一名女考生和我，成績榮登榜首，令我喜出望外。我報考十餘科目，每科的成績都是甲等。在當時來說，這榮譽比現今香港中學會考的「十優狀元」，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六二年，我的女兒紹漣到美國深造。剛抵埗不久便遇上一宗嚴重交通意外。紹漣受了重傷，被送到當地的醫院去救治。我在香港收到這個壞消息，真是「晴天霹靂」，被嚇到六神無主。這個時候，五姊再一次自動請纓，請了一個半月假期，陪我到美國去探望及照顧紹漣。在本書「天梯」那一篇已有詳細敘述。那一趟，要不是沿途得到五姊實質上的照顧及精神上的支持，我根本無法獨力去應付這個艱苦的旅程。

在一九八零年代，五姊不幸患上乳癌，醫治了好一段時間，但最終病情惡化，癌細胞擴散到肺部，使她經常劇烈咳嗽。有時候咳個不停，辛苦得很。旁人看見她的苦況，都替她難過。

有一天，她告訴我她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覺，因為她看見一些「鬼仔」要把她抬走。我說：「妳的意思是『番鬼仔』（廣東俗話稱白種小男孩）？」她說：「不是！『鬼仔』是指細小的鬼怪，牠們整晚在擾擾攘攘，企圖用車把我載走。」

雖然我知道五姊是天主教徒，但我告訴她我會嘗試在她的床頭板上用手指畫上呂祖符，希望能夠阻止那些「鬼仔」再來騷擾她，使她可以好好的睡覺。因為我是呂祖的弟子，壇中的人曾教我畫呂祖符，以防不時之需。這次正好大派用場。

事後五姊告訴我：「呂祖符的確奏效，不過，我的咳嗽真的要命。有時使我的心跳劇烈加速，差不多連氣都透不過來。」

我告訴她：「五姊，我從參閱與靈性有關的書本上知道，我可以用觀想的方法送一片粉紅色的雲給妳，因為它是有治療效用的。」

由於我當時下午要上班，我便與她約定每天正午十二時進行「發收」粉紅色的雲——我發她收。這時，我會在自己的房間內進行觀想，而在同一時間，五姊做好準備接收我發給她的粉紅色的雲。老實說，我不知道粉紅色的雲應該是甚麼樣子的，唯有憑自己的想像。我只知道誠心誠意地去做。過了幾天，五姊告訴我她覺得舒服了很多。我問她原委。她說每天都接收到我發給她的粉紅色的雲。聽見她這樣說，連我自己都覺得詫異。原來這離奇的方法是可行的。她繼而補充說：「不過，那片雲並不是粉紅色而是發着光的桃紅色。」

五姊曾與我有個約定，若我倆誰先死便要將死後的情形告訴給另外的那一人知道。後來，五姊先我而去，而在她死後的一個月，我差不多每晚都在夢中見到她，似乎她真的是應約而來。我問她：「妳現時在哪裏？」她答：「我身處一個地方，正在進行學

習。這地方都可算是天堂。妳以前告訴我的，真是沒有錯。一個人死後是要檢討自己生前的所作所為，是做得對，還是做錯了。因為生前的行為都是有記錄可查的。這就是書中所說的Akashic Records（譯作雅卡述記錄）是也。慶幸我生前沒有犯了很多的過失，但現在我還是要加緊學習。」

自此之後，我不時都會夢見她，並且在夢中與她交談。

在一九九零年代，我住在澳門西灣民國馬路的大興大廈。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在葡京酒店的日麗餐廳夜總會開「派對」，慶祝他的生辰，而我是在被邀請之列。當天晚上，眾人吃過生日蛋糕後，我發現有很多蛋糕碎在舞池的四周。目睹我們一位足部受了傷的朋友鄧小姐俯拾這些蛋糕碎，旁人都叫她不要這樣做，因為恐防影響她的傷勢。從我的座位，仍然看見不遠處還有一小撮帶有忌廉（即奶油）的蛋糕碎沒有被清理。這時我心裏已經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不久，一位別名「肥何」的男士，過來邀請我跳牛仔舞。我們剛起舞不久，還未到達舞池的中央，我便腳下一滑。「肥何」的反應不夠敏捷，來不及出手拉我一把。感覺上我是慢慢的跌下來。我憑本能伸出左手來支撐身體。着地時，我驚見自己的左掌變了匙形，便知道我的腕骨已折斷。我立即被送到鏡湖醫院

去做手術，需要留院治理。

出院後，我回到大興的寓所休養。因為我的工作時間是下午至深夜，我習慣在每天下午二時起床。這時因為傷了左手，我的私人助理黎姑娘會在我起床後進來協助我更衣。

有一天，我在下午二時左右醒來，一張開眼睛便發現五姊的靈魂站在我的床前，只見她雙眉緊鎖，凝望着我。她的臉塗上很白的粉，雙頰的胭脂及唇上的唇膏都是桃紅色的。頭上披上一條藍色的呢絨巾，連下巴都包蓋着。身上穿了一襲白色印有桃紅色碎花的旗袍。

當她察覺有人想把房門開啟的時候，她便立即飛身到我的床邊俯首輕輕的吻了我的左臉龐一下，跟着便消失了。我的而且確的感覺到她的唇輕貼在我面頰上的一刹那。

我忖測，她之所以塗上桃紅色的胭脂及唇膏，又穿上有桃紅色碎花的衣服，用意是要顯示她生前收到我在觀想中發給她的雲的顏色。

我對五姊心存感激。因此在她生前我把她丈夫與我合股的股票中屬於我的那部份，都送給了她，作為酬答她一直以來對我的呵護及關懷。但我現在覺得這樣做還不足夠。

所以藉此機會在這裏向她致意，衷心感謝她多年來給予我溫馨的親情。

五姊，我很懷念妳啊！

賭神

我並不是一個嗜賭的人，但在一些場合，我會逢場作興，在馬場或是賭場「玩兩手」。有好幾次的過程令我畢生難忘。現在我先說說有關賽馬的事情。

在香港，賽馬是一個歷史相當悠久，而現在已經發展至大眾化的玩意。香港人熱衷賽馬，非牟利的賽馬會擁有大量的馬迷。每年的投注額非常龐大。除了馬匹歇暑的時間之外，每星期都有一兩天的賽事。早期只有一個賽馬場，位於港島的黃泥涌地區。後來這地區被正式易名為跑馬地，英文名字是Happy Valley，而其直譯的中文名字「快活谷」，便成了馬場的代號。

雖然我不是一個馬迷，但在一九五零至一九六零年代，我會在公餘時間和親友一起

到馬場去湊湊熱鬧。其中有幾次的經歷，相當有趣。現在讓我述說一下。

賽馬（一）

事件發生時，我已很久沒有去看賽馬，所以並不知道近期出賽馬匹的名字。有一天晚上，睡覺時作了一個夢，在夢中見到兩個英文字，就是HAWAIIAN MOON。字體像是打字機打出來的一樣。然後聽到有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夏灣月、夏灣月、夏灣月。」醒來後，很清楚記得這個夢，但並不知道它的意思。

過了兩天，在某一場合中碰見我的外甥梁建民。他是我二姊婉和的兒子，亦即是馬評家「第一先生」。我便乘機問他，「夏灣月」是不是一個馬名。他驚奇的反問：「咦！為甚麼妳這樣問？」我便把夢境告訴他。他說：「的確有一匹同名的馬。牠將會在下星期出賽。」

聽到他這樣說，我便把夢中所見的情景告訴我的所有家人，可是除了我三哥鴻展之外，並沒有人相信這匹馬會勝出，包括我的六姊婉文在內。六姊是個馬迷，經常去看賽

馬。記得三哥當時這樣說：「如果是其他人告訴我，我未必會相信，但因為是八妹告訴我，我一定信。」

賽馬當日，我正好有空，便約同三哥、六姊等數人，一起到快活谷去。

在「夏灣月」出賽的那一場，我當然投注在牠的身上，只買獨贏。記得是投注了一百元，賠率只有五倍左右。結果「夏灣月」真的勝出，過程無驚無險。牠一出閘便領先，由頭帶到尾。三哥很高興，因為他投注很大，所以收穫不少。我也很開心，但並不是贏錢的緣故，而是因為慶幸自己有這種從夢中得來的預知能力。

賽馬（二）

另外的一次，我又是做了一個夢。在夢中我和四小姐（我的小姑）一起到一所回教寺去拜神。還記得四小姐在夢中問我：「妳又不是回教徒，為甚麼會到回教寺拜神？」我回答：「凡是導人向善的教我都尊敬。」接着我便跪下來拜。拜畢一抬頭便看見前面的上方，有一個牌匾，上面由上而下的有六個中文字。但由於中間的兩個字，發出強烈

的光芒，沒法子看得見是甚麼字。只見到「前面××正神」。

我又將此夢境告訴給家人聽。然後我們便一起研究，下次出賽的馬匹當中，有甚麼馬的名字是與夢境配合的。只見有一匹英文名字叫Forward View的馬，最為貼切。牠將會由騎師畢浩清策騎。記不起牠當時的中文譯名是甚麼，但是現在我姑且把它直譯做「前景」。

當時我有一嗜好，便是編織毛衣。連到馬場去我都帶着正在編織的毛衣，一有空檔便編織。

賽馬當日，我與六姊一起到馬場去，坐在公眾席。在「前景」出賽的那一場，我當然投注在這匹馬上。我又是只買獨贏，記得賠率為七倍左右。六姊因為嫌牠不夠「冷」（即是賠率不夠高）而放棄投注在牠身上。六姊素來都是喜歡捕捉冷門馬的。

這場賽事，「前景」一出閘已彈出，守在第二、三位之間，直到接近終點時，只見畢浩清奮力加鞭，只可惜到達終點時，「前景」只跑第二。

我極之不服氣，霍然站起來，把手中的編織用力擲到座位上，大聲的說：「沒可能！我的夢沒可能不靈驗！」前面的觀眾都回過頭來帶着詫異的表情望着我。我的話剛

剛說完，便見到場中紅燈亮起來。原來是有騎師抗議賽馬結果，馬會要聆訊研究。過了一會兒，馬會宣佈，跑第一的那匹馬，因為騎師犯規，而被取消資格，冠軍的位置，由跑第二的「前景」取代。雖然得到第一的過程有點驚險的情況出現，但是我的夢，又一次靈驗。

在接着那一場，六姊投注在一匹名為「光耀」（英文名字為Glory）的冷馬上，結果勝出。獨贏派彩有二百多元，即賠率有四十多倍。這時，我才發覺我在前一場高興之餘而忽略了這匹馬。其實，想起我在夢中到回教寺拜神時，牌匾上中間的兩個字被光芒掩蓋，這不就是「光耀」嗎？六姊因為曉得把我夢境的另外一個提示演繹而買中牠。

賽馬（三）

自從「夏灣月」以及「前景」這兩件事情之後，我的夢能準確預測賽馬結果這個消息，在親友之間，便不脛而走。在跟着的馬季期間，他們不停的打電話問我有沒有做夢，令我真是有點兒不勝其煩。

有一次，我約了我的好友兼姻親盧寶貞和她的丈夫鄺顯光一起去看賽馬。寶貞是澳門富商盧九的孫女。澳門的旅遊景點盧九花園，便是盧九原來的府第。因為盧家和我娘家素有來往，寶貞和我自小便相識，後來四小姐嫁了給她的哥哥榮勳。

在賽事當日，一見面寶貞便立即問我前一天晚上有沒有做夢，我回答說沒有，因為我並不是每晚都做夢的。她還詭笑應該在賽馬前夕拿些大頭菜（一種廣東醃菜）給我吃，因為廣東人認為吃了大頭菜會令人做夢。顯光生性嗜賭，他一早便與友人到快活谷去了。我和寶貞晚一點才施施然前往。

當日下午我倆乘坐巴士（即公共汽車）到跑馬地去。當時的巴士是有售票員在車上售票的。記得車資是兩毛錢。當我付了車資從售票員手中接過票後，忽然看到自己左手拇指的反面竟然有「金必得」三個字浮現，離開拇指大約二毫米。字體像是圖章上刻的字。我非常驚訝，立即叫寶貞看，可是她看不見甚麼。然後那三個字便慢慢地消失了。

我倆下車後便往賽馬會的公眾席去。因為沒有買「馬經」，我並不知道有甚麼馬出賽。我們入場時看見紅燈已亮起，即是表示賽馬快將開始。看看場中的大顯示板，竟然真的有「金必得」這個名字。另外一個有「金」字的馬名，便是「金磚」。我立即走到

售票窗口，拿出一張一百元面額的鈔票，對售票員說：「請給我十張×號（金必得的編號）獨贏票。」怎知那個售票員說：「請到另外的窗口，因為這裏是售一百元票的。」我便連忙走到售十元票的窗口去。我因為買慣十元票兼且當時心急，不及思索。其實買一張一百元票不是一樣？根本不需走到售十元票的窗口去。

買完票後，急步去找顯光及他的朋友。找到後，我問他們投注在那一匹馬上。原來他們全都買了「金磚」的票。我便告訴他們我早前在拇指上見到的馬名，又勸他們立即去補票。無奈他們不聽。我便回去找寶貞。

這場馬果然是「金必得」勝出，但只贏了跑第二的馬（即「金磚」）一個馬鼻的短距離，都可算是險勝。

在逢場作興時，另外一種我喜愛的博彩遊戲，便是金路獎券。它的前身便是中國的白鴿票。現時的版本採用數目字來代替原有的中文字，而且是由電腦所操作，所以叫做電腦白鴿票，亦稱為金路獎券，這是它英文名字Keno的譯音。稍為具規模的賭場都設有這個博彩遊戲。它是由八十個標上一至八十號碼的球組成，經過攪珠，每場抽出其中

二十個為中獎號碼，而中獎所得的彩金，根據所中投注號碼之多寡而定。在投注表上，共有八行橫行的格子，每行有十個格子而每個格子內有一個數目字。數目字是順序的，即是第一行是從左至右為一號至十號，第二行是十一至二十號，第三行是二十一至三十號，餘此類推。

我生平曾經多次參與這個博彩遊戲，有時是自己單獨投注，或是與親友合股投注。現在我把令我印象深刻的幾次經歷一一敘述出來。

金路獎券（一）

投注金路獎券時，我有兩三組比較特別喜歡的號碼，而其中一組被我稱為「豆腐乾」，因為在投注表上這組數字的格子排列得四四方方，有如一塊豆腐乾。它是在表格最上方差不多是正中的位置。號數就是5、6、7、15、16、17、25、26、27。對我來說，「豆腐乾」的命中率相當高。另外，我很多時都會買8、18、28、25、26、27及35、36、37。因為我經常提及「豆腐乾」，所以親友都知道有其事。

大概是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間的某一天，我的十二姑母特地從香港到澳門來遊玩。她的英文名字是Phyllis，而我暱稱她為Auntie Phy。同行的還有她的三位過繼女兒，她們其實是我的堂姊妹。Auntie Phy因為沒有兒女，便收了她們做過繼女兒。

當時我已經在澳門工作及居住。恰巧十一妹又從國外回來度假。既然Auntie Phy和我的堂姊妹是稀客，我們身在澳門的幾姊妹便負責招待她們。其間Auntie Phy記起我的「豆腐乾」，便說：「八妹，聞說妳的『豆腐乾』很了不起，使妳那麼『得威』（即意氣風發），我今次認真要親身見識見識。」於是，我們一眾七、八個人合夥買金路獎券，不用說是投注在「豆腐乾」上。怎知Auntie Phy不常博彩，所以投注金額很小。結果其中有一場命中「豆腐乾」，贏了一條「六中六」以及數條「六中五」。Auntie Phy很是驚訝，對我說：「真是名不虛傳，妳的『豆腐乾』可不是說笑的！」因為投注金額細小，兼且多人參與，每人所分到的獎金不多。事後，十一妹和我都怪自己頭腦不夠靈活，因為既然嫌投注金額細小，我倆大可以另外合夥再投注在「豆腐乾」上，那便兩全其美，而我倆不至於錯過了贏大錢的機會。

金路獎券（二）

在一九七八年間，廣東省珠海市的第一個溫泉舉行動工典禮，港澳名流如霍英東、九弟鴻燊、十妹婉琪都是這個盛會的嘉賓。而我也在被邀請之列。當天我們一行人興高采烈地由旅遊巴士接載我們從澳門出發，司機在途中曾經停下兩三次給我們下車休息片刻。因為旅遊巴士最低的那一梯級離開地面較高，我每次下車時都必須在最下面的那一級作一小跳，跳到地上去。當天我所穿的是一雙俗稱「船踭」的鞋，而並不是高跟鞋，一直都沒有出現問題。直至到達目的地時，我如之前一樣從旅遊巴士的最低梯級跳到地上去。雙腳着地時，忽然聽到「噗、噗、噗、噗」的聲音，從我的右膝發出，但我並沒有跌倒。我心裏立即知道不妙，但不清楚究竟是甚麼問題。十妹婉琪剛好在我身旁，我便着她快些拿一張櫈來給我坐下。我因為不想驚動別人，便強行忍耐。

酒席間，因為每上一道菜，主人家便過來敬酒一次，每次我都勉強站起來。這使我的右膝傷勢加重。到後來，我因為需要到洗手間去，便由十妹攙扶。到那時才發覺我

不能蹲下。回程時，在車上我的右腿已不能動彈。當我們回到在澳門松山的宿舍，我已不能走動而要別人揹着我回房間。十妹提議我翌日早上到香港求醫，但我不想再延誤，況且恐防舟車勞頓會加重傷勢。所以立即到澳門的鏡湖醫院去求診。根據急症室醫生所說，我右膝的韌帶全斷了，倘若等到翌日才醫治，我右膝的血將會凝固而我的腿有可能變成殘廢。所以我立即請醫生替我治理。首先要把右膝附近的血抽出。只見抽出來的血，濃稠得很，竟然盛滿一個「豬腰」形小盤。接着，醫生替我做韌帶的接駁手術，慶幸手術成功。之後，我的右腿被打上石膏，要臥床一個月。

我住醫院期間，旅居外國的十一妹婉婉回來澳門小住。當她聽到我意外住院，便聯同三哥鴻展一起來醫院探望我。當時我在床上半坐半臥的躺着，而他倆則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閒談間，我們有意合夥買金路獎券玩玩。正在考慮買些甚麼號碼時，醫護人員進來送藥丸給我服食。怎知我一不小心，有一顆藥丸掉下來滾到我的左腿上。我突然靈機一觸，知道要買金路獎券投注表格右下方的數目字。我的理解是這樣的：因為三哥及十一妹面對金路獎券的投注表格，而我坐在他們的對面，我的左下方等於他們的右下方，所以我覺得應該買投注表格右下角的數目字。我們三人商量後，決定依我的想法去

買右下角的丁方九個數字，即是58、59、60、68、69、70、78、79、80。他們當天便去投注，買九個數字，從下午買到晚上。結果有一場中了八個字，每人分萬多元的獎金。在當時來說，可算是個大數目。十妹知道後，有些不悅，因為她不在場所以沒有份參與。

翌日，我們三人乘勝追擊。用另外一個形式去投注。每注取同樣九個字中的四個字買票，每注投注五十元，所以總投注金額比較大。投注了整天都沒有贏過大獎，只中過一些細獎。十妹知道後，便有點幸災樂禍，說：「別以為你們一定會再贏大獎！」怎知到當天最後一場時，我們竟然中了「四中四」。十一妹有心跟十妹開玩笑，便拿着那張中獎的彩票交給十妹，說：「我的眼睛不大好，看不清楚，勞煩妳替我對一對結果。」十妹不知底蘊，滿以為我們準又是落空。怎知一對之下，發覺竟然是「四中四」，十妹為之氣結。這是我們三兄妹在兩天之內第二次告捷。這次每人攤分了數千元獎金。

金路獎券（三）

又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間，十一妹又從外國回到澳門小住。在她

逗留期間，我倆合夥買金路獎券，亦是投注在「豆腐乾」上。結果有一場命中，贏了一條「六中六」以及數條「六中五」。

十妹及十三妹當時亦是在澳門，她倆知道後，便顯得不高興，因為她們沒有份參與。這一來，本來不大相信「豆腐乾」的十妹，這時都不能不信了。十妹與十三妹堅持要加入投注，所以我們四人合夥，在當天繼續買「豆腐乾」，買了很多場。到後來果然又再中一次「六中六」。我們姊妹四人一起去領獎，高興得很。

金路獎券（四）

在一九九零年的二月，九弟邀請我到澳洲的Surfers' Paradise遊玩，並為我慶祝壽辰。我居住在美國的女兒紹漣，以及我的私人助理楊姑娘和黎姑娘，陪我同往。我們一行人下榻當地最大的一間賭場酒店。到達時是我生日的前夕。發覺這裏也設有金路獎券，我便開始投注，碰碰我的運氣。選的主要是我當時的「心水」（即合心意的）號碼。那天，我居然贏了數次「六中五」。楊姑娘每次都過來恭喜我。

當天晚上睡覺時，在夢中聽到有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用英語對我說：「Tomorrow you must buy 12, 13, 14 and your own numbers.」（明天妳一定要買12、13、14號和妳常買的號數）。我醒來後，很清楚記得這個夢，便開始想想我到底應該買些甚麼數字，因為「妳常買的號數」畢竟是相當含糊。那個時期，我喜歡買25、26、27、35、36、37以及8、18、28這個組合。但是因為要包括12、13、14這三個號數，我便要重新考慮。想了很久，後來我心中有一個感覺要保留25、26、27而把35、36、37剔除。至於8、18、28這一組，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不要買它而改用38、48、58來代替。後面這三個數字在平時我是不會買的。我自己當時也不明白我為甚麼會選這三個數字，只是心裏有靈感。所以這九個字的組合便是12、13、14、25、26、27、38、48、58。

在我生日的早上，我決定繼續買金路獎券。除了上述這組數字外，我亦有買其他的組合。在當天的早上，其他的組合已中了兩次「六中五」。楊姑娘知道後，又過來恭喜我。後來，我到酒店內的理髮店去洗頭。理髮店裏亦設有電視熒光幕，用來播出即場的金路獎券結果。在我坐的位置，是可以看得到這個熒光幕的。能夠即場看着每個所選號數走出來，我覺得分外刺激。

到後來，因為理髮師要替我把捲好的頭髮焗乾，要把我移到店內的一個角落去。那位置就看不見熒光幕，沒法即時知道金路獎券的結果，令我有點兒懊惱。過了不久，看見楊姑娘和一位外籍男士一起到店內找我，原來又是來恭喜我。我問楊姑娘：「是不是我又中了『六中五』？」她回答：「不是，妳這次中了『六中六』！」與她同來的男士，原來是賭場的行政人員。他告訴我，因為獎金的金額比較大，我必須到他的辦公室去領獎，投注櫃位只頒發比較小額的獎金。後來，在他的辦公室裏，他不只頒了我應得的獎金，還送給我一面有「恭喜中獎」字眼的橫額。獎金的數目，相等於港幣數萬元。

當晚在生日宴會上，在座的親友舉起橫額替我和紹漣拍照留念，然後在席間我又和他們一起拍照。大夥兒都顯得非常高興，場面熱鬧。那一年的壽辰，我在澳洲玩金路獎券滿載而歸，使我特別高興，是名副其實的Happy Birthday（快樂生辰）。

總括來說，我的感覺就是，我必定是得到一位賭神的眷顧，才會有以上所述的不平凡經歷。這位神祇偶然在我的現實生活中，或是在我的睡夢中，給我一些比較明確的提示；有時又會默默然的使我得到「靈感」，投注在一些會贏出的馬匹或者是金路獎券的

號數上。可是有一次，我覺得這位賭神跟我開了一個玩笑。

事情發生在一九七六年的暑假，當時我已經到澳門工作和居住。我的好友行華和她的男朋友亞盧從香港到澳門度假數天，順道探望我。他們例行要玩金路獎券。當時，我在娛樂公司上任不久，不清楚身為職員能否投注金路獎券。為了避免發生麻煩，我唯有放棄參與。不過，我替行華和亞盧選了一些號碼交給他們去投注。他們玩了數場之後便沒有繼續。事後發覺我替他們所選的九個數字，居然在當天的其中一場命中八個數字，倘若依照我的方式投注，會中數條「六中六」和數條「六中五」，而獎金的總額會達到五萬多元。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龐大的數目。那次真是失之交臂。

一般電腦的白鴿票（金路獎券）投注表格上的號數排列情形

被我稱為「豆腐乾」的一組數目字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小象與我

在十多年前，約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間，我曾經與一隻小象結了一段緣。

當時我和幾位親友一起到馬來西亞的檳城遊玩。我們品嚐了當地著名的「走地雞」。牠真是名不虛傳，直到現在我還回味無窮。當地生產的楊桃，亦是一流，果身並不很大，但汁多而清甜。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吃到這麼優良的品種。

在檳城期間，我們觀看了一場大象的表演。場地是一個草坪，面積約是一個足球場那麼大。觀眾坐在一個混凝土造成的看台上，遙望表演。因此越是坐得高視線便越無阻擋。座位並不設對號，而是先到先坐。我們因為臨近表演開始才進場，這時已差不多滿座，因此只能坐在最下面的那一排座位上。象群與觀眾的距離大約有三十呎，有一排

疏疏的竹條或木條造的籬笆把兩者隔開，而籬笆的高度大概是七、八呎。我們因為坐得低，有時只能夠從籬笆的空隙看得見表演。

坐下不久，便開始陸續有大象進入場地。忽然有一個難得一見的自然現象出現：其中一隻大象擺出一個半蹲的姿勢，開始小解。俗語有云：「人生幾何看得見大蛇小便。」對一般人來說，大象小便都是難得一見的。我們既被這個現象懾住，又被引得發笑。轉瞬間，這隻大象的尿竟然製造出一個小池。信不信由你，全場觀眾一片嘩然之聲。這是表演前的一個小插曲，亦使我們對這一次的表演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節目開始時，所有大象，都由皮膚被陽光曬到黑黝黝的本地人策騎。兩隊大象，假裝是在打仗。騎師手中拿着裝上空彈的長槍，「呯呯」「嘭嘭」的打出響聲，製造出一個混戰的場面。接着的節目，由大象表演跳舞。這時場地播放出當地的音樂，身上繫滿豪華裝飾的大象便配合音樂，或是整隊一起集體舞蹈，或是加插三數頭象的單獨表演。牠們做出預先指定的動作，或是轉圈，或是踏腳，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或是向前、向後的踏出舞步。相當精彩。壓軸好戲，由一群小象擔當。牠們出場時，用小小的長鼻牽着前面大象的尾巴，姍姍而行。其中有兩隻體型特別小的象，非常趣致可愛，

觀眾都為牠們歡呼。這次出場的大象，接近二十隻，而小象則只有八、九隻。牽引着小象的，似乎是象媽媽。牠們領着小象繞場一周之後，所有的大象都退出去，留下小象表演。這時場地播出西方的快步舞曲，如Cha Cha（查查舞）、Rumba（冧巴舞）之類。小象們頭戴花環，背上披上小彩氈，腳上也繫上裝飾物，扮相可愛得很。牠們跟着音樂的節拍，徐徐踏出舞步。我們都給牠們的表演逗得非常開心。

這時我腦海中忽作奇想，向造物主請願，祈求祂指使那隻體型第二小的象寶寶走過來我的座位，因為那隻體型最小的，着實是太細小了。我並沒有做任何動作，只是在心中用英語說：「Come to me.（來我這裏。）」連續說了三次。我不知道我為甚麼要用英語，可能因為是身在一個外國地方罷！我必須聲明，我並不是企圖試探或是挑戰造物主。雖然我並不屬於任何教派，但所有導人向善的教我都尊重，更相信有一位至尊無上的造物主，而我這時只是祈求祂指示那隻指定的小象走過來。我並不期待會有甚麼結果。

轉瞬間，我心目中的那隻小象，在跳完牠的特定舞步後，立刻快步向觀眾席走過來。只見牠的身體剛好能夠穿過籬笆條子與條子之間的空隙，毫不猶豫的走到我的跟

前，親熱地把身子靠在我的右邊，任由我撫摸，不肯離去。牠這舉動，令我驚喜莫名。我把牠推向坐在我兩旁的親友，給他們撫摸，牠亦任由我擺佈。到後來，牠還是主動回到我的身邊，一直逗留到表演完畢，那些大象出來謝幕為止。這時我忽然看見一隻大象開始急步走過來，只見牠輕而易舉的把籬笆推倒，有點兒來勢洶洶的樣子。想牠必定是這隻乖巧小象的媽媽，要過來領回牠的小寶貝。看見勢色不對，我立即摸摸小象的頭，對牠說：「Bye-Bye!（再見！）」然後在牠的母親到來之前，與同行者匆匆離場。

這件事都可算離奇，而且目擊者眾。我既沒有做任何肉眼看得見的舉動，沒有發出任何聲音，與小象亦無任何眼神的接觸。我只是在心中默默的向牠發出訊息，而牠竟然接收得到。亦可能是牠得到造物主應我所求而向牠發出的指令。但無論如何，巧合之說，很難成立。參加表演的小象，大約有七八隻，為甚麼偏偏是我心中選定的那一隻走過來，而又剛巧是在我發出訊息之後才發生？再者，坐在最低一行的還有其他觀眾，為甚麼我成為牠的目標，而且牠又主動的在我身邊逗留？所以我認為，這並不是巧合。依我之見，靈界所發生的事情，並不是我們活在塵世上的人所能夠理解的。

魚不可貌相

一九九九年夏季，我和親友一行數人，到美國西岸遊玩。逗留在加州的Berkeley（卜其利市）期間，我們曾到一間西餐廳喝下午茶。這食肆有點特別：在它的後面有一條小溪，餐廳的工作人員在這裏清洗以及用工具鑿開生蠔，取出蠔肉備用。

我的私人助理黎姑娘和我一起到這裏觀看開蠔的過程，然後回到餐廳裏與其他同行的人一起用膳。餐後，我倆一起到餐廳的前面走走，發現那裏原來是一個小廳。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一個大約四呎長的水族箱，裏面的佈置很不錯。底部鋪上一層厚厚的白沙，上面放了些小石山，以及不同形狀的水生植物。水箱被適當的燈光照亮着。有很多漂亮的熱帶魚，在清澈的水中游弋，非常悅目。

觀看了一會兒，我忽然看見一條非常醜陋的黑魚游到我們的面前來。仔細看看，這條魚的魚身是一個立體長方形，頭也是方方的，身上長滿疙瘩。若果牠不是擺動着身體側面的翅，簡直不知道牠是一條魚。事後查出這種魚的英文俗名是Coffin Fish（即棺材魚）。顧名思義，牠的外形就是像一口小棺材。牠與水族箱中的其他同類，真是大異其趣。

當時，我自言自語，說：「為甚麼這條魚這麼奇醜，而水族箱內其他的魚卻那麼好看？」怎知這條魚似乎是對我的說話作出反應，立刻在魚身的背部展出兩排黑色但半透明的翅，而在這兩排翅之間，有另外一些花邊一般的翅，像小風車在旋轉。與此同時，魚身側面的翅，亦一起在擺動，整體真是非常特別而且好看。想不到牠前後判若兩魚！牠似乎是要給我看牠美麗而獨特的另一面。

我走入餐廳中將這件事告訴我的親人亞琪，她好奇地跟我到那個小廳中來看這條「怪魚」。我們站在水族箱前一會兒，那條魚又游到我們的面前，這時牠已把剛才展示的翅收起，回復當初的模樣。亞琪說：「這條魚長得真是難看！」說畢，那條魚又像是對她的說話作出回應，立即又把牠背部那些特別而美麗的翅展示出來。亞琪和我都驚訝

不已。

這兩次的展翅，是不是巧合？很難說。不過我知道有很多動物，都是很有靈性的。所以不能抹殺牠真的是對我們所說的話作出回應這個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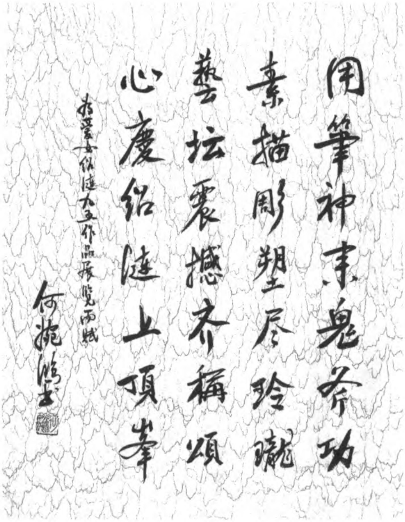
問米

紹漣在車禍後的翌年到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依照原來的計劃攻讀建築系。大學畢業後，她覺得美國的生活環境比較適合她，所以選擇在紐約市定居，不久即加入當地的建築師行列。可是過了一段日子，她發覺自己對人像造型的興趣，越來越濃厚，遠遠超過建築設計。於是毅然改以繪畫人像為職業。同時，為了接觸殿堂級的演藝家，從而尋找藝術創作源泉，她不惜在紐約大都會劇院謀求一份兼職工作。

紹漣在小學時期熱衷於臨摹荷里活紅星的肖像。雖然那些都是屬於孩童塗鴉的舉動，實則她對人像的喜好，已開始萌芽。她在中學年代，開始於課餘學習水彩畫及素描，從而奠定她的繪畫基礎。紹漣的藝術生涯，由人像素描開始。她對人像藝術的熱烈

追求，難以言喻。後來她自學油畫，但僅作素描的補充。經過長時間的磨練，她的人像素描技藝成熟。在這方面獲得一定的成功後，她開始嘗試人像雕塑。經過多年的努力不懈，她終於在這領域內無師自通地獲得相當美滿的成績。

她曾經在世界各地展覽她的作品，甚獲好評。在一九九五年我們母女倆在澳門舉辦一聯展，她的展品是人像素描及雕塑，而我的是中文詩。當時我寫了下列的詩來賀她：



用筆神來鬼斧功
素描雕塑盡玲瓏
藝壇震撼齊稱頌
心慶紹漣上頂峰
為愛女紹漣九五作品展覽而賦
何婉鴻書

紹漣在美國定居後，她每年都必定有兩三次回來香港或澳門探望我，而我間中也會到美國去探望她。

在一九九九年八月中旬，我和親友結伴到美國加州遊玩。當時因為紹漣恰巧有空，我們便在三藩市相敍，一起度過一段非常歡樂的時光。

在三藩市期間的有一天，紹漣突然問我有沒有興趣去欣賞在附近的一個紅杉林。我說當然有興趣，因為我倆難得有機會一起去接觸大自然。後來，因為同行親友都表示樂於去見識一下紅杉林，所以大夥兒便一起驅車到Muir Woods去。它是位於金門橋以北十二英里的一個遠古樹林，隸屬於金門橋國家遊樂區，是由美國政府保護的一個國家古蹟遺址。紹漣興致勃勃地向我們解釋有關紅杉林的資料。原來紅杉是一種熱帶樹木，通常生長於沼澤或是岸邊。Muir Woods最大的樹木是岸邊紅杉。它們的高度約二百多至三百多呎，有些比紐約的自由神像還要高。它們的平均年齡是六百至八百歲，最老的達一千二百歲。因為這裏的紅杉參天，陽光射不進來，所以樹林中的空氣比較涼快及潮濕。紹漣還說因為紅杉的樹幹發出異味，昆蟲不能在樹上棲身。既然缺乏可供食糧的昆蟲，這裏的雀鳥數量也比較少。紹漣對紅杉的喜愛，溢於言表。

過了兩天，紹漣便與我分手，回紐約去，而我則與親友繼續在加州的行程。不過，紹漣計劃在八月二十日起程回香港、澳門。因她在早些時候曾應邀為我的朋友「鐵板神算」董慕節做一個銅頭像。那時銅像已鑄好了，所以她此行的目的是要親手把銅像交給董先生。

紹漣比我早一天回到澳門。甫抵埗（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便立刻致電給她的摯友小城，本來想相約見面的時間，後來因為颱風襲港的緣故，她們決定等天氣好轉後才再約。紹漣這次行色匆匆，在香港及澳門只逗留一星期，因為在今次回紐約後，她將會和一個朋友一起乘遊船到亞拉斯加去觀光。後來，到二十五日（星期三）我們應邀參加董慕節在香港為我們所設的晚宴，小城也和我們一同出席。飯後她跟我們一起回澳門去，在我們家度宿一宵。紹漣每次回來港澳，小城都經常會住在我們家裏。她們兩個「老友」，似乎永遠有說不完的話。在二十六日（星期四）一早，小城陪紹漣到香港去看牙醫。在澳門到香港的船上，她倆一起吃早餐，並且談笑甚歡。到二十八日（星期六）紹漣便在香港乘飛機回紐約。據送機者後來憶述，紹漣當天並沒有任何異樣，亦沒聽說她有任何不適的感覺。在澳門時間二十九日（星期日）晚，她從紐約打了個長途電

話給我，說她已抵家，可是她有腹瀉及嘔吐的現象，同時又發高燒。我便極力催促她去看醫生，又提醒她發高燒會危及生命。但她只回答說她不喜歡看醫生。

之後，我和她失去聯絡。因為她並沒有用手提電話的習慣，我只好在她家中的電話留下多個口訊。可是一直得不到她的回音，真使我心急如焚。

在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二）的晚上，我外出後剛回家便驚聞紹漣突然去世的消息，真令我「晴天霹靂」。原來在我外出時，紹漣在紐約的一個朋友Fred想藉長途電話給我報噩訊，但因為我不在家而傭人不懂英語，他便致電給我的外甥Michael（我六姊的兒子），然後由Michael轉此消息到我家。後來獲悉在紐約時間八月三十日（星期一）的下午，本來和紹漣約好一起去亞拉斯加的朋友，到紹漣的寓所去接她時，發覺她倒臥在房間的地上，已沒有了生命的跡象。她的友人大吃一驚，立即聯絡Fred，並由他通知我，因為他與我比較熟稔。有猜測紹漣是在半夜起來想喝水，但因為體力不支而倒地不起，後來因為失救而死亡。

聽到這個噩耗，我哭得力竭聲嘶，不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在數天前，她還是好好地與我在一起，而數天後我倆已是陰陽相隔。唉！世事無常，人命無常。我的獨生

女兒是我在人世間最親最愛的人，而她竟然先我而去，令我傷心欲絕，萬念俱灰。我不禁問蒼天，為甚麼不讓我先女兒離去，而使我在風燭殘年之時，承受這樣大的創痛？往後的那段日子，我彷彿是個行屍走肉，終日以淚洗臉。尤其是在夜闌人靜之時，倍覺傷感。

事後發覺董慕節在很久之前替紹漣批命時，曾經提及她在五十三至五十八歲之間，將會有一難關要闖，要過了此關才作後論。想不到所指的竟然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劫數，而明顯地，這劫數是應驗了。她今生在塵世上，只寄居了五十六年。回想起她生前的種種情形，真使我唏噓不已。我倆雖有緣成為母女，然而聚少離多，可算「緣薄」。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後來，我堅決要自己親手辦理紹漣的身後事，無論怎樣辛苦都不假手於人。首先，我決定把她的遺體從紐約運回香港安葬。接着便要安排及辦理驗屍的手續、空運遺體的手續，然後買「山地」。結果買了兩塊相連的墓地，一塊給紹漣，而另外一塊留給我自己將來用。我親自撥長途電話到當地的一間殯儀館去訂一口棺木。我強調要一副最好的。在電話中，對方說：「我們最好的一副棺木，是用上好的紅杉木造成的，非常罕

有，但是價錢比較昂貴，不知合適不合適？」聽到「紅杉」二字我心頭一震。為甚麼那麼巧？紹漣在去世前不久，曾經和我一起到金門橋附近的紅杉林去欣賞過古紅杉樹，在言談間流露出她對這種樹木的喜愛。而現在恰巧有一副紅杉棺木可供她作長眠之所，真不可思議！問明了價錢之後，我告訴對方，紅杉棺木最是合適不過，所以我訂下了它，以便運送紹漣的遺體回港。

後來，在親友陪同下，我親自到香港機場去接那載着紹漣遺體的紅杉棺木，以及辦理有關手續，同時安排運送她到港島的殯儀館去，並擇日舉行安葬。在舉殯當日，我堅持要送紹漣上山。在辦理喪事的整個過程中，我表現得很堅強，只是在殯儀館瞻仰遺容時，我差一點支持不住。畢竟「白頭人送黑頭人」是一件特別哀傷的事。後來，在我的女兒入土為安之後，我在悲痛之餘寫了一首詩來悼念她：

森森紅木參天勁
不聽蟲鳴鳥語聲
當日紹漣詳解說
誰知「紅木」載歸程

一九九九年八月與紹漣等同遊三藩市「紅木林區」紹漣解說林中全無蟲蹤鳥跡因紅木樹幹有苦汁異味蟲蟻無法棲身誰料紹漣於同年八月底遽然逝世竟是紅木為棺從此永別

何婉鴻書

我向來都不大相信「問米」。因為我所知道的中國式問米個案中，靈媒要不是胡說八道，就是說些模棱兩可的話，使人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已聯繫到死者。

紹漣去世後大約三個月，我十分思念她。有一天我在家中隨手拿起一本英文書來閱讀。看見這本書，我心中猛然發生震盪。書名是《Talking To Heaven》（直譯做《與

上天通話》）。作者James Van Praagh（以下簡稱V先生），是美國當今首屈一指的靈媒。這本書湊巧是紹漣在去世前兩星期，我倆在三藩市團敘時她所買的，後來留下來給我看。

她的死，令我極度哀傷。我那裏還記得這本書的存在？這時，我偶然再見到它，才開始翻開來閱讀。

V先生在書中所述說的，都是他替活人聯繫死人的實況，內容相當精彩。他使人信服，是因為他能夠傳達只有當事人與已去世的人之間所共享的小秘密。若然他不是真的找到亡靈，又怎能說出這些秘密呢？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書中所敘述的一件表面似是自殺的個案。事情大概是說一個青年頭部中槍死去。屍體被發現時手中握着那支涉案的槍。表面證據是他吞槍自殺。這青年的父母很哀傷，請了V先生替他們聯絡死去的兒子。找到他後，青年告訴父母他並不是死於自殺而是給債主殺死。原來他因吸毒欠下別人一筆錢，而債主上門追債的時候，青年因為沒有錢還，便把他父親送給他的一隻金錶給了債主，但債主並不滿足，竟然開槍殺死了青年而佈下自殺的假局。知道了事件的真相後，青年的父母立即報警。警

方根據青年所提供的資料，真的尋找到那個債主，同時在他的家裏搜出那枚金錶，疑兇亦認了罪。警方成功起訴兇手，將他繩之於法。殺人者罪有應得，最後被判終身監禁。

V先生的特殊能力，幫助了不少人，因為他使當事人了解到他們所愛的親朋戚友雖已過世，但靈魂並沒有滅亡，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活着。這信念，使當事人得到莫大的慰藉。

讀完這本引人入勝的書後，我很想找這位V先生，因為我渴望知道我女兒紹漣死後的情形。於是付託一位住在美國的女朋友幫忙去找他，無奈V先生因為業務太繁忙而沒法答應我的請求。原來V先生除了替人問米外，連美國的地方警察局亦經常找他幫助破案。此外，他還要在美國各地巡迴演講以及著書立說。

雖然V先生婉拒了我的請求，但他介紹了一位女性朋友給我。據說這女士亦是一位出色的靈媒。她的名字叫做Shirley Peck（以下簡稱P女士）。根據V先生所提供的電話號碼，我的朋友找到P女士，她請我打長途電話與她通話。

我只和她說我很想接觸已去世的女兒。除此之外，我甚麼也沒有說，包括我的名字。

她問：「妳的女兒死了多久？」

我答：「約三個月。」

她說：「這樣暫時不可以接觸到她。必須要等到她死後八個月才可以。」

P女士沒有說原因。接着，她給我預約一個日子。她的收費不算貴。以港元計算，不用三千元。但我要預先匯款給她。

在約定的時間，為了避免被騷擾，我依照P女士的指示，把自己鎖在房間內，先冥想一段時間，然後於午夜十二時打電話給她。我預先把兩張舊照片背對背用透明膠套套上放在我跟前。一張是紹漣與我的合照，另外一張是她的獨照，中間夾着一篇佛教的「心經」。

長途電話接上後，P女士問我的名字。

我回答說：「是Nanette。」

她問：「妳在那裏？」

我答：「在澳門。」

她連澳門在那裏都不曉得。我便說它是位於香港約一個小時噴射船航程的一個城

市。她一直沒有問我女兒的名字。

她說：「我現在不能肯定，但我希望能夠接觸到妳的女兒。但當我找到她後，開始說話時，除非迫不得已，請勿打斷我的說話。」

我答應了，懷着緊張的心情等待。

過了片刻她說：「我相信已找到妳的女兒。她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是個S字。」

這是對的。紹漣的英文名字是Selene。

然後她說：「好，我已經確實找到妳的女兒。我聽到『砰！』的一聲。不是車禍所發出的聲響，而是她從一條五級梯上跌下來，身體着地時發出的聲音。她左邊的面頰受了傷。」

突然她說：「請妳稍等。」

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只好等待。

當她繼續時，說：「對不起，剛才我覺得非常、非常熱，像火燒一樣，要去喝點冷開水。看情形妳的女兒死時必定是在發高燒。噢，妳的女兒叫我告訴妳，當時她還有內出血的情形。」

這是實情。她發高燒，還有屙嘔的情況出現。是驗屍報告證實她嚴重脫水，左臉有外傷，肝臟破裂以致內出血。

想起她死得那麼慘，我心如刀割，不禁飲泣起來。紹漣表示她墮地後十分痛楚，並感到內臟在出血。她經P女士告訴我：「I was delirious and didn't know where I was.」。意思是她當時神志昏迷，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她是於墮地後數小時因為失救而去世。

P女士繼續說：「妳女兒的相貌很年輕，腳上穿了芭蕾舞鞋，右手在繪畫。身旁有隻黑貓。」

我嚇了一驚。紹漣生前的確養了一隻黑貓，名字叫Oscar（奧斯卡）。她去世後，她的室友收養了牠。事後查出牠在紹漣去世後數月，便跟着死去。

P女士問：「妳的女兒在長大後，可曾有志做個芭蕾舞星？」

我只說：「我曾經讓她學芭蕾舞。」

這時我記起她在少女時代，曾經參加「雪姑七友」芭蕾舞劇的演出，扮演白雪公主那個惡毒的後母。

P女士繼續說：「妳的女兒逝世時，她的爸爸和妳的父親一起到來接她，把她帶到『the other side』（另外的一個世界）。」

那時，我忍不住要插嘴，說：「對不起，我一定要打斷妳的說話。我不相信我父親會來接我的女兒，因為他生前與我的感情並非特別好。」

P女士立即說：「不對，不對，現時在紹漣身旁的是妳的已故丈夫以及另外一位男士。那男士告訴我，妳是他最疼愛的姪女，他生前是一名西醫。」

我立即記起我那位六叔何世傳。他死後葬在我父母的墳墓旁。以前我與紹漣去拜祭我的雙親時，曾經告訴她那是最疼愛我的六叔的墳墓，並教她在他的墳前獻上鮮花及拜祭。

當我聽到紹漣在「另外的一個世界」很是快樂，我又開始飲泣起來。我變得不可理喻，心中埋怨她先我而去，留下我孤苦伶仃的在世上活受罪。

我顫聲地問P女士：「她知不知道我每天都為她流淚？」

她不直接回答，只說：「妳的女兒現時站在妳的身旁看着妳，而妳正在注視着她的一幅照片。」

她暗示紹漣很多時出現在我身邊，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現在要證明給我看。

那時候我的確是在注視着那個透明膠套中紹漣的獨照。但我心想，為母者因思念亡女而看着她的照片，沒有甚麼稀奇。任何人都可以猜測到這個情況。

怎知P女士好像知道我的思維，立即說：「妳的女兒說她希望妳知道我真的尋找到她，並說妳手上拿着的那個透明膠套，裏面有一件『religeous object』（即宗教文物）。」繼而補充說：「是一經文。」

我不禁嚇了一驚。因為夾在兩幅照片中間，是一篇佛教的「心經」，是我的一位舊同事親筆抄錄給我的。因為給兩邊的相片遮蓋着，從透明膠套的正、反兩面任何一面都是沒法看得見的。而這膠套由我親手套上，並沒有任何人知道內裏乾坤。

P女士繼續說：「妳的女兒希望在靈性上可以到達一個更高的境界。她求妳不要再哭泣、不要生她父親的氣，亦不要怪責她的朋友。她說：『It's my time to go.』（意思是她的陽壽已盡，是時候要離開這個世界。）」

忽然P女士說：「噢！原來妳的女兒是一位大畫家及雕塑家。」

我回應說：「妳怎麼知道？」

「她現在搬了她的所有作品出來，展示給我看。她真是了不起！」

P女士再說：「妳的女兒叫妳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要再為她而哭泣。她還說妳的睡房中有很多毛公仔，她請妳向右望。」

我按她指示望去，視線立刻接觸到房中那隻唯一不是用假毛做的玩具豬。我不禁又嚇了一驚。

「她說這件用布料（其實是泰絲）做的豬，是她送給妳的。」的而且確，這是她多年前從美國帶回來送給我的。

最後，P女士說：「妳的女兒很感謝妳送一串色彩繽紛的頸鏈給她陪葬。」

我又是一驚。因為這是實情，而知道這件事的人，少之又少。在喪禮中「瞻仰遺容」時，因為紹漣的身體被「壽被」密密實實的覆蓋着，只露出頭部，根本沒有人能夠看得見這條頸鏈。

它是一串碧璽珠，主要的顏色有粉紅、紅、紫紅、青、綠、粉藍等等。紹漣在生時，我買了一串碧璽珠給她，價錢約為港幣一萬多元。她並沒有把它帶回紐約，而留下在澳門家中。她回澳門探望我的時候，經常都佩戴它，很喜愛這件飾物。後來，我另外又買了一串碧璽珠給自己。這串稍為昂貴，約二萬多港元。她去世時，我有意把我的那

串珠給她陪葬，但可惜遍尋不獲。結果，我只好用我買給她的那串珠，後來竟然離奇地再出現。似乎紹漣故意把它留下來給我。

那次「問米」的經歷，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因為它使我確信紹漣現時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快快樂樂的生活，擺脱了她在塵世間所受的種種苦難。雖然如此，我還是懷念着我的愛女，唯有盼望將來我倆能夠在「另外的一個世界」團敍。

數年後，我想再找P女士，可惜她已仙遊了。

在認識P女士之前，我曾經見過數位外國靈媒，沒有一個能使我相信她（或他）已真正聯繫到紹漣。之後，我亦見過兩位來自澳洲的靈媒，結果都令我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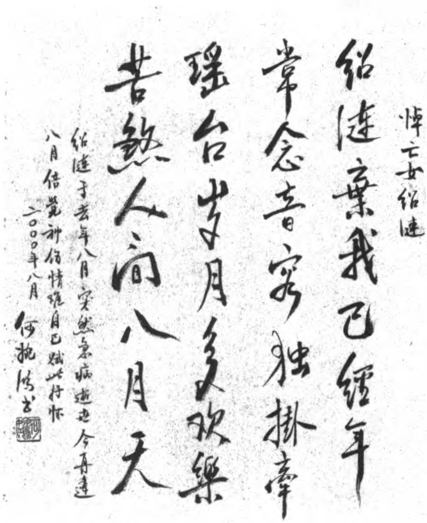
現在回想起來，P女士替我「問米」，似乎是一個冥冥中的安排。因為我原來不信「問米」這回事。如果紹漣沒有買下V先生那本書，又或者她沒有把它留下，我根本沒有機會閱讀它，亦不會因此認識到P女士，而我便會繼續沉溺在痛苦的深淵中，不能釋懷。所以我慶幸有這個機緣，能夠接觸到像P女士那麼高明的靈媒。

話雖如此，我之後仍然非常思念我的女兒。以下是我在不同場合憶念紹漣有感而寫的詩。

三亞南山一日遊
紹漣作伴本無憂
孰教黃鶴啣兒去
見鹿回頭更惹愁

與友人乘獅子星號遊海南三亞本欲一解愁懷
卻于南山「鹿回頭」處又勾起對紹漣之憶念

何婉鴻書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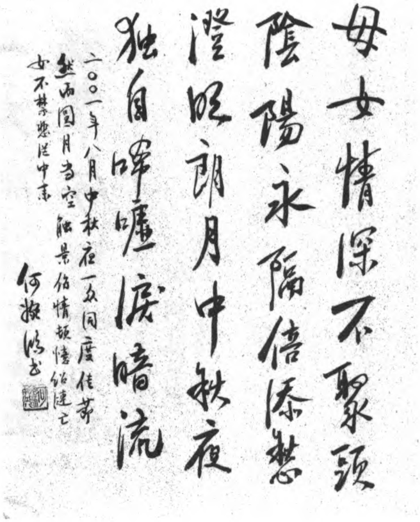


悼亡女紹漣

紹漣棄我已經年
常念音容獨掛牽
瑤台歲月多歡樂
苦煞人間八月天

紹漣於一九九九年八月突然去世因此
每逢八月倍覺神傷情難自已賦此抒懷
何婉鴻書
二零零零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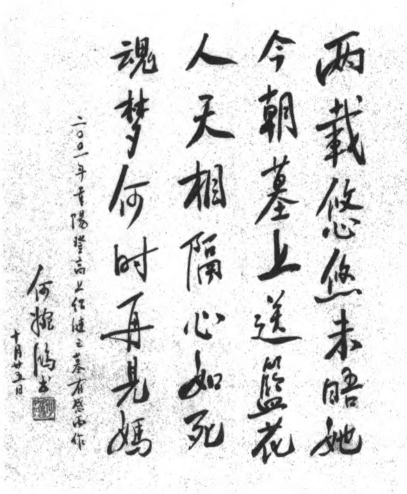
紹漣去世後兩年，我一直都沒有在夢中見到她，使我非常懊惱。我因此寫了以下一首詩來抒情：



母女情深不聚頭
陰陽永隔倍添愁
澄明朗月中秋夜
獨自唏嘘淚暗流

二零零一年八月中秋夜一眾同度佳節然而圓月當空觸景傷情頓憶紹漣亡女不禁悲從中來

何婉鴻書



兩載悠悠未晤她
今朝墓上送籃花
人天相隔心如死
魂夢何時再見媽

二零零一年重陽登高上紹漣之墓有感而作
何婉鴻書
十月廿五日

再過了大概兩年，我才夢見她。在夢境中，有一個陌生的聲音告訴我，紹漣已經到來了。不久，她果然真的出現。她身上穿了一襲白色的薄紗衣裳，非常清雅脱俗。她神態悠閒自若的坐在一張有扶手的靠背椅上，雙臂張開擱在椅子的扶手上，姿態優美。我

留意到她的右臂完好如初，沒有半點兒傷痕。她坐的椅子是在一個平台上。見到她後，我連忙登上通到台上的梯級，來到她的跟前便半跪在地上，將上身俯伏在她的膝部，像是向她致敬的模樣。過了不久，夢境便消失了。

我非常渴望她會再次入夢並且與我交談，可惜一直都未能如願。

到如今，我的愛女離開我已整整十個年頭，可是我的亡女之痛還沒有痊癒，我想永遠都不會。

紫綠蝴蝶

我一向認為衣着要配襯。所以無論是我所穿的衣服，以及所佩戴的飾物，都一一經我細心挑選。我講究美感，而色彩的配搭，是其中的一個環節。這點與我生性喜歡美術不無關係。至於服飾是否名牌，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我外出之前，定必選好合適的衣服，以配合當天出席的場合，並悉心配搭好手袋、鞋、飾物，甚至眼鏡等等。

女兒紹漣去世後數年的某一天，我日間外出時穿上一襲紫綠色的衣裳，及戴上一副框框是紫綠分色的眼鏡。當然，其他的裝佩，如手袋、鞋、首飾等等，顏色少不免都是刻意配合的。

回家時已差不多是晚飯時間。平常我是很少進廚房的。但這天因為有點餓，我未及

換衣服便走到廚房去，看看傭人準備好甚麼菜式。

剛進廚房便看見有一隻蝴蝶在廚房內到處飛來飛去。我覺得相當詫異。因為一般在晚間出現的都是飛蛾居多，而蝴蝶則非常少見。在我站定後，這蝴蝶竟然不停的繞着我飛。仔細看看，只見牠紫綠色的雙翼展開時大約有兩吋來闊，與我身穿的紫綠色衣裳，以及鼻上架的同色眼鏡，相映成趣。令我難以置信的是蝴蝶的綠色雙翼在頂部和兩側，都有一條紫色的邊圍着，與我的眼鏡框，竟然一模一樣！我心中暗忖：「竟有這麼湊巧的事！」我吩咐傭人不要傷害牠，亦沒有叫她把蝴蝶趕走。轉眼間，不見了牠的蹤影。

飯後，我問傭人廚房中的那隻蝴蝶怎麼了。她說沒有再見牠出現。

當晚深夜，大約是凌晨三時左右，家中各人都早已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而我還沒有睡意。我在睡房裏突然心中一動，想起這隻蝴蝶，便走到廚房去看看。使我驚奇的是：我開了燈，那隻紫綠蝴蝶又立即出現在我的眼前，像早些時一樣，牠繞着我飛了三個圈之後便又消失了。自此之後再沒有見到牠。

種種跡象，令我感覺這是紹漣的靈魂，特地幻化成為一隻紫綠色的蝴蝶，來配襯我當日所穿的服飾。目的是想我確實知道，這蝴蝶是她的化身。

後話

張小城

我做夢也想不到我今生居然有機會淺嘗寫作的滋味。然而因緣際會，使Auntie Nanette（婉鴻女士）和我——兩個身為拔萃校友的「番書女」——走在一起，為炮製一本像樣的中文書而努力。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嘗試，豐富了我的人生。同時，我非常高興有此機會略盡綿力，為Auntie Nanette效勞。

這本書寫得很慢。第一，因為這是業餘寫作，我經常要到外地去公幹。第二，Auntie Nanette是個大忙人，所以我們見面的時間要配合我倆的時間表。Auntie Nanette之所以不選用職業作者來寫這本書而用我代筆，是有幾個原因。第一，因為我認識她的家人，在某些方面她不需要多費唇舌作解釋。第二，因為

她和我彼此都有種親切的感覺。我們一起工作時都比較舒服自然，沒有半點兒的拘束和壓力。第三，我們對宗教信仰及靈性方面的見解大致相同，可謂「同聲同氣」，我會比較了解她在這方面想表達的意思。第四，她想本書盡量普及化，所以找一位沒有花巧文筆的普通人代筆，感覺較有自然感。當初Auntie Nanette很擔心這本書未完成之前她便有可能離開這世界。但我告訴她如果這本書是注定成事的，它必定會在她有生之年實現。否則，無論我們怎樣努力，都是枉然。正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Auntie Nanette和我在一起為這本書工作時，雖然有輕鬆愉快的一面，但亦有悲傷的時刻。其中的過程，我們猶如兩個在切磋功課的學生，很有學習的氣氛。在這方面，我們樂在其中。但過程中亦會一再勾起一些Auntie Nanette的悲痛經歷，而令她感到難受。

當初我極力鼓勵Auntie Nanette把她畢生所經歷與靈性有關的事蹟紀錄下來，原意只是用錄音帶或是筆記的形式去進行。不過她決定出版一本書，因為這樣才會廣泛流傳。我從小聽她親口講述發生在她身上的一些靈異事蹟，使我覺得非常

迷惑，又產生非常濃厚的興趣。可是我有所不知的，便是有些事蹟牽涉到令她極度傷心的往事，而她從前並沒有提及過。現在，她既然有意寫書，便連一直埋藏在心底裏的陳年傷心史都完全披露出來，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有好幾次，在敘述這些往事時，說到傷心處，她會泣不成聲，使我心裏非常難受。要她述說這些傷心的往事，無形中是要她重新經歷這些早已埋藏在心底的慘痛事蹟，把已癒合的傷口一再弄開。有時我心中會懷疑當初贊同她寫這本書時，我是否做得不恰當，使她現在再次蒙受精神上的痛苦。但她非常堅強，小休片刻便堅持要繼續說下去。在我寫稿時也有獨自神傷的時刻。每每憶起已逝世的摯友，便不禁黯然下淚。

雖然我小時候已經和Auntie Nanette很熟稔，但並沒有如寫書時與她長時間單獨相處那樣密切。參與這本書的寫作，不但豐富了我的人生，更使我從Auntie Nanette身上學了很多東西。第一，她好學不倦的精神，令人敬佩。直到如今，她還努力學習普通話，亦每天閱讀英文報紙，以保持與時並進的英文水準。為尋求自己靈性上的進步，她也繼續飽覽有關的書籍。第二，她悲天憫人，樂善好施，

又常常接濟那些生活上有困難的朋友。紹漣去世後，她用紹漣的名義捐了一筆錢，在國內重建兩間小學。去年的四川大地震籌款，她亦慷慨解囊，共襄善舉。除此以外，她所參與的慈善，不勝枚舉。第三，她從不記仇，只會以德報怨。對曾經在心靈上傷害過她的人，她都寬宏大量，不念舊惡。第四，她處處為他人着想，寧可自己吃虧，也不願他人蒙受損失。第五，她為人忠直，不會欺詐。第六，她意志堅強，不怕艱辛。遇上逆境，都能勇敢面對和積極尋求解決的辦法。Auntie Nanette以上的種種美德，可在本書中略睹一二，亦值得我們學習。

英文有一個說法，就是「Sometimes facts are more fantastic than fiction.」。意思就是：有時候真人真事的情節，比幻想小說中所描述的更離奇。對我來說，在本書中Auntie Nanette所述說的靈異事蹟，正是如此。不知本書的讀者可有同感？

我的雙親

啟德與我的結婚照（1942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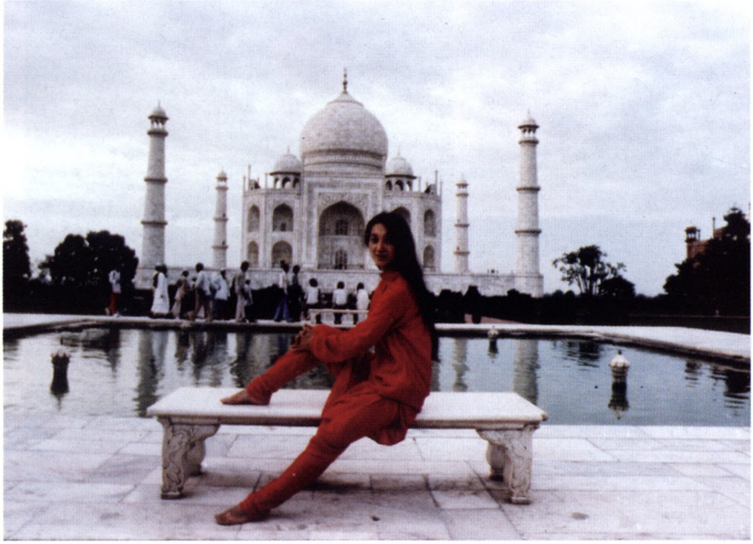
四小姐及紹漣合照。紹漣被狗咬傷不久，右臂上的綳帶還未拆除。（1951年）

右起：紹漣、四太、我自己、四小姐（約1962年）

我們數姊妹與三兄攝於90年代的照片。
後排右起：十妹婉琪、六姊婉文、十三妹婉穎、我自己。
前排右起：十一妹婉婉、三兄鴻展、友人。

紹漣的自畫油畫像（1974年於香港）

紹漣於1975年在澳門開畫展時和五姊婉璋（中立者）合影



紹漣於80年代遊印度泰姬陵時攝

紹漣及小城於80年代旅遊印度時與友人合照

我於1990年壽辰在澳洲SURFERS' PARADISE，
中金路獎券大獎後手持賭場頒給我的橫額與紹漣及親人亞琪合照。

紹漣與她的黑貓「奧斯卡」

紹漣與我於1995年在澳門開聯展時和九弟鴻燊合照

紹漣與我開聯展時合照，背景是我參展的詩及毛筆字，紹漣掛在胸前的便是她心愛的七彩碧璽珠。

紹漣與我開聯展時合照，背景是紹漣的人像素描，右面的一幅取材自她小時與我的合照。

拔萃同班舊生於1996年在香港舉辦畢業三十五週年聯歡會拍照留念，
前排右一的便是紹漣，中排左三的便是小城。

紹漣替荷里活著名影星保羅紐曼（PAUL NEWMAN）雕塑像時的合照。

紹漣的銅像雕塑

紹漣所繪我們母女倆的人像素描，這裏所展示的是六個不同年份的聖誕咭封面。

憶念紹漣畫作及雕塑展
"IN LOVING MEMORY OF SELENE FUNG"
(1943-1999)
MACAU TOWER
澳門旅遊塔
憶念紹漣畫作及雕塑展
地點：澳門旅遊塔
日期：2005/8/25
DVD

「八姑娘」何婉鴻，將畢生非比尋常的靈異經歷，向讀者逐一細訴，全情披露！

- 在古宅驚遇清朝幽靈，還「被鬼壓」，到底幽靈是何方神聖，為何陰魂不散？
- 屋內貴重物品離奇失蹤，可憑一碗水「照出」賊人真面目？
- 「閻王要你三更死，未許留人到五更」。一晚，閻羅王竟然寫信給八姑娘！
- 夢見通向天國的階梯，是吉兆還是噩兆？
- 八姑娘「賭神」上身，屢發橫財，到底她得何神力相助？

ISBN：978-988-211-258-2
9 789882 112582
H.K.$ 60.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八姑娘靈異歷程
9789882112582
NT $270.00
總代理：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